

陶菊隱編譯

菊隱
叢譚

世界名人持寫

編續

大英書局

中華書局印行

449

陶菊隱編譯

菊隱
叢譯

世界名人特寫續編

中華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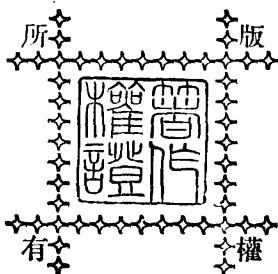
民國三十年五月印刷
民國三十年五月發行

菊隱
叢譯

世界名人特寫續編 (全一册)

實價國幣一元七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譯者

陶 菊 隱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菊隱叢譚書目

歐洲風雲第一集

世界名人特寫

中南美洲談藪

非澳兩洲談藪

現代知識

現代女性

近代軼聞

新語林

世界珍聞

閒話

歐洲風雲第二集

世界名人特寫續編

亞洲談藪

美國談藪

歐洲談藪

歐洲五強內幕

國際掌故

吳佩孚將軍傳

歐美談片

密斯馬

菊隱啓事

上列各書均筆者近年來在報章發表之稿承 讀者不棄認爲有可采之處敦促彙刊印行惟文中材料半采自書報半得諸傳聞 讀者如有見教或更正之處尚乞 惠書由中華書局編輯所轉交筆者決不文過飾非也

菊隱叢譚
世界名人特寫續編目錄

- 一 羅斯福祖先是荷蘭人……………一
- 二 一個步兵——意王愛麥虞限……………五
- 三 匈牙利「無冕之王」……………一一
- 四 巴爾幹的風流國王……………一五
- 五 荷蘭「國母」軼事……………二四
- 六 英前王喬治五世生平……………二九
- 七 阿富汗王朝的創立者……………三五
- 八 波斯復興巨人簡史……………四一
- 九 阿剌伯之雄獅……………五一
- 一〇 巴勒斯坦兩怪傑……………六二
- 一一 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將軍……………六八

- 一二 土耳其新總統伊斯美……………八一
- 一三 暹羅人物誌……………八五
- 一四 希特勒與德國陸軍……………九〇
- 一五 靜如處女的希姆萊……………一〇五
- 一六 德海軍總司令雷得素描……………一一四
- 一七 德國婦女領袖克林克……………一二六
- 一八 現代德國的「俾士麥」……………一三一
- 一九 自由法人領袖特戈爾將軍……………一三五
- 二〇 史太林的私生活……………一三八
- 二一 佛蘭哥與孫納……………一四一
- 二二 葡萄牙獨裁者另一風格……………一五三
- 二三 甘地的分析……………一五七
- 二四 印度另一領袖……………一六五

二五	美國內長伊克司	一七〇
二六	各國軍火大王全貌	一七四
二七	日本最後元老西園寺	一八三
二八	近衛文麿	一八七
二九	宇垣一成	一九四
三〇	石原莞爾	二〇三
三一	大角岑生	二〇六
三二	香月清司	二〇八

菊隱
叢譚

世界名人特寫續編

羅斯福祖先是荷蘭人

一六四九年荷蘭人羅孫佛 (Claes Martenszen Van Rosenfelt) 以移民資格到美國，其目的地為新阿姆斯特丹——即後來的紐約。據荷蘭人傳述，紐約城為荷蘭人所發現，在荷蘭統治下凡十五年。羅孫佛工作勤儉，家業蒸蒸日上，到他兒子尼古拉斯的手裏因辦麵粉廠而成績更佳。十八世紀初期尼古拉斯已是殘年待盡的老人，兩個兒子分作兩家，後來每家都產生了一位美國大總統。

第一家是尼古拉斯長子約翰拉司 (Johannus)，傳至齊沃多爾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上校以共和黨員於一九〇一年當選為美國第二十六屆大總統；第二家是尼古拉斯次子傑哥巴斯 (Jacobus)，傳至佛蘭克林羅斯福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以民主黨員於一九三三年當選為美國第三十二屆大總統。

這兩家都住在紐約州長房建業於長島之 Oyster 海灣，二房置產於赫德森河之東岸即紐約

Krum Elbow 的海德公園。

佛蘭克林羅斯福生於一八八二年，父親詹姆士羅斯福死於一九〇〇年，母親塞拉(Sara)以八十四歲高年去。夏天仍能赴歐洲訪友。羅氏完全是英國「鄉紳」的樣子，曾受優良教育，且隨導師旅行歐洲。他開始進格羅吞(Groton)學校，該校爲聖公會所辦三校之一，這三校想教育些美國的基督教武士，那時羅氏學業平庸而以足球見長，據說是當時的一名後衛健將。十八歲時轉入哈佛任該校『紅報』編輯，倡議該校寄宿舍應有太平梯設備，學校當局予以採納，他以此爲同學所推重。

他性喜航海（在他政治生活中常作海上之遊，）原想進亞拉波利司海軍學校，後來變計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法律，那時他和族妹安娜(Anna Eleanor Roosevelt)發生戀愛，安娜是長房後裔，正是齊沃多爾羅斯福總統的姪女。羅氏到紐約研究法律半爲求學，半爲和愛人親近，他倆於一九〇五年結婚。

齊沃多爾羅斯福總統很愛他的姪女，安娜到白宮訪問乃叔時羅氏曾隨之而往。當齊沃多爾把總統位置讓給塔虎脫時，二十五歲的羅氏已取得律師資格在紐約執行業務，三年後他當選爲紐約州國會議員。

照理他該是共和黨員，美國共和黨大致像英國保守黨，是大企業家及各界領袖的黨，也是個人主義穩妥安全的黨，齊沃多爾就是一位共和黨員。但羅氏竟加入民主黨，當時該黨正在擴展中，頗像從前英國的自由黨，他背棄了他的同一階級。

一九三九年有想中傷羅氏的新聞記者發起一種『總統同學測驗』，搜集總統同學同班的窗友發表他們對總統的感想，據說結果除三人同情羅氏外其餘都不願提及總統的大名。

一九三五年後有些政敵們竟不願提及總統的名字，必要時呼之為『白宮中的那人』。

一九一二年齊沃多爾與共和黨決裂而獨力與塔虎脫競選時，羅氏那時正在替民主黨的威爾遜（Woodrow Wilson）做着『轎夫』。威爾遜競選勝利，以海軍次長一席酬勞羅氏。

羅氏在海部工作，政敵們譏之為『童子軍』，但無人能指摘他無能或不努力。上次大戰時他使美國採用潛水艇而在北海敷設潛艇水雷為其不朽功績之一（這計劃當時曾引起海軍界反對）一九一八年他到歐洲檢閱海軍，且主持美國艦隊總復員。

威爾遜下台時戰後閉關主義的孤立派勢力布滿了全國，羅氏亦因之下台。一九二〇年在民主黨聲勢極端衰弱的時期，羅氏曾被選為該黨副總統候選人。一九二一年他在友人的游艇上作游泳及垂

釣旅行時突患無藥救治的小兒癲痺症，纏綿病榻年復一年，畢竟成了跛子，開始兩足完全不能動彈，後來漸漸學用拐杖行走，而病愈後他却變成了一個『大無畏』人物。

從一九二四年之一夜他撐着拐杖出席民主黨會議，主張推史密斯 (Al Smith) 為該黨總統候選人，到一九三三年他自己競選勝利時止，他得着一帆風順的際遇，那次史密斯並未當選為總統候選人，民主黨改推了台維斯 (John W. Davies)，但台維斯為共和黨柯立芝所敗，共和黨又繼續了四年政權。

四年後史密斯又想競選總統，請羅氏代他擬演說稿，羅氏欣然照辦，這次史密斯果然被推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但又敗於共和黨胡佛之手。胡佛的後繼者就是羅氏，在這短短四年間無人相信羅氏會繼胡佛而握大權，他自己却是成竹在胸。

一九二八年羅氏在喬治亞溫泉療養，恢復了兩足及肌肉健康，漸能拋却拐杖而以手杖行路，他還要繼續治療才能全部恢復，不料史密斯打電話到溫泉勸他競選紐約州長，史密斯是把羅氏當做自己人，叫他犧牲個人健康把紐約州團結起來做他的後盾。這次羅氏出馬其目的並非專為史密斯「抬轎」，他已雄心勃勃，想由亞爾班尼 (Albany) 州長大廈一躍而為華盛頓白宮主人。

羅氏當選紐約州長後，史密士亦當選爲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不過羅氏『恥爲人役』的行動一天天顯露出來，從此廣交游而寡樹敵。史密士請出了這位好幫手，從此羅氏『好官自爲』而史密士的總統夢永無實現之一日了。

一九二八年羅氏僅以二萬五千票當選爲州長，一九三二年民主黨在芝加哥開會時他以相差無幾的票數當選爲總統候選人，誰料他於一九三三、一九三七、一九四一繼續當選爲總統，造成了美國總統聯任三次的新紀錄。

一九四〇，十一，七。

一個步兵——意王愛麥虞限

世人或以爲個子小小的意王愛麥虞限三世是個無足輕重的人物，但是意大利人無論農民或法西司黨員的意見恰恰與之相反。

意王僅有五呎三吋半，出現於公共場所時面部常帶愁容，蔚藍色眼珠不停地閃動着，機械般行着禮點着頭。爲避免『渺小』之誚，他的汽車座位有一面做得特別高，市人從車窗外望見國王與身長六呎的愛倫娜王后(Elena)齊頭併肩，在禮拜堂王后的座位亦比國王低，並且國王常戴一頂高帽子增加他的長度。

法西司黨與薩伏亞王室不能有一個鬥爭。國王人雖渺小，却是個勇敢的鬥士，極孚人望的賢君，披亞夫(Plave)之役他親手幫助兵士們搬動一尊大炮。最近有一個法西司黨重要黨員說，『本黨主義是指導意大利的明星，薩伏亞王室是意大利堅強的基石。』

一八六九年愛麥虞限三世生於那布勒司，以祖父之名爲名，他的祖父是英明之主，與賢相加富爾及加里波的完成意大利統一而國勢蒸蒸日上。當愛麥虞限爲太子時，父母給他的教育是嚴格教育，不

像歐洲王子們之養尊處優到十二歲時著名的俄西俄上校 (Egidio Osio) 做了太子傅，其格言爲『發令於人者必先受令於人。』有一天太子和表兄玩得不對勁，太子忿然說，『我一天做了皇帝，要砍下你的腦袋，』俄西俄聞之大怒，罰令太子在三天之內祇許吃麵包和水。

太子的課程表從早上七時到午後三時不許有半分鐘的偷懶，甚至連遊戲也得軍事紀律化。當太子將巡視全國及地中海之前，俄西俄板起面孔叫他先把巡行各地的歷史和地勢背誦如流。最近有一位小城市市長於覬見國王後向人說，『真稀奇，像我們這樣小地方的一切事情皇帝都瞭如指掌。』

太子長成後專攻軍事，他是歐洲最好的一位戰略家，現在遇有軍國問題慕沙里尼和巴杜格里俄上將還得向國王請教。在嚴師訓導下，維多利亞女王稱之爲『歐洲最有智慧的太子，』不過嚴格教育摧毀了他的創造力和自信心，他落落寡合，他的父王拿破特爲糾正這種孤僻個性，強迫他參加每次典禮或集會。當他二十五歲時往聖彼得堡參加俄皇尼古拉斯二世的加冕禮，在那裏邂逅了蒙特內哥羅 尼古拉斯親王的女兒愛倫娜，她是一位個子高大和性情粗獷的公主，精於騎射，與壯漢毫無區別。他首先吃了一嚇，漸漸地愛上了她，却不好意思向之求愛，俄皇加冕既畢，他倆畢竟成就了廿年佳耦。

這使他的父母非常懊惱，他們計劃替他物色一位德國公主借以增進德意關係，後來他的母親勸

丈夫捐棄成見，讓兩小度着甜蜜優適的生活。一九〇〇年亨柏特王爲無政府黨所弑，太子即位，那次暗殺使薩伐亞王室對極端主義深深仇視，後來一九二二年愛麥虞限決定命慕沙里尼當國也是這種心理所促成的。

亨柏特王未黯無能，政治窳敗，加以殖民地戰事失利，經濟瀕於破產，新王首次下詔就激勵國人『愛國家和埋頭苦幹。』他不斷地旅行歐洲，振興對外貿易藉以恢復國家元氣，但羅馬貴族對之格格不入，還有政治陰謀家認爲他是個可供玩弄的國王。一九一五年他打倒了國會騎牆派加入協約國作戰，那時國人贈以一個可敬的頭銜——步兵。他在前線三年，白天在破漏布幕之下，夜晚下榻於茅屋或曠地，一九一六與一七兩年酷寒冬季中他攀登冰雪滿途的阿爾平山巔把他儲存的雪茄和乳酪取下來發給兵士，兵士們歡聲雷動。一九一八年回抵羅馬時民衆予以盛大歡迎。

一九一七年他巡視陸軍病院時遇見了 Bersaglieri 的一個伍長，數星期後他在另一醫院裏發現這個伍長再度受傷，他向副官說，『此人大有作爲。』後來這個伍長就是赫赫有名的黑衣宰相。

五年後——一九二二年十月三十日——五千黑衫軍向羅馬進發，米蘭城一家小報館裏坐着慕沙里尼靜候捷音，那時 Pietro Badoglio 將軍向國王自告奮勇，『臣願以數團之衆，於二十四小時內把這

批浪人驅走。』國王說，『你也許能夠，但寡人另有主意，要避免流血。』他吩咐副官發表命令，召慕氏入京，授以組閣之命。

他的肚子裏早已打好了一張底稿，戰後意大利陷於貧困，社會騷然，左派結黨游行，他相信起用慕氏是轉危爲安的辦法。他又打聽得慕氏只求大權在握，並不主張放逐國王，自慕氏就職後，果然一切都如所料，不過黨與王室之間不免稍有暗潮，一九二六年黨中一部份急進派欲擁慕氏爲帝，慕氏聞之大怒，除向國王表明心跡之外，把一批高級黨吏下之於 Pori 獄。

意軍進攻阿比西尼亞之前國王不表同意，慕氏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並由陸軍將領進言才把他說動了。後來英國提出禁油案，國王就請他的親戚——比王利沃波爾德是意太子的內兄——趕到倫敦疏通，打消了那個建議。

一九三八年希特勒啓程到羅馬又給慕氏一個難題：國王對於這位歐洲怪傑是大不謂然的，慕氏要國王盡量招待這位貴客，而國王期期不可，打斷了老把弟的興頭就是掃削了老把兄的體面，慕氏雖居萬人之上，究竟還在一人之下，後來舌敝唇焦，才說服了國王在一次盛宴中出現一下。

太子恩伯脫也就是國王唯一的兒子，懷抱大志，與軍人及北方企業家均有聯絡，法西斯黨有一決

議，『嗣君即位之前，其資格須由法西司黨大會審查通過。』外傳太子與黨不睦，該黨欲廢黜太子而以國王從弟沃斯泰大公爲王位繼承人，經國王苦心調停，才使太子與慕氏言歸於好。最近慕氏以太子爲集團軍總司令就是他倆和衷共濟的表徵。

慕氏雖炙手可熱，對國王却始終敬禮。意阿戰事中一次有一個副官報告慕氏一項緊急消息，他說，『請首相打電話報告皇帝，』首相說，『我從來不敢請皇帝接電話，打電話給宮中秘書，請皇帝召我晉宮面奏一切。』

國王於去年九月說過這麼一句話，『朕在位一日，決不與法國兵戎相見。』不過根據黨的國策，不得不使國王變更其意志，這其間也許慕氏煞費苦心才使國王接受了對法宣戰的主張。總之慕希二氏處境相同而略有不同，希氏可獨斷獨行，而慕氏則有國王與教皇兩頂大帽子套在頭上，德國以黨爲教，而意大利黨以外還有牢不可破的天主教勢力，這也許是慕氏遲不參戰的緣故。

匈牙利「無冕之王」

當全歐洲波翻浪惡的時候，匈牙利攝政霍爾第是個可注意的人物，他有「匈牙利興登堡」之稱，各中立國尤其與德國為鄰的小國無不畏希特勒之威，只有匈牙利是例外，當德國侵略波蘭時她敢於公開地向波蘭表同情。

表面上，他常派大員與德國周旋，並且通過了反猶法律，像是希特勒的應聲蟲，然而他是個機警多智的領袖，其機智不在希特勒、史太林之下。當慕沙里尼坐視奧國之滅亡而不救時，他仍與意大利保持極友好關係，他知道慕氏必不肯放棄中歐全部勢力，即不會犧牲對匈牙利的友誼；同時他知道德國不敢迫使意大利叛離軸心而與英法相勾結，即不致暢行其對匈牙利的侵略。

匈牙利為德國侵略巴爾幹半島的一條捷徑，她背後有強大的意大利，希特勒對之頗感棘手。同時匈牙利亦不願蘇聯展足於巴爾幹半島。霍爾第在國內具有無上權威，在他執政後十年間，人民視之泛泛，僅得軍人之愛戴而已，後十年則大有不同，自希特勒崛起於德國，歐洲擾攘不甯，匈牙利竟能逃避魔掌而安如磐石，民衆無不驚其手腕之敏妙，他常常不帶侍衛策馬過市，有時看電影，有時到小樂器店聽

新唱片。

政治上對德保持不卑不亢的態度。當德國新巡洋艦舉行下水典禮時請他蒞臨參觀，他欣然就道，但當德國示意欲假道匈牙利進攻羅馬尼亞時，他坦坦地拒絕討論，那時德匈關係惡化，只能讓慕沙里尼周旋維護於其間。二次大戰爆發之前夕，希特勒忽動豪興欲挾暴風隊四千隊員報聘匈牙利，霍爾第毅然拒絕，解釋他國內將予以週密之保護，毋勞盛陳兵衛而來，希特勒斃然不悅，幸虧德波戰事發生才把希氏眼光轉移到另一問題上。

名義上係攝政，實在與君主並無區別，終其身執政，無與之爭雄逐鹿者。他每年在宮中舉行一次園游會，這時候衣香鬢影盛極一時，具有皇后之風度的霍爾第夫人以名貴茶點分餉賓客，宮中侍衛均着中古時代服裝鵠立於門外。

三十二年的航海生活霍爾第養成了結實體格，年已古稀還能參加年輕官員們的體育競技。此外，他對一切娛樂很感興趣，音樂會與第一場電影他和夫人是很少缺席的，他是跳舞專家及鬪紙牌名手，他和希特勒同為嗜好繪畫者，不過他精通數國方言，不像希特勒說德國話尚且說得怪腔怪調。

十四歲時隨五位兄長入伍，當兄長們慘遭意外之翌年他入阜姆皇家海軍學校，該校錄取新生必

經皇家之許可，家人引以爲榮。該校校訓爲『責任高於生命』。他自服務海軍以來以此爲其座右銘。上次歐戰之第一年奧匈帝國艦隊被封鎖於亞得里亞海，俄特蘭陀之役他統率諾瓦拉艦隊與協約國海軍作戰，不幸一足受傷，躺在病床上發號施令，這件英勇事蹟使他跳過十一位長官而被提升爲海軍上將。奧匈老皇約瑟夫崩殂，新王查爾士舉行加冕禮時任之爲海軍總司令，那時正值前方瓦解，霍爾第曾作三十二次演講藉以鎮定人心，直至休戰之日止。

戰後奧匈帝國崩潰，霍爾第削平左派之亂，於一九二〇年就攝政之職。從那時起他不斷寫信向廢皇問安，廢皇卜居於瑞士鄉間，是被奧大利共和國推翻了的，霍爾第信中說將擁立廢皇爲匈牙利國王，但時機未至而貿然一試，則將引起小協約之忿怒有加兵於匈牙利之可能。

廢皇迫不及待，於一九二〇年復活節偷入匈牙利國境，霍爾第勸其以國家及皇朝爲重，查爾士乃廢然再往瑞士。一年後廢王與王后又越匈牙利邊境向首都進發，一部份軍隊起而響應，同時小協約一致反對哈卜斯堡王朝之捲土重來，霍爾第鑒於危機一髮，乃下令與復辟派軍隊作戰，經過首都郊外二十里的一場激戰，廢王不幸被擒，置於一艘多瑙河的英國巡邏艇，在黑海換乘 Glow Worm 號送往馬得拉島，數月後鬱鬱以死。

廢后齊泰仍不忘掙扎，欲以匈牙利王位歸之於其子沃圖大公，這只是她的一個幻夢而已。

霍爾第常對他的摯友說，他在世一日，決不容異國軍隊占領馬扎爾人的尺寸之地。馬扎爾人雖不忘向羅馬尼亞收復特蘭夕爾文尼亞失地，但是霍爾第決不需要德國的援助，因為德國是假虞伐虢的專家。推而言之，假使羅馬尼亞遭遇危機，蘇聯向之索還比薩拉比亞，保加利亞向之索還多布魯甲，則匈牙利以一反掌之勞可將特蘭夕爾文尼亞納於版圖之內。慕沙里尼也希望霍爾第靜以待時，毋庸求助於野心勃勃的希特勒。

在德意蘇三角勢力之下，匈牙利雖危而安，一個沒有王冠的『國王』，沒有海軍的海軍上將握着巴爾幹的鎖鑰。

巴爾幹的風流國王

二次歐戰中巴爾幹所處地位甚危，而巴爾幹半島中尤以羅馬尼亞淪為戰場的可能性最大。她是產油之國，油是德國在這次戰爭中決定勝敗的因素。協約國對德國的封鎖有兩大漏洞：一為蘇聯，二為德國。德蘇參謀部均視羅馬尼亞為几上之肉，英國則欲於必要時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截斷德羅間的交通綫。

世人都笑羅馬尼亞是死在眼前的行樂者，其所產油與麥使之在歐洲經濟戰中成爲一大目標。該國略小於意大利，一千九百五十萬人口則僅居意大利之一半，十人中有八個農人，全國有六種語言。她的鄰舍除南斯拉夫外蘇聯、保加利亞和匈牙利都想向之討還失地。該國大部份要人相信英法必獲勝利，欲加入協約國以抗德，該國人民正如波蘭人一樣怕蘇聯之侵入，也像波蘭一樣最有德國侵入之可能。該國動員二十二師防範蘇聯，六師防範德國，她的軍隊也像波蘭軍隊一樣不難被德軍一擊而破，但德軍對特蘭西瓦尼亞阿爾卑斯山脈却要另眼相看。

德國倘欲獲勝，每年至少耗油一萬萬桶，其中一部取自蘇聯，一九三九年羅馬尼亞產油四千五百萬桶。

中德國取去一千二百五十萬桶。羅國三大石油公司一爲英國所有的 Dutch Shells Astra Romana，一爲法國所有的 Concordia，一爲美國所有的 Standard Oils Romans-American，該國油權有百分之八十操於外人之手，這些民主集團下的外國人都拒絕以油供給德國，而德國則根據合同索取，現在僅能取得合同所許者四分之一，所以巴爾幹已在秘密戰爭中，其武器爲賄賂、縱火、轟炸、欺騙、暗殺、經濟壓力、油及油船之爭奪等。自去年九月一日後羅油每桶價格由美金二元漲至六元，後來德國取得蘇聯的允許打通了波蘭東部鐵路，每天才有四百三十輛油車從羅國開出，但德國仍覺放心不下，假使以閃電戰術用之於羅國，英國準備以水泥封塞油井，使之凍結一時。

一面抵抗一面建設 羅京布加勒斯特爲世界鼎沸中的樂園，有六十萬熙熙攘攘之民，新式摩天樓在建造中，政府鳩工建造外交部、軍事學校和內政部，表面上頗有長治久安的氣象。同時該國却在戒嚴令之下，各國外交家及間諜雲集於此，最大旅舍 Athenee Palace 的酒吧間座客常滿，其中百分之七十爲德國人。羅幣以 Leu 爲單位，官方規定每十個羅幣等於美金七分，黑市場則僅等於美金二分，但民間並無吸收美匯的狂潮。現在麵包每大塊售美金三分（折合價）上等飯店每餐美金一元。

該國有幾個具體而微的兵工廠，羅政府差不多曾在歐洲每一國兵工廠購買過軍火，所以口徑及

機件完全不同，其軍隊效率可想而知。外人戲呼爲『卡洛爾王的鎗炮博物院。』

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二十五年來人人都罵卡洛爾王是歐洲皇室中的壞蛋，被惡名如是之久，舉世殆無其匹。他棄去嬌妻海倫而熱戀紅髮妖婦，在國家盛典中出現時總是胡天胡地的姿式和一日未剃，父親因其怙惡不悛而放逐他，母親爲劣子時常在公共場所淌着眼淚，英王喬治五世呼之爲『那個流氓』並且不許他涉足白金罕宮，倫敦每日快報用大字標題斥之爲『無賴漢』，他的照片怪模怪樣，實在他本人比照片漂亮多了。

把卡洛爾的行爲及外表綜合起來，於是世人作一個結論：『羅馬尼亞王簡直不配做皇帝！』不過笑罵由他笑罵，在最近數年間卡洛爾以嶄新姿態出現。現代國王大半徒擁虛名，而卡洛爾實權在握且爲當代獨裁者之一，他的環境一天天困難，他應付環境的本領一天天高明。他周圍都是些『領土慾』的國家，但他善於應付，今天和德國做買賣，明天給英國一種讓步，後天又拒絕蘇聯的提議，至今沒有人能把他抓在手裏。當奧捷阿波先後淪亡的時候，他能夠保持國內秩序之安定，今後仍努力於救國工作，一點不放鬆，一點不含糊。

他不像捷克貝奈士和奧國許士尼格，倘維國不幸而亡，他可以在任何地點作享樂寓公，但他絕不

讓羅國不戰而亡。

他每晨六時即起，在床上進咖啡和甜麵包，於是坐在浴盆中剃鬚子，着衣後再進早餐，即不斷與閣員、軍官、外交家討論一切。晚七點進晚餐，因常吃牛排使他的腹部漸漸龐大。晚餐後和太子米海打彈子，米海常常得勝，隨後他再回到公事房工作，直至午夜為止，秘書輪流侍應，直至最後一晝秘書走了後他還得自己打字做日記。

他不像其他獨裁者偽裝儉樸生活，常想把皇宮造得像英國白金罕宮一樣，現在是如願以償。他把祖傳舊宮在 Calea Victoria（羅京最繁華的街市）的加上兩翼，內部以真金為飾，在這條街上儼如雞羣之鶴。他的辦公室設在三樓，陳設備極華麗。卡洛爾喜悅英國的一切，用的英國僕人，看的是沙士比亞文集，喝的是蘇格蘭梳打。

訓子與訓練軍民 卡洛爾很愛太子米海。米海身材魁梧，比父親高兩吋，他同樣很愛他的父親，他當着衆人前常有害羞的樣子。卡洛爾非常小心的訓育他，讀的是羅馬尼亞的書，日常生活以美國為範則，運動採取英國式。卡洛爾設了一個特種學校，校中米海的同級生是由全國各階級各區域挑選出來的，下午米海練習各種運動，曾有一時他在福特汽車廠羅京分廠中做工人，編為一百五十八號工人，每

小時工資美金二角。

米海最喜開汽車，八歲時即能開動自己的汽車，羅馬尼亞人愛他和愛自己的小孩一樣。某次聚餐時卡洛爾自己稱賞自己開汽車的紀錄（從布加勒斯特到賽奈 Smara），米海向他朋友耳語，「莫讓他知道，這點路程我不消一刻鐘就能開到。」卡洛爾訓育米海確具有回頭浪子望子成龍的心理，他說他自己因吸烟而咳嗽，叫兒子不可吸烟太多。

卡洛爾有一特殊嗜好是替他的軍隊打制服圖樣。當他出亡返國時他知道羅馬尼亞人對制服的尊重：一次他偶然穿了童子軍服裝赴農民宴集，農人們不理他，却向制服燦然的侍從武官一再鞠躬。現在卡洛爾幾乎不離制服，每逢國家大典時胸前徽章榮耀，大可當作防彈馬甲。

卡洛爾最引以自傲的是軍隊。當即位之始，首先肅軍，同時增加他們的餉額，軍隊對國王有兩重觀念，對外為禦敵，對內為鎮壓叛變。

一九一四年沙皇譏誚羅馬尼亞說，「她那裏夠得上稱為國家，混混而已，發財主義而已。」這話並非毫無所本：從前羅馬尼亞是個『揩油揩透了頂』之國，到商店購物不必按物付價，暗中給店員一點油水可以不花一文把東西拿走。火車票是車站站員私人的禮物，除掛號信外普通信常會失落，因為郵

局員司把郵票偷偷取下了。卡洛爾盡量改革經濟弊端，總算已有成效。

善於打倒敵人

百年前羅馬尼亞受土耳其之統治，其獲得解放是克利米亞一役之副產物。此後

卡洛爾的伯祖卡洛爾一世取得王位，珍·白拉蒂安魯 Jon Bratianu 是當時的大功臣。國家而積僅等於南美之烏拉圭。自聖哲門及特利安農條約成立後，該國擴張領土幾與意大利面積相埒，人口增至一千九百五十萬，中有十七種少數民族，由多數民族即羅馬尼亞人爲其主幹。

一九三〇年卡洛爾即位，地位異常動搖，有被暗殺之虞，且鄰國都向之垂涎三尺，卡洛爾環顧無一忠貞可恃之人，都是些作威作福拔劍擊柱的驕臣悍將，他決意把腐惡勢力一掃而空。及其權勢已固，引進新人物如現任駐英公使蒂狄雅及外長賈芬古之流。

『逐步做法』是卡洛爾恪守的格言。一九三七年全國只有一個頑勢力屹然存在，那就是貌美年輕的哥德勒魯領導下的鐵衛團，其黨章及金錢是由德國輸入的。夜之神降臨在羅京市上，恐怖之神隨之而來：該團爪牙憧憧往來，劫掠市民，在皇宮前襲擊猶太人。卡洛爾一再容忍，他們的權力一再增長直到政府幾失其維持秩序的能力，那時卡洛爾採取『欲擒故縱』的策略，以反猶詩人戈嘉爲首相，他的意思是，讓鐵衛團不戢日焚，人人欲得而甘心。果然戈嘉做了四十五天首相，大舉屠殺猶太人，國家陷於

極端恐怖的地位，到了第四十五天卡洛爾突然罷免戈嘉。戈氏忿然說，『以色列人勝利了！』他說猶太人勝利實在是卡洛爾王的勝利。後來哥德勒魯被捕入獄，因越獄被格斃，卡洛爾樹立了個人獨裁政治。讓他們去瞎猜。國內難關雖已突破，國外危機依然四伏。卡洛爾的外交政策是面面討好，使她們不知道他的真實意嚮，讓她們去瞎猜。

德國要求簽訂商約，他照辦；英國提供一筆借款，他也照辦；沒有人知道他傾向那一面，這就是他的絕大本領。該國戰備是不值稱數的，一百二十萬軍隊不啻紙糊老虎，國人相信的是國王的外交技術，有了這技術就能保持和平。現在該國農工業均甚發達，布加勒斯特過去有『東方小巴黎』之稱，惜乎名不副實，而現在已躍為歐洲大陸的樂園了。

一八九三年卡洛爾生於賽奈離宮，是瑪麗皇后的長子。據皇后記憶所及，卡洛爾孩提時具有精明強悍的特性，同時又有喜悅小孩的個性，至今卡洛爾仍具有這兩種相反的性格，一方撫愛其子米海無所不至，一方以殘酷手段誅戮鐵衛團團員三百八十人（因該團團員對首領之被殺採取報復行動）。卡洛爾生於憂患之中，他首先發覺他的母親是個野心勃勃的英雄，她不斷結納『倖臣』使前王費迪南變成『丑角』，使卡洛爾棄位出亡，後者是倖臣之一（首相斯特利貝親王）的毒計，毀其名而

欲置之死地。卡洛爾懷恨在心，後來當衆打斯特利貝的耳光，並且割斷他通到瑪麗后私室的電話綫。

瑪麗后的野心被她的兒子拆穿：卡洛爾成年時瑪麗有統治全巴爾幹的企圖，但是她能夠玩弄丈夫，却不能玩弄兒子。她丈夫死去三年，她和她的侍臣都失權，而得權者即爲卡洛爾及其友人。

貴賤聯姻的經過 幼年時放蕩不羈使卡洛爾得到各種不同的經驗，大戰時他並無功績，反對與同盟國謀和，戰後到俄國與平民之女茜茜（Zizi Lambirino）結婚，爲了這，他父親把他關在兵房裏，爲了抗命，他宣佈放棄繼承王位之權。家庭中擾亂直有一年之久，後來他又和茜茜分離，兩次想自殺，結果一度作環球旅行。

一九二〇年該國仍陷於舉債中，卡洛爾到日本磋商借款，不得要領而去，經斯波康至紐約、芝加哥、克里夫蘭等地，以後六年間卡洛爾爲家庭中之罪人，與亡命政客相縈納，一九二七年在巴黎宣布自立爲王，被乃母否認，那時卡洛爾完全變作了忤逆之子。一九三〇年皇后垂簾聽政，鬧得舉國騷然，正應着『饑者易爲食』的一句話，是年六月七日衆議院以三百十票對一票通過迎接卡洛爾返國。

和女人胡調是卡洛爾得『風流國王』之名的由來，有三個女性值得記錄：一爲茜茜女士，被棄後和她的兒子美西亞（Mircea 卽卡洛爾之長子）卜居巴黎，卡洛爾每年給她贍養費一萬二千英元；

二爲廢后漢倫（希臘公主），三爲紅髮妖婦盧佩斯古夫人。娶漢倫是『父母之命』，他以婚後許其周游世界爲交換條件，旅途中結識了不少女性，一九二八年與漢倫離婚，漢倫遂移居意大利之佛羅蘭斯。一九二四年在陸軍俱樂部遇見盧佩斯古夫人，她的父親伏爾夫來自雅西（Yassi），沒人知道他的出身，有小販、藥劑師、放印子錢、汽車零件商等等傳言。盧佩斯古夫人健美而活潑，乳色皮膚，和丹白魯上尉（Tampanu）離婚後她把她的姓 Wolf 拉丁化變成了『盧佩斯古』一字。

一九二五年卡洛爾與夫人同在威尼士，那時他接到電報叫他即刻回國，但不可攜帶『野花』同回，否則將取消其嗣君地位，卡洛爾一怒之下，誓不回家。五年後反對黨即農民黨首領馬柳組閣時迎之回國。現在，夫人色衰愛弛，住居皇宮外約一里一所紅房子，但是卡洛爾不忘舊情，常去門撲克消遣。她是歐洲消息最靈通的女人之一，有進退閣員之權（如蒂杜勒斯古之辭退即其一例），咖啡店呼之爲『她』，民衆從來沒見過她。

一九四〇，五，一

按，鐵衛團餘黨於一九四〇年九月六日逐卡洛爾出國，立其子米海爲國王。

荷蘭「國母」軼事

荷蘭女王威廉米拿已於昨日（十四）行抵倫敦。荷政府將遷往倫敦繼續行使職權。以下是威廉米拿的軼事。

一位老婦穿了一件舊衣，戴上一頂舊帽子，騎着腳踏車走過海牙最熱鬧的洛丁德街，並未引起路人的特別注意。她到了皇宮，走進大門，下車時一個衛兵跑來扶持她，她揮手叫他走開，自己把腳踏車放在車架上，她就是君臨一國的女王威廉米拿。

她擔負着重大責任，這是二十五年來的第二次（第一次是一九一四危機）。荷蘭是德國到英國海峽的側門；荷蘭人財富使侵略者垂涎三尺，他們共有值六十萬萬美元的黃金、外匯、外國股票，比歐洲大陸任何國所有者為多；他們在美國的股票約值十萬萬美元，僅居英國之次；她是世界上第二殖民地大國，人口六千一百萬差不多都是有產階級，而海上只有新巡洋艦三艘和驅逐艦若干，此外就靠英國海軍的援助。

各國盛傳德日間早有密約，英國海軍被德國擊沉到『差不多』的時候，日本即起而攫取荷屬東印度。這位六十歲老婦人受着東西兩大野心國的威脅，她善於選賢任能，但在手腕及經驗方面她勝過

她的臣屬，保有最後決定之權。法國某外交家曾說過，『歐洲唯一帝王即荷蘭女王。』

荷蘭政體係君主立憲，女王在法律上比她同期君主的權力都大。有否決權，可以解散國會，可以指派樞密院議員十四人，該院為最高諮詢機關。她從未利用否決權，僅令國會停會兩次。她的大政方針要讓國會知道，但國會不能不將順其意。上次大戰後荷蘭人呼之為『國母』，現在還有 Landsmother（含有國母及救主之意）之稱。

上午八時半開始工作，首先拆閱信件，除普通通信由秘書代答之外，比較重要的都是親手作覆。隨後聆取各閣員報告，她盤詰極嚴，閣員見了她就像小學生逢着大考一樣，她一面盤詰一面用鉛筆記下來，有時微笑充滿着慈祥之氣，有時冷酷得令人可怕。她的記憶力最好，最久的時間最遠的地方沒有一件事瞞得她過。她常常會說，『你的話前後不符，這是為什麼？』前首相柯林曾受過她的調斥，『當你向我報告之前，曾否把這件問題多多研究一會兒？』

各國外交家公認女王為『國際通』。她之博聞廣見由於勤讀書報，同時向專家不斷請益。她又富於勇氣，一九〇〇年她才二十歲，那時英國女王維多利亞在位，是英國國威無遠弗屆的時代，當南非洲荷人領袖克魯格爾（Paul Kruger）被英人所困時，她派一艘荷蘭兵艦到非洲把克魯格爾迎接回國，

英國竟無如之何。一九一八年她又發揮第二次勇氣。英相勞合喬治要求引渡德皇到倫敦受審判，她答以『你們太幼稚了』。英廷爲之震動。第三次勇氣是三年前她的女兒裘麗安娜與德國親王柏拉特結婚時她禁止懸掛卍字旗，希特勒聞之大怒，她寫信給那位獨裁者說，『這是我女兒和她的愛人結婚，不是荷蘭和德國結婚。』

海牙宮廷是歐洲最嚴肅之味的所在，各國使節被派到那裏就像走入牢監，覲見女王時要不苟言笑，要規行矩步。一位女官一天戴了一頂巴黎新式帽子，女王冷冷看上一眼，很嚴厲地說，『年輕的女人，你的帽子從何而來？』女官敬謹回奏，『陛下，是從巴黎來的。』女王正色說道，『我們這裏只能穿本國服裝。』除了正式跳舞會之外，胭脂、雜味酒和深宵作樂都是荷蘭禁律。

當公主與柏拉特在法國里維拉旅行時，一個星期日進了雜味酒，荷蘭訪員在報上披露出來，女王聞之大怒，召他們回國禁之於 Soestdyk 宮。數月後公主懷孕，一九三八年一月誕一女孩。

上次大戰時荷蘭被英國封鎖政策弄得貧困不堪，社會主義者和反皇派得了權勢，社會黨領袖特洛爾司特拉 (Troelstra) 迫令政府辭職。當準備『革命』之日，女王循例到教堂，首相默騰上帝『保祐吾王』，有一人高唱國歌，人人起而和之，女王感動得淌下淚來。那時街上舉行着示威運動，軍隊拉着

她的四輪車經過示威地方未發生衝突，而革命竟告流產。

女王看見了牆上標語，當晚她發布諭告推行社會改革政策藉以和緩民氣。她果然馬上兌現，如陋巷之肅清、公共住宅及醫院之建立、失業保險與老人救濟、工資及時間之規定等，秩序井然而絕少爭端。她做公主時頑固而高傲，命警吏團團護衛，儼有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她的母親爲矯正這惡習起見，允許她在皇宮中盛加修飾，她漸漸感覺乏味，現在除珠寶手飾是她不能離身的以外，喜着粗布衣服，而這種粗布是荷蘭人引爲光榮的。

當她年輕時母后伊馬（Emma）禁止她有嬉游伴侶，施以一種極端乏味的教育——放上一排空椅，每張椅子代表一國名人，叫她對一張張椅子說着應說的話。十六歲時她已能操德、法、英三國語言，並且從海陸軍將領處學習軍事。她所受經濟教育非常切實，她管理自己的產業，那些產業每年可收入六百萬美元。當她十三歲時曾往倫敦朝謁維多利亞女王，二十歲與德國麥倫堡親王亨利結婚，亨利做了女王的丈夫，正所謂『天外有天』，可是備受拘束，僅能擔任荷蘭紅十字會會長一席，他知道反抗無益，只好以行獵及旅行歐洲自遣，國會不肯授以『荷蘭親王』頭銜或者批准給他一點歲俸。上次大戰時，他是德國人，所以女王命令警察監視着他。

一九〇九年裘麗安娜公主誕生，女王鑒於自己幼年時之備受桎梏，特予以新教育，命之至公共學校讀書，許以有游侶。公主在 Leyden 大學肄業時，女王令該校與其他學生同等待遇，她成績優越，女王還不當是真的。

公主在巴黎與柏拉特相識，他很窮，是巴黎德國顏料公司職員。婚後他宣布與希特勒絕緣，在精神與靈魂上他算是一個荷蘭人。自他倆生下女孩後，女王對他們漸採放任主義，柏拉特自詡有『同化丈母娘』的本領呢。

英前王喬治五世生平

英前皇喬治五世統治下，經過世界大戰、大革命、經濟恐慌三大潮流，但其統治力愈臻鞏固，英國愈臻強盛，在政治上及社會制度上英國國運之昌明遠過以前的時代。英國現代領土之廣及其勢力之伸展，我們不必加以細說，祇就人口及地域而論，在喬治五世領治下都占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大數目。一九一〇年英皇統治下人口爲四萬萬三千五百萬，現已增爲四萬萬八千五百萬。

喬治五世登極時正是君權極盛的時代，可是到後來，從前的皇室如哈卜斯堡皇朝、霍亨索倫皇朝、羅曼諾夫皇朝以及土耳其的薩爾坦皇朝一個個歸於消滅，銅駝荆棘、華屋荒邱，祇剩下碩果僅存的喬治五世顧影淒涼。尤其是俄國最末一朝的帝后躬受極刑，德國威廉二世被逐出國，西班牙皇后變成了流落異邦的亡命客，希臘皇帝君士坦丁與其后沙菲在未死之前被迫遜位，這幾位都是喬治五世的昆季行，回想到一九一〇年全世界皇室之聲應氣求，尤其是德皇威廉儼有「萬王之王」的氣派，在時代巨輪下都成了曇花泡影，這使喬治五世瞧着多麼傷懷。

往日德國鐵腕首相俾士麥的鐵血主義時代，英國女皇維多利亞仍與德國保持密切關係，維多利

亞被喚做當時的「歐洲之祖母」，她的輩數再沒有了，她的兒子愛德華第七在歐洲輿情贊美之中得了個「少年英主」的綽號，他就是德皇威廉的舅父。

喬治五世與其後瑪麗結婚後，伉儷情深，深得內助之力。英后富於各種常識，對貧民抱着滿腔同情，立志要做全國主中饋者的楷模，提倡布衣節儉運動，不吸紙煙，不愧賢良國母。

俄皇與其家庭在耶卡泰林被害以後，喬治五世痛心疾首，常蘇俄第一任駐英大使入宮謁謁時，他簡直不願接見這位魔國的代表，命太子威爾士代見。喬治五世覺羅馬尼亞皇帝卡洛爾對於前後太薄情了，心中極不謂然。但從大體上說來，喬治五世對於國際政治絕未凶家庭及妻族關係發生任何影響。喬治五世早年在海軍服務，是真實的服務，不是徒掛虛名。他的旅程很遠，凡是英國艦隊所經過的七個海他都走到了。他所知道的世界形勢不限於歐洲大陸，所有說英國話的地方及英國所統治的世界全都曉得。他最喜收集各種郵票，視為無價之寶，但以屬於英國者為限。他曾經得過一次寒疾，醫生向他說，「醫治這樣的肺炎最好到法國南方度過一冬，」但他祇在英峽的海岸過冬，雖明知大陸氣候有利於他的身體，他對於外國習慣太不合式。

英國皇室本名為漢諾威皇朝，或稱為布朗斯威克皇朝，但經喬治五世改用文左皇朝的名稱，因為

前兩種名稱是一七一四年喬治第一即位時所用，那時國家充滿着混亂現象，一七一五年一七四五年發生兩次革命行動，所以喬治五世認為都是不祥的名稱。文左皇朝的命意是因為 William the Conqueror 建築了文左堡壘用以紀念前代的豐功偉業。在英國皇室習慣上，無論某種制度的興革最易引起輿論批評，因為守舊的英國人墨守祖宗遺法，即是極小的問題也不能輕易加以改革，喬治五世擅改皇朝的名稱，一般貴族大不謂然。此外皇族祇能與皇族通婚，如不得皇帝同意即作無效，這也是前朝的成法。女皇維多利亞曾允許路易士公主下嫁阿吉爾公爵已屬歷史創舉，路易士公主並無繼承皇統的資格，所以當時尚認為勉強說得過去。隨後愛德華第七允許他的長公主下嫁懷夫公爵也是援引了這個成例，喬治五世把麥麗公主嫁給赫爾務得男爵以前例為口實，隨後他又進一步向他的兒子們說，「你們的婚姻儘可任意選擇，不受何種限制。」這種打破傳統思想，提倡平民化的精神却是從來未有的。

英國皇室結婚典禮，自維多利亞以後都是在文左堡或聖詹姆士宮舉行，那兩個地方每個都祇能容納十多位來賓，若干參預典禮者往往立於門牆之外，喬治五世却認為皇室婚典意義重大，從他的時代起改在惠司脫敏司脫禮拜堂舉行。英皇的權力有軍隊的擁護，歷史上的榮耀、傳統的神權，但喬治五世另外增加了一種——為祖宗所未想到的——自己的果斷，不受傳統習慣的支配。廿五年以前假使

有人用望遠鏡偷窺帝后或者用照相機偷攝御容，簡直是大逆不道，現在却成了一件極普通的事情，帝后游幸的地方任人瞻仰，御照到處可見，並且時常發現帝后在小游艇中親自拉着纜索，或者參觀足球比賽，或者置身於大展覽會中，偶有奇聞趣事發現，羣衆可見他倆笑容可掬的神情。他倆有時出現於宮中眺台上親受羣衆的歡呼，這雖是旁枝細節，但政治上很可以發生良好印象。

喬治五世和他的父親愛德華第七一樣，國會開會時戴着巍峨的皇冕親自出席演說，而喬治五世的威儀更比先帝勝過一籌。不過，英皇的演說照例是由首相事前擬就的，皇帝祇能照唸一遍，不足以表其內心傾向。現在白金罕宮的寶座比從前的寶座時髦多了，也出自喬治五世的心裁，從前寶座的上面是華蓋，現在却裝了無線電及顯微鏡，耶穌誕日皇帝可與人民直接談話，人民也可以直接向皇帝慶賀良辰。每值朝賀時喬治五世利用顯微鏡，許多貴族的臉龐都被吸入御座之前。

喬治五世增加了本身的榮譽，不像德皇威廉第二那樣的裝出一副天威赫赫的神情，他的足跡遍於全世界，與民衆力求接近，以此博得廣大同情。從前愛德華第七最喜民衆稱呼他爲「和平天使」，頗爲歷史家所指摘，而喬治五世對於和平的進行置重於國內，他的最大目的是使國內沒有一點波瀾。他極能虛衷受教而不遽走極端。他登極時的誓詞中有一段與羅馬教相抵觸的詞句，經他親自加以修改，

以免引起反感。後來討論愛爾蘭問題，他把各派領袖集於一堂，他自己提出和平意見以供參考。當維多利亞在位時，因寵信美爾柏恩而憎惡彼爾，又喜悅的斯雷黎而反對格蘭司頓，可是喬治五世絕對不然，他說，「全國才智都應儲爲國家之用，不能偏向何方。」他很想使反對黨的領袖都能明瞭這層意思。

喬治五世登極時國會正鬧着黨同伐異的意見，上議院代表地主及財閥，與代表平民而不滿足現狀的下議院勢不兩立，經喬治五世從中調解，雙方都融洽了。喬治五世主張確立兩個原則：（一）每次選舉務使人民能夠自由發揮他們的意思，（二）人民公意發表後應在政治上發生效力。他有時向自由黨說，「你們的政見儘管向人民發表而取決於人民的公意吧！」有時又勸保守黨讓步點，切莫膠執成見。他對於任何問題都是直截了當，處處公斷，從不扭扭捏捏地藏在肚皮裏。簡單說，他是憲法上一個標準皇帝。

在他手下的首相有愛斯葵斯、勞合喬治、麥唐納等人，不能說他對於那一個特別傾心，因爲他用人是毫無私見的。當自由黨、保守黨、工黨選舉競爭白熱化之時，他不肯聽從旁人的言語採取壓迫工黨的行動。從前維多利亞及愛德華在位時頗有「皇帝干政」的批評，這話說得一點兒不錯，但沒有人指摘喬治五世干預政治；你說他不干預政治就是不過問政治嗎？這話也不盡然，他祇算參預政治，使政治調

整得絲絲入扣，而不能說是干預政治。一九三一年八月經濟恐慌最甚的時代，銀行界對於工黨政府表示不滿，後來喬治五世親自從倫敦巡視蘇格蘭一帶，准許麥唐納內閣總辭職，同時又命麥唐納組織國民政府，這可見他慎重國事之一斑。

他在位時政治動向變遷得極爲迅速：二十五年以前英國巴力門幾乎把所有英國統治地的立法權抓在手裏，後來通過惠司脫敏司脫法令以後，英國領土的自治權頓然提高，巴力門幾乎祇能管理英國本部的立法權，因此，近來常有「大不列顛聯邦帝國」之稱，而把君主捧作憲法上的領袖，這是維繫英國統一之一點。我們不要把他看作往日的符號一樣，假使沒有他，帝國必爲之解體。他的權力及政治上的活動力都比從前增加了。他聽取各部大臣的意見，有時不僅限於倫敦各衙門，所有澳洲、坎拿大、南非、新西蘭的意見他從長途電話中一一聽取。不單是聽取意見，並且要綜合各方意見融爲整個政策。現在的白金罕宮不能說單是皇帝的住宅，實際上成了國家行政機關之最重要的一部分，與其他各部院布施政治正是相同。今後的英皇不能說「但求無過，不計有功」，因爲他是聯繫本土與屬領的唯一一人物，另外還有一個大作用——民主制度發生弊害時他是最後救濟之一關。

阿富汗王朝的創立者

阿富汗界於英俄兩國屬地之間，帝俄時阿富汗不爲英國所劫持，即受俄國玩弄，事齊事楚，啼笑皆非，外人贈給她一個「楔子國」的雅號。過去有一位銳意革新的國王因見惡於舊黨被逐，一九三三年又有一位國王被刺身死，其中包含着許多曲折離奇的情節，欲明原委，須從一九一九年歐戰結束時說起。那年二月二十日就是那位銳意革新的國王亞門祿納登基之日，其第一個動作就是召集各盟旗首領所組織的國會，大家尊重回教系統。國會有議員一百五十人，但大權操於國王之手。那時阿富汗共轄五大省四小省，亞門祿納又把陸軍部、外交部、司法部、教育部及其它各部一一改組，在首都增設兩個大學，勵行強迫教育，派人分赴各地輪流講演，選送青年軍官到外國研究新式戰略，又送一班青年留學歐洲和土耳其以求深造。這些事布置妥當後，亞門祿納於一九二七年旅行歐洲，英國予以盛大歡迎。

亞門祿納回國後兩星期，加倍推行新政，如規畫市政、勵行兒童保育政策、推廣教育，都是從歐洲搬來的，新法，人民尙能相安，祇是有一件——打破男女界限、取消女子面幕、交際公開、人民認爲是異端邪說，一致鼓噪起來。本來東方民族是偏重保守的，阿富汗民族較土耳其波斯更頑固，亞門祿納的祖若父

都受人民愛戴，因為他們不敢變更成法，亞門祿納想造成一個現代化國家，然而一九二四年頒布新法已引起哥斯特暴動，後來國王被迫收回成命，風潮纔告平息。一般人討論新政問題，認為亞門祿納立意至善，惜以操之過急，反弄得欲速不達。當時也有頭腦清醒贊成新政的市民，國王左右又是些趨承意旨的人物，亞門祿納聽不到反對聲浪，所以做起來非至失敗不止。

國王遊歷外邦，目擊歐洲文明之燦爛，恨不得馬上把阿富汗造成一個新邦，於是開闢馬路，舉辦學堂、建造跑馬場和電影院，一步緊似一步，他忘記了阿富汗是一個貧國，辦新政非加稅不可，這筆稅出在窮困的農人身上，農人住在鄉下，不容易到都市來，路走不着，學堂進不着，電影看不着，他們不願花錢給別人享受。退一步說，假使政府拿了錢用在與農人毫不相干的事業上，農人雖怒還不至抗命，最可惡的是中飽官吏：阿富汗官俸很低，他們見了錢像蒼蠅見了血，把國稅攪入私囊，政府所得者不及其半。

那時阿富汗有一個青年黨高踞要津，大概他們過去都會喝過洋水，於是洋氣十足，眼睛裏認不得本國人。他們回國後有的當部長省長，有的當高級司令，把本國舊有制度視同糞土，高唱維新而不注意任何反響。那些年高德劭的老頭子一個個被後生小子打倒了，然而老頭子資深望重，畢竟有他們的潛勢力，還有根深蒂固的祭師們也覺得他們的勢力一天比一天削弱了，而且政府停止了他們的津貼。從

上面這些情形看起來，亞門祿納暗中的敵人是農人、舊派貴族、宗教勢力。亞門祿納祇管鋪張揚厲的推行新政，然而生產落後，稅捐日繁，政府仍然入不敷出，於是軍餉也欠發了，這一件是亞門祿納致命之傷。

當時新舊之爭試舉一端為例：王后色挪亞的父親是個精明強幹的舊黨，擔任外交部長，新黨視為眼中釘，以年老體衰為由迫令退職，那時憑着貴戚勢力尚且不敵新黨，可見新黨氣燄之高。還有一位身經百戰的拉狄爾汗（Nadir Khan）也被新黨排擠去職，新黨氣燄一天高似一天，各方反感也就一天增加一天，東部欣瓦里斯首先揭竿而起，漸漸蔓延到各處，有一個大盜名叫巴卡沙可的原是挑水夫的兒子，生性凶獷，投身為盜，官軍不能收拾，他乘機率領嘍囉傾巢而出，那時官軍正鬧欠餉，人民又困於新政，大家不願為國王出力，任憑盜匪攻陷首都加布爾，亞門祿納蒙塵出走，開始逃往南部，後因立足不住，取道印度出亡歐洲。可是巴卡沙可畢竟是個無知識的強盜頭兒，雖然占領京城，不能約束部衆，嘍囉們驟然跨進了花花世界，野性發作，鬧得滿城風雨，加之頑固守舊，階級觀念最深的阿富汗民族決不願擁戴一個盜首南面稱孤，於是舉國敬愛而被國王放逐出國的拉狄爾汗將軍在危疑震撼之中回國。

當他回國之前正害着一場大病。那時阿富汗完全是無法無天的世界，都城陷落，國王被逐，拉狄爾汗有三位兄弟隨侍在側，看見他病體支離，大家不敢把國內混亂情形告訴他，怕他聽了生氣。後來一位

兄弟沙拉里無意中吐露了一句，「祖國正在水深火熱之中，拉狄爾汗一躍而起，把藥瓶扔在地下，忠於職務的醫生再三勸阻着他說，「假使你不肯好好養病，無異於變相自殺。」拉狄爾汗那裏肯信，一口氣從印度回到國來，這是一九二九年間的事，國王亞門祿納已逃往羅馬。

拉狄爾汗躺在平安床上，兄弟三人權充轎夫把他抬回國來他是一無所有的窮光蛋，祇有幾個人和幾支鎗，憑着這點點力量想從大盜手中奪回祖國來，是何等冒險工作？可是憑着他的資望，各路兵馬投奔在旗幟下，居然是手握重兵的大將了。當他轟擊都城時，他的家住在城內，也許大盜一怒而殺戮全家，也許炮子沒長着眼睛弄得玉石俱焚，可是拉狄爾汗毫不加以顧慮。幸而盜匪是烏合之衆，很忙亂的退走了，他揚鞭入城，向民衆發表演說，「假使人民需要一個國王，最好憑着各人自己意思選舉出來。」結果，民衆一致擁戴他繼承大位。

他是回教徒，儀表動人，踐位不久就把擾攘不甯的國家穩定了，同時也把廢王亞門祿納的極端政策取消了，不過他不是開倒車，只把急進的趨勢改爲平流順進的趨勢。他在位四年另二十二天，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八日當他出席學校發給獎品的時候，被一個暴徒把他刺死。拉狄爾汗是軍人又是賢明政治家和外交家，軍人服從他，祭師喜悅他，他把新政取消稅額減低，所以農人也不反對他，那麼何至慘

死非命¹

這裏另有緣故：阿富汗民族是一個富於騷動性的民族，政局平穩下去，則搗亂派失其平步登天的機會，何況新舊兩黨傾軋甚烈，拉狄爾汗雖抱不偏不倚的態度，但新黨看起來他是表同情於舊黨者，廢王亞門祿納雖逃亡在外，他還有很多黨徒運動復辟。亞門祿納住在羅馬，據他日已說當他到羅馬時身邊祇剩五鎊，然而外面說他帶得不少的珍珠寶貝，他的舉動很神祕，並且柏林是新黨的大本營，拉狄爾汗被刺之前五個月，阿富汗駐德公使被奸人所殺，這位公使就是拉狄爾汗的長兄。自從拉狄爾汗被刺後，不知者以為阿富汗又將騷動，然而事實不然，三天以內全國各地派代表到都城來推戴拉狄爾汗的兒子查希爾沙 (Zahir Shah) 繼承大統。不過仍潛伏廢王復辟的一種危機。

廢王向外宣稱，「假使敵國人士迎我回國勵行新政，我為國家效力，義不容辭。」阿富汗人士是否懷念故主？我們須認清三個重要因素：(一)新黨能運動本國多少地方擁戴廢王？(二)廢王財政及經濟上援助能否造成政變？(三)即令取得都城，能否打消新皇室地位？講到第一項，阿富汗東部各省區就是前回革命崛起的地方都把廢王恨入骨髓，至今不願提起他的名字；北方高地是大盜巴卡沙可的窟穴；西方靠近波斯一帶民性較溫和，可是對廢王毫無好感，廢王離國時一位孤忠耿耿的外交部長西尼克

帶了大批金錢，逃往西方，運動地方大起勤王之師，結果是一籌莫展。看來看去，祇有南方比較有利，因為廢王的母族住在南方。但上次拉狄爾汗回國討賊時，南方不願擁戴他，說也奇怪，南方民衆對於拉狄爾汗向來是很羨慕的，那次不肯和他合作，不是對他不好，而是懷疑他和廢王暗中有所勾結。這樣說，復辟已不成問題了。

波斯復興巨人簡史

波斯（現已更名伊朗）雖係古國，却是個積弱不振的國家，三千年來國脈不絕如縷，從十九世紀末葉到二十世紀初期完全受着英俄兩國的操縱，一九〇七年英俄協定就是瓜分波斯的一個步驟，想把瓜分波蘭的辦法施之於波斯。歐戰時，波斯在國際法中不許有中立權，雖說威爾遜打着民族自決的旗幟，使波斯從絕望中生出一線希望，但因地勢關係及內部黨派之爭，依然不能自振，大家都認波斯的主人翁非英即俄。後來波斯宣布舊條約無效，俄國因革命爆發，新政府對弱小民族表示好意，承認把俄國在波斯的既得權及條約一概作廢，但英國不甘放棄。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波斯國民黨起握政權，此後財政困難，賄賂公行，官吏競作漢奸，不惜斷送國家權利以謀個人利益，不拿俄國的盧布，便受英國的金鎊，那時波斯國勢與未革命以前如出一轍。直到呂查汗起身行伍，扶搖直上，由陸軍部長而國務總理，於一九二五年被推為國王（就是現在的伯勒里王朝），纔有起死回生的趨勢。

呂查汗登基後勵精圖治，改良社會習慣，提高國民愛國熱，處處以近鄰凱末爾為模範。從前國中充滿着回教勢力，呂查汗代之以民族精神，一九二八年遣派學生赴法留學時他親自叮囑道：「法國最尊

重愛國男兒，你們倘能如法人之愛國，纔不會玷辱祖國。」呂查汗對於社會風俗、制度、服裝一一加以改良，使女子從宗法社會中跳出來投身於新式社交團體，雖說波斯婦女出外時仍帶面幕，但在影戲院及公園中已發現她們的蹤跡，這是從來所未有的。政府又禁止本國人與外人往來，認為國家弄到這地步都是吃了外人的虧，至今波斯首都德赫蘭仍充滿着排外空氣，所有外國顧問及專門家都被辭退，最後連關稅上的比國官吏也被停職了，祇留着在教育界服務的法國專家及在農業上服務的德國專家。那次辭退了大批外國專家，波斯本身亦頗受影響，因為波斯沒有專門人才代替外人的位置。此外關於司法的改革，三千年來用回教教義代替民法，直到一九二七年司法部纔取消原有法院而公布新法典，民法保護私有財產，把可蘭經及拿破侖法典融合起來製成民法，反對馬克司主義，刑法保護個人身體之自由，從前回教在刑事上的地位一概取消；商法獎勵經濟之發展，強行新會計制度，劃一賬簿方式，法律上予商業團體以法人資格；行政與教育都以法規為根據。波斯自費及公費留學生以留法者為最多，回國後辦理教育，因之留法派在教育界佔有絕大勢力。其教育方針注重職業教育，規定強迫軍役為國民義務之大部分，設立多數夜班補習學校藉以減少文盲，兼為訓練官吏之用。此外最重要者莫如統一軍事與整理財政兩項。

波斯軍權極不統一，中央失却控制的能力，一九二一年年底，把散漫、複雜、不可靠而又在多數外國軍官訓練下的師團加以整理，建設正式國軍直隸陸軍部。一九二五年呂查汗自行率領軍隊，統一全國，規定人民須服軍役二年（受大學教育者除外）。陸軍增為八萬人，軍官限用本國人，其中有三分之一曾在德法兩國留學。另有保安隊一萬二千人着深藍色制服，氣象甚為嚴肅。此外波斯灣駐有海軍艦隊，海軍軍官受過意大利的訓練，空軍也有相當基礎。

講到財政，把歷年來不能解決的經濟問題及在歐洲列強侵略下的經濟頹勢挽救起來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波斯財政困難，交通又極不便，以種鴉片為最適宜，一九二六年國稅收入中有百分之七·五為鴉片稅，而鴉片在出口貿易中又占百分之十六。一九二七年國聯派調查團到波斯來，據調查團報告，波斯種烟是理想上最適宜的東西，因為秋季雨水豐富，而種鴉片利益每畝四倍於麥，又因交通不便及運費太大的緣故，祇有利息較厚的鴉片才可以擔負這樣大的運費。鴉片銷場幾乎完全在國外，入口貨的大部分都用鴉片之出口抵消。國聯調查團向波斯建議集中力量修築公路，改良農業方法，儲積水量，振興工業等項；在過渡時期內暫種鴉片，以三年為期，逐漸以它物代替，三年後種烟數量逐漸減少（每年減少百分之十），以至禁絕為止。於是波斯設立專賣局，種戶發給特種執照，抽稅甚重，後來逐漸劃

出禁種特別區域，在這區域內不種鴉片而以它物代替者許以免稅五年，但這種進步是很迂緩的，因為外國對波斯的出口貨不肯減低稅率，所以波斯生產不能盡量發達起來。但波斯種烟權已逐漸減少，聯對波斯能忠實履行建議極爲嘉慰。一九二二年波斯政府又聘用美國顧問密爾士鮑博士開始改造財政，其最大原則係量入爲出，一九三四年預算案其收入項下百分之二十爲關稅，百分之二十二爲糖、茶、火柴、鴉片、棉等項，支出方面百分之三十一爲國防費，百分之五十七爲行政費，一面勵行收支平衡的政策，一面又要顧及國家應興辦的事業。一九三〇年波斯又把行之已六十年的銀本位取消而代之以金本位。

現代化交通是波斯最切要之一。現在波斯的運輸事業，雖說公路上還發現驢與駱駝，但大多數已變爲自動車了。一九二五年後政府用二三百萬美金修築公路，款項取之於路捐，鐵路從一八六五年開始籌備，但修路計畫因外國資本團的競爭宣告流產。歐戰時俄國築了一條鐵路直達波斯北境，印度也有一條鐵路通入波斯國境內五十二英里。現在波斯正在動工修築從裏海到波斯灣的鐵路，全長一千五百公里，純用本國資本，未向法國借款，故無外人管理路政的危險。（按此路已完成）波斯早有一種夢想，準備修築一條鐵路，兩端都在國境內，現在這夢想居然實現了。不過原定計劃一端在裏海的巴里

維港，一端在南方的馬哈麥拉，後因巴里維港太逼近蘇俄，馬哈麥拉又與依拉克相接觸，幾經考慮的結果，只得忍痛犧牲原計畫，北端改在裏海的雅打加沙，南端改在波斯灣的雅打夏浮。無疑地，這條鐵路的作用偏重政治與軍事，在若干年以內非賠錢不可，但對國防上却有顯著功能，並且由波斯人自行管理更值得大書特書。

呂查汗最大成功莫過於取消不平等條約。一九二一年後列強在波斯的勢力分爲兩派：甲派是英國享有領事裁判權，乙派是蘇俄、土耳其和阿富汗，都受波斯法律的管轄，兩派互相競爭。蘇俄既已賣弄人情，英國也不願使蘇俄勢力深入波斯以至危及印度，所以自動的取消領事裁判權而表示贊助波斯的解放運動了。波斯利用外力之角逐取得外交上勝利，可見「弱國無外交」是一句騙人的話，惟其是弱國，更有利用外交手腕之必要。一九二八年五月十日是波斯廢除領事裁判權及不平等條約的絕大紀念，隨後又與各國締結友好條約，提高國際上地位，雖然若干條約內擔保外人不受徵發、免除強迫勞役、免除強迫購買公債等項，但實際上已立於平等地位了。取得平等地位後，進一步取得關稅自主，與各國締結若干通商條約。總之，波斯已取得經濟上的自由。波斯向爲入超國，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政府頒布法令設立對外貿易統制局，國內仍採取自由貿易制，但入口貨採用各國通行的比例制，其目的

在於強迫達到出入口平衡階級，這辦法是：入口貨概須領取執照，載明出口貨也要同等數量（對於出口貨也祇照取稅）因此入口貨手續繁雜，而價值因之抬高，消費者因之負擔不起，外貨因之停滯；換言之，對外貿易統制局之設立可阻止現金流出，使不利的入超化為平衡，不過有利也有弊，物價既高，課稅又重，小商人受了極大的限制，祇有長袖善舞的巨商纔有辦理入口執照的魄力，商業集中在少數人手裏而私運日見增加，這是保護政策下不能避免的現象。

最後要講到波斯的外交關係。該國對外事務以英、俄、土、伊拉克為最多，從前利用英俄的明爭暗鬥，坐收漁人之利。蘇俄自建國後揭棄了兩個外交政策，對西方打倒資本主義，對東方打倒帝國主義，她對於半殖民地的民族慨然取消了帝俄時代的一切特權，其最大目的是把中東各小國打成一片，所以她在一九二一年與波斯、土耳其、阿富汗等國締結了友好條約。從一九二五到一九二八，這些條約關係更見增進了，這許多回教國一致醒覺，表現着西方侵略勢力的衰退，同時也表現着蘇俄經濟上之所損失的（放棄既得權）不難取償於政治上之所得。後來托洛斯基失敗，蘇俄取消了世界革命政策，史太林以和平外交與資本主義國相周旋，去年加入國聯，同時蘇俄在小亞細亞的勢力也更見深入而擴大了。她有多數精通東方文字的專家派往鄰近各小國。但無論蘇俄真意是怎樣，波斯獨立與行政之完整得

蘇俄助力不小。其次是英國，以前英波惡感及英國所加於波的不平等條約已成歷史陳跡，英國對波斯的善意從英波石油公司一事表現出來：該公司於一九三三年與波斯簽訂新約，延長租期六十年，公司承認每年繳納租金七十五萬鎊，另以一萬鎊為波斯青年學習鍊油工作的費用，這是一筆很大的數目。該公司已在克滿夏（Kermanshab）落成了新鍊油廠，從伊波邊境拉夫漢納爾（NaftKhanal）用油管把油輸入鍊油廠來，從前巴庫（Baku）俄油壟斷波斯北部的油市場，而現在英波石油公司可以供給北部巨量的油以與俄油相競爭了，所以英國也願援助波斯之獨立，也願與中東國保持合作關係。

波斯在外交上最大勝利是把傳統的敵人土耳其變成了心腹之交。歐戰後，兩國邊境擾攘不寧，直到一九二六年纔簽訂友好條約，一九二八年續簽經濟合作條約，一九二九年邊境劃分後雙方都認為滿意，兩國信使從此不絕。一九三四年六月呂查汗游歷土耳其，近傳兩國擬合修一條鐵路由波京德赫蘭經土京安戈拉以達黑海，利用從前駱駝所走的 Trebizon-Tabriz 舊路線（現在這條路已通行自動車，波王往土耳其時即取道於此，但土人拒絕外國人通過此路。）將來實現後更可縮短波斯與西方的距離。

波斯與阿富汗沒有嚴重問題。從前阿富汗屬於波斯帝國，現在阿富汗仍用波斯文字，習慣風俗亦

與之相近。一九二一年兩國邊境常有小小爭端，後來雙方接受了土耳其的調停，一九三四年組織劃界委員會，雙方關係好轉。阿富汗不啻波斯的屏障，從阿京克布爾 (Kabul) 到波京 自動車一星期可達。波斯雖新深深打入阿富汗 人的心坎，不過阿富汗 未能急起直追耳。

波斯與伊拉克 積不相能，尤以邊界形勢為最嚴重。一九一三年雖經劃界一次，但有許多船隻由伊拉克 的沙特 (Shatt) 到波斯 口岸去，必須經過一條外國河流，波斯 無設立海關及警察之權，所以波斯 很想進一步取得沙特 的管理權，爲了這問題，直至一九二九年以前波斯 不肯承認伊拉克。此外還有許多枝節問題如波斯 在伊拉克 的少數民族問題、治外法權問題、邊界警權問題等。去年春季兩國又因爭水大起衝突：伊拉克 人的飲料發源於波斯 境內，波斯 人阻斷了甘吉爾 河道 (Gangil)，同時填塞了許多水井，伊拉克 人大受其害，兩國感情惡劣如此，竟使英國 無從調停。又如波斯 進行中的鐵路原以伊拉克 邊境馬哈麥拉 爲終點，而波斯 人把路線變，更亦爲伊 人所不滿。

波斯 雖逐漸完成了政治上之獨立，但前途荆棘仍多。總之，不論蘇俄 政情有無轉變，其政府必仍以波斯 爲軍事必爭之地，一旦日本 封鎖了蘇俄 在太平洋 的海口時，蘇俄 不能東進，而裏海 又不啻她出湖，必轉而向波斯 巴里維港 進行。將來蘇俄 的鐵道網進展到最大限度時，必以波斯 爲『陸地蘇彝士』

以達南方海口，所以蘇俄與波斯合作是好意還是歹意尚不能下一斷語。至於英國呢，她也需要『陸地蘇彝士』也把波斯當做軍事必爭之地，控制波斯纔可以控制阿富汗，纔可以保護伊拉克的空軍根據地，纔可以維持英國石油利益。再進一步說，蘇彝士運河戰時有被敵人毀滅的危險，英國必須另覓一個可以代替蘇彝士河的陸地孔道以聯絡印度與伊拉克。近來英國在紅海及巴格達與波斯灣的鐵路計劃正在相機進行中，可見英國對西亞細亞政策是不肯放鬆一步的。 一九三五，四，六。

*

*

*

*

*

呂查汗原係前波斯王的哥薩克衛隊之一份子，一九二一年以將領資格進兵首都時，人民陷於飢饉，而波斯王却遨遊巴黎去了，所以呂查汗很快的舉行政變，取得政權在手。

呂查汗盡力改革陋習，從凱末爾處學了不少的榜樣，一九二五年成效大著，他依舊孜孜工作。這時波斯王還留在巴黎，每晚在 Montemartre 飲酒看花，身邊圍坐着二十五名花枝招展的舞女，襯衫上濕透了酒，因為他喝得太醉，酒杯拿不穩，一杯杯都倒在襯衫上。

這一年呂查汗宣布廢逐波斯王而自立為王。他雖然是個回教徒，但並非宗教狂，加冕時有婦女參加觀禮是波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他像拿破侖一樣自己替自己加冕，當回教長老走攏來替他加冕時，

他用手揮之使去。

波斯有土地六二六・〇〇〇方哩，人口一千萬。呂查汗不斷巡視各處檢查一切工作，他從未不得國會同意而有所決定，國會議員都是遵照法定手續選出來的，然而他們像是呂查汗的應聲蟲。各部長都是國王所賞識的，事事必稟白國王而行。

呂查汗實施『朕即國家』的鐵腕政治，可是國人都很敬佩他，十年中他造了一萬二千五百哩公路，橫貫國境的火車是由國庫裏拿出錢來建築的。當他六十歲時還保持着勤儉謙和的態度，每日工作十五小時，睡眠只有五小時，每天只吃一頓飯，這對於大塊頭的食量是太少了。

德赫蘭有斯干的那維亞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捷克人、德國人和四千俄國人，店招牌雖然都是用伊朗文、英文和法文寫的，可是英國人很少。惟有空軍中有很多英國人，飛機大部份是英國貨。

以前他是世界最富者十人之一，過去不久，他把全部財產捐贈伊朗中央銀行為國家之用。

阿剌伯之雄獅

世界各民族以斯拉夫、條頓、阿剌伯三族最富於冒險進取的精神，他們強健而勇敢，生就耐勞忍苦的天性，但阿剌伯民族好勇鬥狠往往發生自相殘殺的悲劇。阿剌伯是回教大本營，祇有摩罕默德憑借宗教力量造成了一次整個的阿剌伯大帝國，摩氏逝世後又告分裂，數千年尋仇互殺老沒有團結一致的機會。近來回教中有一新派名為清淨派（Wahabism），創始者是瓦赫必，所以這一派的教徒名為瓦赫必司特（Wahabist）。現在清淨派出了一位首領伊本沙得以統一阿剌伯為己任，想把這勇於私鬪、日不戢丁、游牧性質的阿剌伯民族變成有文化的民族，他利用教徒的宗教熱移作社會的活動力。歐戰前伊本沙得不過是內志國的酋長，內志是阿剌伯半島上一個小國，那時僅有阿剌伯人知道這個國名，可是到現在，伊本沙得成爲阿剌伯唯一的首領了。

一九一四年阿剌伯有四個部落互爭雄長：第一是以西部麥加爲大本營的哈許麥特，第二以北部海爾爲根據地的伊本辣希茲，第三是中部內志，第四南部葉門。在外人眼光中看起來，阿剌伯不過是地理上名詞（按日本亦謂我國爲地理上名詞），十九世紀時英國使阿剌伯各民族團結起來取得其

應有地位，意欲藉此見好於阿刺伯民族，打通她自己入印度的路線；同時土耳其也把阿刺伯當做囊中物，因為她是以回教立國的國家，必須管理回教聖地纔能發揚國教。阿刺伯在這兩國劫持下民族迄未醒覺，到了二十世紀個人主義漸成時代之泡影，各地蘇丹想掛出『阿刺伯民族主義』的招牌來；當阿刺伯併入土耳其版圖而爲一行省時，土耳其新青年團在這兒高唱土耳其主義，阿刺伯人聽得怪刺耳，覺得阿刺伯是阿刺伯人的，何能讓土耳其人耀武揚威？因此常常發生叛變，並且組織了秘密團體，蘇丹和各部落首領也常常表示合作。

曾被放逐的伊本沙得於二十世紀初期回到本國來，那時他還是一個少年，其初步計劃想把內志收歸自己管理，內志是清淨派發祥之地，爲北方伊本辣希茲所征服。經伊本沙得不斷努力，畢竟完成了復國運動，於是又發生統一阿刺伯的野心，一九一三年從土耳其人手中奪回哈沙（Hasa），這是波斯灣海岸一線之地，從此和英國勢力接觸。一九一四年英國派員和他協商，就在這一年歐戰發生，他和英人協商的結果有兩項：一、阿刺伯脫離土耳其的羈絆，英國打通入印度的路線；二、造成顯著的阿刺伯民族之自覺。

那時有一個勢力較大，同樣打着民族自決之旗幟的首領伊本阿里駐在麥加，他的國名是漢志。歐

戰結束後，各國邀請阿里到凡爾賽列席和會，並且請他參加國聯，他因和會不能滿足阿刺伯人的願望，拒而未允。阿里比沙得年長三十歲以上，是個頑固守舊的人物，醉心東方學說，尙玄理而不重事實，他夢想恢復阿刺伯民族固有之光榮，他自己做大阿刺伯國國王兼回教教主。歐戰時他首先脫離土耳其，且助協約國取得外約旦和敘利亞，但結果未獲列強重大報酬。一九二四年是他登峯造極的時候，把土耳其所派教主驅逐出境而自立爲教主，把兒子阿布杜納封爲外約旦首領，把年輕的兄弟費沙爾封爲伊拉克國王，同時和英國協商把全部阿刺伯聯合起來（漢志、外約旦、伊拉克）爲阿刺伯聯邦。但在阿里得心應手的那年，也就是一蹶不振的那年，取而代之者就是懷抱大志的沙得：一九二四年是阿刺伯歷史上劃期的轉變，舊的阿刺伯壽終正寢，新的阿刺伯呱呱墜地，這沙漠半島從此爲世界演進中之一員，這一羣游牧民族從此加入了近代社會生活。

一九二四年以前沙得在改造阿刺伯的過程中做了兩件事，一件統一了阿刺伯中部，擊退由北方侵入的伊本辣希茲；一件革除舊習慣而着手新建設，他的主要目的是改進一切文化和經濟。自古以來阿刺伯民族常處於極端貧乏、極端愚陋、極端不安定的環境中，現在從西方人眼中看起來，不能認爲滿意，但就她本身說則顯有長足的進展了：沙得崛起後劃分段落，使民衆有永久固定的居所，生於斯長於

斯，不再逐水草而居了，各種聚族而居的段落多半靠近井水或泉水，由游牧民族一變而為耕種民族，並且講求水利農田，又在每大村莊中建設回教堂一座，回教堂是村中社會生活、宗教生活的中心點，同時宣傳文化、教人讀書識字、取消游牧民族的法律而代以回教法律。話又說回來了，阿剌伯民族本是信奉回教的，何以到這時纔改用回教法律呢？因為回教法律以前僅虛有其表，他們牢守着回教未成立以前的因襲信仰，在沙得領導下他們才得了一種新觀念，忠實二字是對整個民族的忠實，而非對一部落的忠實。沙得生聚教訓的結果，使這耕種民族變成了他自己的基本隊伍。一九二四年秋高馬肥時，沙得帶領桓桓武士向漢志國進攻，其中良莠不齊，有的根乘機擄掠，有的想發展清淨派的力量，（清淨派以外的回教徒習於奢侈和腐敗，離開了回教立場，所以清淨派想樹起回教的中興勢力，其動機正如歐洲十七世紀時新教徒推翻教皇一樣。）沙得本人却另有抱負，他把各種不同的目的融合起來利用之以達自己目的，他的目的就是大阿剌伯主義。當他進兵時，歐洲人認為無異於蜻蜓撼樹，誰也不相信他會做未來的阿剌伯霸主，可是事有出人意外，祇有兩星期，麥加貴族夏季避暑的勝地——太浮——被他輕輕巧巧的攻下了，不久麥加城也被他輕輕巧巧的攻下了。太浮兵荒馬亂中曾發生屠殺和劫擄的事件，等到沙得趕到，立刻傳令禁止這種野蠻動作，從此他的軍隊很守紀律，不僅絕對禁止奸淫殺戮，同時不

許部下擅自攻擊麥加一切陋習以及污穢地點，他覺得滌瑕盪垢是首領的責任，不是每個兵士的責任。英勇蓋世的漢志國王伊本阿里不幸一敗塗地，在風聲鶴唳中出走勃魯斯，他不高興再做偏安一隅的國王，匆匆宣布遜位。他的兒子退到伊達和美丁拉做了一年多的嗣君，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清淨派攻入伊達，從此沙得做了全漢志的主人。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他自加尊號為漢志國王兼內志蘇丹。他還嫌這名目不甚雅緻，於一九二七年更名為漢志及內志總王。這年以後，他的領土東至波斯灣，西至紅海，他睜開龍目一瞧，辣希茲和阿里一個個都被他消滅了，阿剌伯版圖內祇有南部的葉門兀自獨霸一隅。

在漢志的清淨派回教徒因與各回教中心區域相接近，所以文化程度較高，在伊達有外國領事和商人。當沙得未取得麥加前，曾召集回教清淨派聯合大會，議決進攻漢志造成整個的阿剌伯，使全領土獲得自由與統一，同時又貯藏着回教大同盟的第二步計畫，準備改造回教聖地的一切政治，有了這種正大光明的題目，所以印度的回教首領也很幫助他。一九二六年六月他在麥加召集泛回教大會，他簡直的獨斷獨行，僅把大會當做諮詢機關，因之印度回教代表不滿離去。大會原規定每年須召集一次，不料第一次不歡而散，沙得索性蠻幹到底，以後不再召集了。他是一個篤信回教的人，但他的中心思想是

提倡大阿剌伯主義，自從回教大會失敗以後，他一心一意的整理內政，同時注意整個的阿剌伯問題。他覺得開了一次大會並非毫無成績，無形中鞏固了阿剌伯的地位，——阿剌伯是回教策源地的地位，——並且鼓勵了回教徒朝謁聖地的熱誠，這是漢志國經濟來源之一。

沙得原期待取得金錢的助力修造漢志鐵路，把麥加和美丁拉聯接起來，把伊達和洋坡也聯接起來，又期待取得政治的助力使英國把曼恩和阿瓜巴這兩塊地方（一九二五年英國從外約旦奪去）退回漢志，並且請英國規復縱貫漢志的鐵路以聯接丹馬司和美丁拉，然而這種種都未能如願，沙得纔恍然大悟，悟到一切問題要靠自己的力量。雖然阿剌伯很貧苦很閉塞，不知何年何月纔可以造成近代國家，但一點一滴的做下去，總有最後成功之一日，否則永無成功之望。

沙得較易着手的就是鞏固外交上的地位：他派長子小沙得及次子非沙爾到英、法、荷等國旅行修好，頭一個承認她的大國是蘇俄，這是蘇俄在東方的傳統政策，後來各國也先後承認她了，在伊達的各國領事館不久都升級為公使館。一九二七年五月沙得和英國成立伊達條約，英方特使為基爾伯得克列吞，漢志代表是沙得次子非沙爾，這條約告成後沙得對內對外的統治權才顯明確定了。從前英國禁止軍火通過紅海，所以伊本阿里執政時不能取得外力的援助，現在英國和沙得表示親善，取消了這條

禁令，沙得可以盡量的擴充實力，所以有人說英國是漢志的後台老闆。

漢志外交關係集中於麥加和伊達，王子非沙爾是這兩處的總督兼任漢志行政首長，因西方文化之輸入，新式宴會和慶祝節不久在漢志流行，每年沙得登基紀念舉行盛大閱兵禮及宴會。一九三二年沙得又把國名改爲沙得的阿剌伯，這無異「朕即國家」之意，儼以阿剌伯中心勢力自居，事實上亦足以當之無愧。

改革內政較難，但也有顯着的成績：他在取得漢志後數月內使各種桀驁不馴的民衆俯首聽命，在阿剌伯半島上果然不再有鬭爭和劫案發生了，同時改革了游牧社會。從前人民經濟來源不外兩種，一種打劫沙漠中過路的旅行團，一種是販賣牲畜（尤其是駱駝），關於第一項，因政局穩定而完全消滅，關於第二項，因機械文明之侵入，交通方法之改善，大家都不甚需要駱駝而需要新式汽車了，所以無形中也漸歸淘汰。

沙得未勃興以前，人民習於固陋的舊生活，假使產生一個以移風易俗爲己任的政府想把秩序穩定起來，其結果必爲游牧民族所打倒，因爲政府沒有新式武器，敵不過多數民衆的力量。沙得則不然，他有無線電和飛機，民衆失去其反抗力量，同時取法外人的專門建設以穩定其政府地位。自歐戰結束後，

汽車征服了全世界，舊式交通工具都成了自慚形穢的廢物，一九二四年漢志祇有三輛汽車，（都是政府的）後來沙得利用汽車供給朝謁聖地的香客，數年之間全國已增至一千五百輛。汽車路線不限於漢志境內，已侵入阿刺伯內地，從紅海直貫波斯灣，王室可從麥加乘車到內志，舊都利雅得，漢志政府會同伊拉克政府正在勘測一條從巴格達到麥加的路線，其目的在於便利印度和波斯朝謁聖地的香客，並且埃及的航空線可在數小時之內把埃及及香客載到伊達來，這樣一來，從前好幾個月的路程現在祇要三天可到。數年之內，漢志埃及及伊拉克三國間必有定期航空出現。

因外國專門智識之叩關而入，使沙得努力造成了新經濟基礎穩固其政府地位，這些事實使沙得的基本隊伍——清淨派教徒——一個個離心離德：教徒們年年苦戰，幫助沙得造成了今天的地位，為的是保持原有的游牧生活，維繫原有的民族信仰，他們恨汽車、恨無線電、恨飛機，說這些東西都是魔鬼所發明的，都是和宗教不相容的；沙得聽了這些話，馬上請了幾位學識宏深的內志回教徒集合在利雅得，曉以新機械與宗教並無不相容的理由，可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身經百戰的鬪士不能和新時代精神相翕合。沙得纔知道這許多忠勇教徒祇能幫助他奪天下而不能幫助他治理天下，戰時功高望重的人物，到了優武修文的時代就用不着了，這是新陳代謝的必然趨勢。沙得起初還極力忍耐，想轉移他們

的頑固頭腦，且把頑固派首領達衛舒找過來談話，但是他們無論怎樣不肯心回意轉，一直到一九三〇年巴艇谷一戰才把頑固派征服，他纔獲得澈底的統治權。過了兩年又發生一次叛變，從外約旦經西奈半島蔓延到漢志北部，叛黨受了外人的誘惑，聲勢亦頗浩大，但不久卒被撲滅。

在沙得領導下，把清淨派的性質無形中由剛性變成了有彈性的，他把漢志及內志的統治方法分開來，因為漢志文化較高，所以製訂憲法，具有近代教育基礎，同時歡迎國外思想進步的阿刺伯人回國來擔任政治工作，一面派選子弟出洋，一面和外國資本家、回教資本家接洽借款興辦銀行及鐵路，又把採礦權賦予私人藉以啓發地利，同時電力也在接洽中。現在香客旅行比前舒服多了，沿途毫無需索，運輸費劃一，且備有優美醫院及旅館。十年前漢志過的是古代生活，這十年工作是一部艱難困苦的奮鬥史，因為這一片沙漠過於貧乏，人民過於閉塞，現在總算渡過了難關，往後十年的工作不難一帆風順，其進步必較前十年更見迅速。今年春季是第二個十年計劃的開始。沙得早已認清了阿刺伯人有內外合作之必要，沿地中海一帶的阿刺伯人思想較進化，因為他們的住處握着阿刺伯和歐洲的交通樞紐，但另一方講起來，阿刺伯半島上的人種纔是他們民族的基本隊伍，兩下合起來力量不小，分開來就沒意思了。沙得的熱忱毅力和另一位阿刺伯人領袖——伊拉克國王費沙爾——頗有相似之處。（伊拉克

在半島之外）伊拉克是凡爾賽和約後的英國代管地，經費沙爾運用靈活手腕於一九三二年取得獨立資格而為國聯之一員，（按這是另一費沙爾，不是沙得的次子非沙爾。）都城設在巴格達。費沙爾王現已逝世，但是敘利亞、巴勒斯坦、外約旦、伊拉克等處的阿刺伯人奉王瓜西為北方阿刺伯的中心人物，將來或許瓜西和沙得有聯合接近的機會。

沙得取得阿刺伯半島霸權後，想用聯邦方法團結整個的阿刺伯，一九三〇年二月他會晤伊王費沙爾訂友好條約，一九三二年他又和外約旦首領阿布杜拉簽訂條約。漢志以南還有一塊地方叫亞錫爾，做了四年的代管地，於一九三〇年被漢志併吞，從此漢志做了葉門的緊鄰。葉門是阿刺伯半島上最肥沃的地方，也是人口最繁庶的地方，阿刺伯雨量最少，天氣亢熱，祇有葉門得了印度洋吹來的和風，雨量充足。葉門國王伊曼耶哈是個頑固閉塞的教徒，回教徒視為旁門左道，而他的部下却把他當做天生聖哲。他以神權管領土地，不相信一切的人，也不相信一切的改革，祇知惟吾獨尊，並欲開疆拓土造成南阿刺伯萬世不拔的帝業。自沙得得勢後，他抱着滿腔疑慮，可是沙得處處忍耐，漢志和葉門交界處有許多地點伊曼耶哈欲攬為己有，曠使當地人反抗沙得，沙得和他交涉很久，後來被逼無法，祇得帶兵把這些地方奪回來。歐洲人把這件事看做英國和意大利在阿刺伯的衝突，因為沙得聯英而葉門聯意，

（英與漢志訂有友好條約，一九二六年意與葉門也訂有條約。）但英國未用直接的勢力幫助漢志，同時意大利勢力也未深入葉門，所以那些話都似是而非。

葉門頗以編練軍隊爲急務，聘用了土耳其軍官，還有不少的新式軍械。不料開仗不久，文化低落的葉門雖說兵精械足，究竟敵不過朝氣蓬勃的漢志，漢志軍在王子指揮之下很快的收復失地後進而占領海岸線附近平原，葉門最重要的商埠荷底達也被攻陷了，沙得立刻派官吏和警察維持當地秩序。葉門首都沙拉無險可守，漢志軍長驅而入，未經激烈抵抗。當二國開仗時，全阿刺伯民族都注意這件事，在耶路撒冷的世界回教全體會議派代表到麥加擔任調解，代表團主席就是耶路撒冷回教大主教赫森尼，此外還有埃及和敘利亞的回教代表，這是阿刺伯歷史上的新紀元，因爲回教從未聯合派過代表，這可表現阿刺伯已有整齊劃一的趨勢了。今年六月雙方在太平洋——麥加附近的避著地，沙漠中有水草的地點——簽訂和約，沙得在會議席上自動的放棄漢志的占領地，這條約名爲『回教阿刺伯兄弟條約』。條約在兩國都城同時宣布，又在阿刺伯民族住居的重要城市如開羅、丹馬司克司等處同時宣布。這次好像是教派之爭，卒能化干戈爲玉帛，可見民族聯合的趨勢已超過宗教勢力了。一九三四年六月太平洋條約告成，距沙得進兵漢志攻下太平洋之時整整十個年頭。

一九三四，十一，十九。

巴勒斯坦兩怪傑

花了兩年工夫鎮壓巴勒斯坦的恐怖事件，現在這危險還在爆發着蔓延着。也許恐怖黨不滿一千人，他們的破壞工作比整個軍隊還厲害，如焚毀糧食、攻擊居留地、拋擲炸彈及在交通線上徵收捐稅等。他們不單是仇視猶太人，凡不願附和他們的阿剌伯人的鄉村也在被攻擊之列，許多高貴的阿剌伯酋長都在暴力下向之表示忠忱。他們不出動的時候就躲在深山裏，無論用極巧妙的策略休想驅逐他們。好像有邪神附體，他們常常是武裝的。過去兩年中不知花了多少錢，不僅用之於鎗械和軍火上，還有參加恐怖黨者的酬勞金，每個參加者都領到充分的生活費。

一個美國商人 錢從何處來，是完全由一個美國人供給的：這人非常富有，係美國浴盆大王之子，名叫加理士克萊。他生平有一宏願，替弱小民族抱不平，凡有以驅逐外國人爲其職志的土着都能得到他的幫助。他在的黎波里幫助過納西斯族 (Senussis)，直至他自願罷手時爲止。

在阿比西尼亞，當納格斯 (Negus) 被每個人所棄的時候，他供給他們的錢。他對於阿剌伯民族主義者表示深切同情，泛阿剌伯主義下所有各種政黨都能取得他的資助。

開始並沒有一點特象能引導克萊的家庭對阿刺伯民族之解放予以經濟援助。這家製造浴盆的美國工廠多年來生意非常興隆，直到一天芝加哥客廳裏有人要求克萊的父親捐一筆款子給近東一個美國學校，當他簽發第一張支票給予培盧特地方（Beirut）的美國學堂時，他還沒料到他一生的命運將要隨着這張支票走到那個方向去。

克萊原準備投身於外交界，那時他是近東參觀團許多委員會中委員之一。他到近東不多時就發覺『阿刺伯天地』有許多新奇可愛的地方，他和現在的煽動者的組織馬上結合起來。

他接濟過在敘利亞自立為王的費沙爾。費沙爾失敗後，他對於阿刺伯民族主義者的同情心並未灰冷下去。數年後他接濟德盧斯（Druses），用以反對法國在該地的統治力。當埃及及魏夫德（Wafd）反抗英國人的時候，他同樣給以經濟援助。

一九二九年及一九三二年巴勒斯坦兩次變亂都是他拿出錢來要的把戲，阿刺伯人呼之為『敘利亞的弗朗哥荷浦』（Francophobe）和『在巴勒斯坦的英國冤家』。他曾經盡力做過許多事以提高阿刺伯人民的文化，辦理學校和創立獎學金，並且幫助過在美國的敘利亞僑民。

他決定把所有財產投獻這個地方而不傳給他的獨生女童。關於他的住址，近東所有的煽動者都

很明白。

一個回教祭司「恐怖」控制巴勒斯坦已有兩年多了：自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九日起，阿刺伯極端民族主義者以強暴手段反抗英國及猶太人以來，暗殺政治家及毀壞生命財產的案件始終沒有停止過。一九三六年之末，英國差不多派一師兵力並在印度及帝國別的地方調來處治秘密革命黨的專家多人散布在這個聖地（耶穌降生地），但迄今未能恢復秩序，重建英國威權。

恐怖勢力產生一個大叛黨，領袖們避居在外國，他們雖被人認出，却能逍遙自在，避免逮捕和取締。一九三七年黨人暗殺了一百九十四人，其中有英國軍官、兵士、官員、猶太移民及市民、阿刺伯基督教徒及回教徒等，後者爲着對耶路撒冷前任回教祭司所領導的恐怖政策過於漠視而被殺。

叛黨領袖中無論巴勒斯坦人、敘利亞人或庫提斯坦人大半參加過一九二五年德斯盧抗法之役。他們組織了一個委員會，把老祭司赫森尼（Amin El Hussein）的命令（這人現住在培魯特附近的愛爾助克地方）傳達於各部門，分配其任務，有的去攻擊，有的去宣傳。這個委員會係由二十人組成，他們匿跡於敘利亞，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當局都知道。

他們在丹馬司革的塞爾希亞地方有一所定期開會的房屋，由這首腦部發出詳細命令給恐怖黨

黨員，命令他們怎樣暴動，怎樣充實兵及武器。

赫森尼有很多目的：要激動阿刺伯人的反英情緒，要阻止猶太人的建國運動，要防範巴勒斯坦問題之妥協政策。他最大政治野心是在回教世界中造成『回教的大護法』爲達到這些目的，他運用三種計劃：第一，以殘忍好亂的恐怖黨員進攻北巴勒斯坦和那布魯斯、耶路撒冷、海發、查法各城的英國人及猶太人，這些地方皈依宗教的阿刺伯人都是他最好的武器。第二，他不斷用宗教及政治爲宣傳工具。第三，他利用阿刺伯各鄰邦有政黨糾紛而造成有利於巴勒斯坦民族主義者的趨勢。

赫森尼支配其黨徒於巴勒斯坦各城市及主要鄉村中，黨徒數目很大，尤其需要布置於敘利亞沿邊一帶，他們有豐厚的餉，有許多捐款來自印度、伊拉克、埃及、德國和其他外國，負管理及支配之責者便是這位發號施令的老祭司。現在根據巴勒斯坦各支隊隊長的報告，他們有充足人數去擔任攻擊，但缺少精悍軍官，所以赫森尼和黨徒們正忙於物色戰場中有經驗的領袖。

通過巴勒斯坦的邊界，恐怖黨人簡直認爲不成問題：敘利亞與巴勒斯坦之間的道路是敞開着讓他們大踏步走過的。每天許多赫森尼信徒來來去去，毫無困難及危險，從未有一個人被捉過。循着黎巴嫩山脈的一條路線比較尤爲安全，由此可達薩非德四周的叢嶺，襲擊北巴勒斯坦的黨人大半由此而

來。

槍械和軍火是他們最需要的，由該黨兩個委員會供給着。兩會工作分開，其一向黎巴嫩共和國、敘利亞、土耳其及國外購進軍火，另一將軍火運至各儲蓄所，有一個儲藏所就在丹馬司革的梅丹地方。

從這些儲藏所運軍火到巴勒斯坦那簡直再便當沒有，尤其是敘利亞一條路線上居然可得敘利亞警察及邊防官吏甚至國內陸軍軍官的協助。表面上敘利亞禁運軍火已有兩年多了，但在敘利亞始終沒捉到一個私運者。

黎巴嫩共和國的官吏似乎比較嚴厲點，或者對巴勒斯坦革命者的同情心比較淡薄，或者所收賄賂少於敘利亞的伙伴，有好幾次運給恐怖黨人的軍火在未出境之前就給他們破獲了。

許多運到巴勒斯坦的來復鎗是德國式的舊鎗，這種鎗庫提斯人於大戰後收藏起來，這時候才用好價錢賣出去。有許多來復鎗及軍火是英國貨。新兵器如機關鎗自動步鎗及軍火是從歐洲用船舶運來的，在敘利亞或巴勒斯坦海岸祕密地點卸貨。還有相當數目的軍火來自約旦東方的村落裏。但恐怖黨常用的炸彈大半由巴勒斯坦製造，也有來自敘利亞的。

很奇怪，經過兩年來長期的紛擾，軍火來源及黨人之出沒邊境都很容易追究出來，而竟一籌莫展，

這可證明海關站頭及邊境守兵力量之薄弱。不但如此，敘利亞及巴勒斯坦的守兵得了黨人的賄賂，常在風聲緊急時把他們藏起來，等到平息時再放出去。當英國兵士窮追黨人的時候，受賄守兵還把邊境的柵門換開一個方向，以亂追者視線。

赫森尼對宣傳非常注重，近日布滿了各種組織來宣傳他的運動。自從耶路撒冷逃出後，即在法國保護下，以敘利亞及黎巴嫩爲其活動根據地。英法兩國在近東之不能通力合作，於此可見一斑。

一九三八，十一，一。

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將軍

當代名人雖多，但值得『被侵略國』引以為法的莫如土耳其大總統凱末爾將軍。

上次大戰後協約國與土耳其簽訂塞佛爾條約時，土耳其實際上等於一個被瓜分的國家；凱末爾攘臂而起，在黑海沿岸三木森小城組織國民革命軍，否認停戰條約，那時土皇把他當叛徒，協約國罵他瘋子。他的同志一個個做了沙場之鬼，他率領訓練未精軍器不足的軍隊和挾有利器並以英法為背景的希臘軍作戰，那裏是別人的敵手。革命軍以土耳其西部安那多利亞高原為根據地，運用山地戰及游擊戰，想在內憂外患中衝開一條生路，但是第一次『轉移陣地』，第二次『轉移陣地』，第三次還是『轉移陣地』。一九二〇年夏天希臘軍大舉渡海而東，一路勢如破竹，翌年七月佔領伊斯基舍爾一帶，革命軍退守沙克里亞河陣地，那道陣地倘再『轉移』，則凱末爾和革命軍只有蹈黑海而死，土耳其亦隨之而亡。

『百戰百敗不足憂，一戰告捷乃足喜。』當陣地無可再轉不能再移的時候，革命軍懷必死之志，而希臘軍抱着「澈底磨滅及不以革命政權為對象」的態度，以為凱末爾兵盡援絕，直如釜底游魂耳，不

料戰線越拉越長，後方接濟越困難，革命軍攔腰一擊，把敵人後路截斷，於是希臘軍不戰而潰，把從前辛苦得來的佔領地一古腦兒吐了出來。

凱末爾不僅具有軍事天才，同樣具有外交手腕：一面抵抗希臘，一方分化英法，同時緊緊抓住蘇聯。首先承認革命政權者為蘇聯，接濟軍火者為蘇聯。蘇聯與凱末爾並非主義之結合，實為利害之結合：倘土耳其陷於滅亡，則蘇聯將失其屏障；而在土耳其之一面，列強張牙舞爪，只有蘇聯對之無領土野心，自蘇土親善以來，十餘年相安無事。但主義係一事，國交係另一事：土耳其迄今保持其獨特政權，與聯俄政策並行不悖。

一九二二年驅逐希臘軍出境後，一般唱高調者主張向希臘提賠款割地的條件，凱末爾只淡淡地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自保已足，安望其他。』他不願為兩民族種下千百年難解的冤仇，同時亦欲為隱身幕後的英法兩國稍留餘地，這裏表現着凱末爾的外交天才。

一九二三年洛桑條約告成，土耳其得了許多實惠：小亞細亞保全了，不平等條約廢除了（塞佛爾條約），國際共管計畫被擊碎了。只把韃靼尼爾海峽及博斯破魯斯海峽劃作非武裝區域，這好像一紙光榮的條約。但凱末爾皺眉一想，一國國防受國際條約的限制仍是一種屈辱的條約，他處心積慮經十

三年之久，卒於一九三六年七月以蒙特婁條約代替洛桑公約，完成『兩海峽恢復武裝』的志願。他在外交上成就比軍事上成就更大，諺謂『弱國無外交』，只有他懂得『弱國更需外交』。

他以前有『瘋子』之稱，後來大家紛紛贈以「勝利者」的榮號。他在軍事上戰勝，外交上戰勝，馴至改革內政，開放女權，復興經濟，整理教育，無一不隨心所欲，無一不克服難關。說他是獨裁，他不像『歐洲現代暴君』；說他鋒厲無匹，他待人却極謙和。

一九三二年土耳其共和國舉行十周年紀念慶典時，凱末爾特別提出一個口號，『我們一年要做十年的事』，這和孫中山先生『迎頭趕上』的學說正是一樣。凱末爾將軍盡瘁國事，識者早料其不克永年，果然在五十六歲春秋鼎盛時代（凱氏生於一八八一年）正值國步艱難之秋，凱氏棄其手創的土耳其共和國而溘然長逝。這不僅為數千萬突厥民族的莫大損失，也是各友邦尤其是弱小或弱大民族所應痛予悼念的。

他的繼任者大概為前任總理伊斯美，此人亦係軍官出身，與凱末爾及外長魯舒第號稱『新土耳其三傑』，曾任洛桑會議代表，與凱末爾共事十三年，於去年十月間辭職，人稱為『凱末爾的戈林將軍』。

假使伊斯美當選新總統的話，正如凱末爾生前所說係另一凱末爾之出現。但當巴爾幹半島風雨

欲來之際，德意兩國擇肥而噬之時，意土邦交一向處於敵對地位，意屬羅得島近在咫尺，而意相多年來懷抱着展足巴爾幹進窺小亞細亞的大志，那麼凱末爾的後任應如何繼承其志，爲弱小民族鳴不平，使強者不敢以正眼相覷，這是近東一件大問題。（按凱氏於是年十一月十日逝世，十二月土耳其國民大會推選伊美繼任。）

一九三八，十一，十二評。

土耳其新生活運動

大戰時，凱末爾以防守達且尼爾海峽及擊敗英軍得名；隨後干戈擾攘，他的軍事天才及雄辯造成最高領袖的地位，一九二四年三月三日結束了土耳其皇室命運，建設新共和國，推翻五百年來回教徒的統治權。就從那時起，他強迫人民一再致力於改革，到今日，幾世紀前的頹風遺俗已很少存留的了。

他開始一件事就是取締土耳其的舊式帽子，這帽子是回教臣僕的表記。他叫衛兵戴上尖頂帽，並且派出大批軍事教官向外解釋：舊式帽對於下雨和出太陽都是極不便利的。他自己戴着闊邊巴拿馬帽巡遊各地時，羣衆對這個古怪樣兒頗覺不樂意，他見自己的榜樣兒不發生效力，就採取強迫手段，全國布滿着偵騎捉打戴舊式帽子的人們，而大衆『不樂意』的帽子也就陡然盛行了。

第二步他請歐洲法學家替他改訂新法規，參考德國商法、意大利刑法及瑞士民法，最後變更家庭制及物主所有權，禁止多妻制，使子女成爲自由公民，可同男女看戲或拍球，每個村落裏都有『人民俱樂部』做些有益教化的游藝會，男女立於絕對平等的地位。

行之有一千六百年的社會倫理觀念被他打破了。新憲法允許二百萬婦女參加選舉，並得當選爲國會議員。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有女性十七人當選爲國會議員，宣誓時男性議員向之歡呼。這十七個女人中有十個是學校教師，四個市議員，一個女醫生，兩個農婦。過去女人在這個國度裏其價值不見得比青菜高出多少。

阿刺伯和波斯文字都成了歷史上的殘滓而代之以土耳其文字了。到現在，一千八百萬人民所用 Allah 一字（回教上帝之稱）亦改用土耳其文 Tangri 一字。舊式額手禮被禁止，代以世界流行的握手禮。回教僧侶剃去長髮，修光鬚子，漸漸穿上對襟緊衣戴上呢帽子了。東方民族的惰性人人視爲可恥。宿命論視爲無稽之談。

凱末爾開始復興運動時土耳其人民有百分之九十五爲文盲，現在對農人們也都教以寫讀、修路、興學、及架橋等事。各校都有英語課程。保嬰運動亦經組織就緒。全國數百城市已設醫院，內有牙科及產

科等設備，同時散發小冊子，演說，做影戲，啓發母親們注意健康、衛生和教育。

凱末爾驅逐街頭乞兒，強迫未婚夫婦於結婚前領取健康證明文件。當凱氏建都安戈拉時，那裏是個不值一顧的都市，冬天是泥沼，夏天是周圍之水的荒地，經聘請外國學者及工程師設計後，現在已足與華盛頓媲美了。大戰前經過該城的人們今番舊地重游無不刮目而視，馬路旁濃蔭夾道，開設着許多誘人的商店、大旅館和跳舞廳、影戲院等等，學校有中學、專門學校、幼稚園等等。

政府各部有寬廣高大的洋房，繞以花園及草地；此外各國大使館、大公寓、寫字間、鱗次櫛比，壯麗無匹；體育場之偉大足與柏林體育場相提並論；從前污濁喧囂的沼澤現在已化作跑馬廳和設有游泳池的公園了。

五年工業計畫對皮革、布棉、絲、傢具、汽車胎等已有顯著成績。土耳其經常收入除以一部份償還蘇俄借款外，用之於陸海空軍備者甚多。美國寇蒂斯公司在開西里建有一廠，並派專家來教導有志學習的土耳其青年。

凱氏頭髮逐漸脫落，臉上滿佈着縐紋，但眼睛仍然靈活而具有威嚴。他那偉大無比的活力仍在集中於川流不息的情報，對各部會不斷巡查，常把新生活輸入各要人的腦海中。

凱氏廢除無注音符母的舊式土耳其文字代以拉丁字母的新式文字，國家舉行盛會時他有時情不自禁地用粉筆和黑板當着貴賓們暢論舊式阿剌伯文體之無用，因此全國上自閣員下至擦皮鞋的一致歌頌新文字之簡便易行，凱氏有時在旅程中攜帶粉筆黑板公開教授，並強迫不識字的農人練寫他們自己的名字。

一九三八，七。

凱末爾的私生活

美國駐土大使說過，「一個民族能產生偉大人物即不愧為一偉大民族。」現代有三個大人物年齡相若，地位功業亦復不相上下：一是凱末爾，生於一八八一年；一是羅斯福，生於一八八二年；一是慕沙里尼，生於一八八三年。

凱氏綽號「勝利者」，這是什麼意思？因為他自一九一五年戰勝希臘後一手造成了新土耳其共和國，無論軍事、政治及經濟他想到那裏做到那裏，件件事得心應手。一般人因勝而驕，他是越勝利越謹慎。去年十月土耳其共和國十周紀念時他當着民衆毫不誇張自己的政績，他說，「我們切莫滿足現狀，必須邁進無已以爭取最後勝利。我們是土耳其人，應引為無上光榮。」

他今年五十四歲，中等身材，腦部極大，目光炯炯如電。他在政治上鋒厲無匹，而在私人應酬時則又

極其和藹，最好發議論，常和友人談論一件事，一口氣談到數小時之久，分析得入微入隱，他所討論的範圍有軍事、政治、考古學，小而至於男女之私。他很能說德國和法國話，但他只說土耳其話。大體上看起來，他不是一個非享樂主義者，不過他決不爲個人享樂而妨害公務。他每晚睡眠五六小時，普通習慣上午四時就寢，十時起床。起床後讀書和披閱公文，下午二、三時進午餐，五時和侍從坐着汽車在郊外模範農場逛逛，或者和他所最倚重的內閣總理談談天，有時常常好幾天不出大門一步。晚間九十時進晚餐，他不高興一個人吃，必定邀了許多人同吃，而且一吃數小時之久，一面吃一面談談笑笑。他也看電影打撲克（精于此道）。他的夫人娜梯芙是個美慧女子，於戰勝希臘後離了婚，至今他還是個獨身主義者，但談到女人的事體仍舊十分起勁。

他不肯讓一天的光陰虛度過，沒事時就是他策畫政治的時候。議會是他的應聲蟲，他所提議案無不通過。他是一個獨裁者，同時又有民主制的理想：數年前他造成一個和自己對立的第二黨，該黨不久宣告解體，他因此感慨着說，「土耳其實際的民主制時代尙未成熟。」他所以成爲偉大人物有一個基本條件，就是應當強硬的時候他強硬了，應當讓步的時候他讓步了，決不徒逞私臆。他一生常處順境，一九二五年爲了油田之爭幾與英國宣戰，後來他不願孤注一擲表示讓步，而且和英國國交更見敦睦。土

耳其在他領導之下與各鄰邦表示親善，希臘是他的世仇也能棄怨修好。有一次某國大使請求帶他參觀希土戰爭遺跡，他說：「我不願去：我正和希臘修好，不願把舊日痕跡重新搬進腦子裏。」

一般人稱許他的腦筋不啻雙軌鐵道，他談論軍事就是一個十足的軍人，談論政治又變了一個研究有素的政治家，好像舞台上的全才，生旦淨丑無所不能。他又有許多古怪脾氣：一面和客人談話，一面拿了一枝紅鉛筆把往日的情形繪了一張草圖指點給客人看。有一次他向客人繪了兩張圖，一張是希臘軍集中一點攻打安卡那，一張寫了土皇唐色耳的名字，述說他從前進謁土皇時，從皇宮窗外看見君士坦丁海峽環列着英法艦隊的神氣，真是有趣得很。從前他把希臘軍全部消滅時，他的部下主張向希臘提出賠款割地的交涉，他說：「我不願冤冤相報，使希臘人永留國恥痕跡以種異日報復之機。我是戰勝者，而我一切不要，或許希臘人不恨我而感激我，我在工商業及其它方面的抵償必有百倍於此者，而且賠款從來沒有賠到底的，我有什麼好處？」這足以表示凱末爾異乎尋常之偉大，其眼光有獨到之處。在現代，想要消滅一個民族是絕不可能的，既不能消滅而又占領了他們的土地，遲早是要算賬的，這不是徒占一時便宜而留下了千百年的禍根嗎？凱末爾對付希臘的寬大不僅維持了國際道德，同時也是為本身策萬全，歷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

平常國際間禮貌大概是彼此互相頌揚而沒有當面辯駁的，某日駐土意大使向凱末爾說，「希望我兩國合作，尤其希望兩國青年合作。」

「你說錯了，」他帶着溫和的笑貌，「你應當說希望兩國的年長者合作；譬如樹木，必須根深蒂固才能枝葉茂盛。意大利之所以爲意大利，土耳其之所以爲土耳其，都經過悠久深長的歷史才有今日。」

外間有一種謠言，說凱末爾身體不好，不久必死；他特爲開了一次跳舞大會，外交界全體被邀。他說到外國報常載他體弱將死的消息不禁很爲高興的說，「這有什麼了不得？我明大死了，我的下任像我這樣的人物至少可找出一千個。」來賓中鑽出一個儀容莊重的英大使開口說，「總統，你說得過火了，至少過火了一千倍。」這一段賓主談話很有意思，一個是貶抑自己以示本國人才之盛，一個是推崇個人，認爲他是土耳其獨一無二的人物。

他在薩朗尼加，曾在哈比陸軍大學肄業，充當過下級軍官，爲人異常機警。二十年前英國大將亨利威爾遜游歷土耳其回國後向友人說，「土耳其現有三大名流——他拉特、恩沃、和哲木耳，他們都不出奇，只有一個少年人凱末爾的前程未可限量。」凱末爾第一次參加戰役時在意大利特利坡力大顯身手。後來改任駐保加利亞公使館武官，在保都和一位將軍的小姐發生戀愛，這位將軍不願意一個回

教徒做他的乘龍嬌客。歐戰時英法聯軍犧牲兵力十餘萬進攻韃靼尼爾海峽卒未成功，那次凱末爾出力極多，這種軍事上天才頗為長官所忌，竟強迫他辭職。一九一九年他又在東方戰線上得了一個位置。當一九一八年年底，他的處境最艱苦，許多好朋友戰死了，軍隊潰散了，土皇也很厭惡他，同時土耳其處境也最艱苦，協約軍和希臘軍占領了許多城鎮，土耳其人顛沛流離，於是時勢造英雄，凱末爾應時而起，後來他在三木森——黑海附近一城市——組織革命軍，是他一生最危險的時代，聯軍欲得而甘心，土皇更和他勢不兩立，但他手下有許多男女信徒。開始他的部下是紀律不良器械不精的烏合之衆，漸漸的受了訓練之後又得到新武器的源源接濟。末了一次希臘軍在英法主使下猛攻土軍，凱末爾一戰成功，驅逐希臘軍和土皇，建新都於安戈拉，取消了土耳其「東亞病夫」的頭銜。

自一九二三年凱末爾當選土耳其總統以來，一直連任到今天，好像凱末爾一日不死，土耳其總統一職便不會落到別人的手裏一樣。有人把他比做『土耳其的華盛頓』這有三種理由：第一，他與華盛頓同有『國父』之稱；第二，華盛頓如不堅辭第三任總統便成了美國的終身總統，大概凱末爾已成土耳其事實上的終身總統了；第三，當代獨裁者如史太林、慕沙里尼、希特勒等都是時代的創造者而不是國家的建設者，凱末爾和華盛頓一樣同為建設國家的元勳，他把土耳其人民從封建制度及宗教桎梏

之下解放過來，不用嚴刑峻法而收雷厲風行的效果。

有一次，土耳其人民投票選舉他做終身總統，他不僅不高興，反而板起面孔說，『我的政治活動建築於人民主權的基礎上，如果推選我做終身總統，不啻對我人格的侮辱。』他的意思是這樣的：他一日能得國民的愛戴便可以居總統之位而無疑，假使有一天不為國民所愛戴時決不會留戀不去的。

土耳其肇造共和之時正在慕沙里尼取得政權的先後，凱末爾推翻凡爾賽和約，把土耳其從『近東病夫』危在旦夕的情態下挽救起來，完成『青年土耳其』革命運動。那時他和娜梯芙哈倫女士的戀愛故事傳遍遐邇，這是他生平最得意的時代。哈倫是土耳其摩登女子的先驅，生於土耳其西部之名門，十七歲留學法國，後來轉赴倫敦，在英國貴族家受了良好薰陶，回到祖國時造成了一個十足歐化的女子。剛剛在她回國時，希臘軍占領她的故鄉，擄去了她的父親，她志切救父，奮不顧身地衝入敵營，因此和父親同為敵人所囚，父女二人生命不絕如縷，恰好他們的救星到了，以破竹之勢逐走希軍把他們救出來的便是土耳其的解放者凱末爾將軍。

哈倫見了這位恩人，心坎中油然而生敬愛之念，把她的屋子做了凱末爾的臨時宿舍。凱末爾正在拼命殺敵的當口，眼前陡然湧現着如花似玉的歐化女郎，誰都曉得他是戰場中勇士同時也是情場中

勇士，不久他邀請五六十位知己的友人在哈倫的家裏舉行宴會，即席宣布他倆的婚約。他把戒指套在她的手指上，那時她只有二十四歲，比他小上一十九歲。外傳聘儀是十三萬鎊，這或許是揣測之詞，然而這段韻事較之當時的洛桑條約尤爲土耳其人們所樂道。

一九二五年夏天他倆毫不宣布理由的離了婚，這或許由於放蕩不羈的摩登女子不慣受人束縛的緣故。從此凱末爾過着單調的獨身生活，雖說離婚後三年盛傳他與阿富汗國王之妹將有訂婚的消息，後來並未實現。他現在住在新都安戈拉郊外別墅，這是市民贈予他的一所房屋。他與前夫人並未生下一個孩子，但他膝前環繞着多多少少聰慧可愛的孩子們，這些都是爲國捐軀的革命老同志們的遺孤，他一概收養起來，聊解家庭中寂寞。

意士之戰他喪失了一隻左眼，後來在巴黎裝上一隻假眼，他晨起把假眼裝好後才往辦公室整理政務。晚上沒事時弄弄提琴，這是他唯一消遣的方法。他從前亡命在巴黎時和巴黎少年們常常賭着酒興，所以他的酒量是很好的。他的衣裳穿得很漂亮，他常常叫人們必須注意到衣服之整潔，他的禮服照相較之戎裝照相更來得堂皇好看。

土耳其新總統伊斯美

土耳其是英國在近東的一個強大同盟國，土耳其與英國合作是因為他們估計英國『在作戰初期或許要失敗，但最後決不失敗，因為她有錢，有強大海軍和國格。』

土耳其有人口一千八百萬。在凱末爾統治下被呼為獨裁國，但其憲法第一章有云，『土耳其為共和國，這一條永無變更之餘地。』凱末爾具有民主化之風格，他的繼承人現任總統伊斯美則為十足的民主信徒。凱氏像一個獨裁者，因為回教徒都喜尾隨於偉大領袖之後，但他却訓練人民使之具有自治能力，他比史太林、希特勒的作風不盡相同。土人除在國境內一千八百萬之外還有在蘇聯的一千五百萬，散居近東各國的三百萬。該國男女平等，貌白皙而目帶灰色，最善烹調羊肉，工資每小時約合美金七分，一星期合美金四元，在農田中每年得二百四十美元已是非常幸運的了。首都安戈拉有凱末爾的騎裝銅像，這銅像可以俯瞰全城。

平均土耳其人年齡在三十歲以下，人民一半在廿歲以下如七十年前之美國，成年女子與壯丁為一千與七六九之比，有四分之一是寡婦。土人性喜結婚，妻子年齡往往比丈夫小六七歲。

一九二〇年土人有百分之九十爲文盲，農民占人口五分之四，一百七十萬農家中只有一百四十萬把鐮刀，土地只有百分之十六可以耕種，百分之十爲草原，餘爲沙漠，荒地與樹林不多的森林地帶。人民大半爲宿命論者，往往成羣結隊在陽光下枵腹而死。經凱末爾不斷努力打倒多妻制，十七年中文盲減至百分之七十，這由於廢除舊式六百十二個阿刺伯字母而代之以拉丁字母的緣故。

土耳其陸軍與芬蘭、波蘭、羅馬尼亞如出一轍，其武器極不一致，有法國的鋼帽、德國廢棄不用的毛瑟鎗、德國克虜伯廠和法國施密德廠的三吋口徑野炮（這兩種可用同樣炮彈）、三種平射炮、克虜伯廠和施高達廠八吋口徑舊炮、四種機關鎗等等；其新式炸彈亦自英、美、德、意諸國購來，第一線飛機僅有二百架。她雖自設軍火廠，但戰時仍須外國接濟。她的陸軍共有步兵二十二師和騎兵五師，戰時能集合一百三十萬訓練有素的公民。

倘該國與蘇聯作戰，——這當然是不會有的事，英國將派一部軍艦至黑海與小而精的土耳其海軍會合，可阻止紅軍由土耳其沿海登陸。但蘇聯轟炸機能穿過土耳其國境並且轟炸摩蘇爾的英國油井。土耳其不像芬蘭，無叢林爲軍隊之掩蔽物，不過從相反的方面看，土耳其飛機也能威脅蘇聯巴統輸油管和巴庫油井。

土耳其雖與蘇聯保持友好關係，但『防人之心不可無』，土軍第十五師全部都駐紮在三木森港（Samsun），且在愛爾斯倫（Erzurum）築有堅強堡壘，該一區域最高司令爲第三軍長阿爾貝將軍（Krzim Orbay），一位土耳其著名的戰略家，其戰時位置僅居極端守舊而崇信回教的參謀總長賈克馬克上將（Fevzi Cakmak）之下。各軍官辦公室中都懸有凱末爾半身照相。

現任總統伊斯美具有三種性格：一軍人，二外交家，三政治家。他今年五十五歲，父親是法官，十二歲他進伊斯丹堡炮兵學校肄業，升入參謀大學爲凱末爾之低級同學（比凱氏低兩級），以第一名畢業被委爲隊長。三十一歲晉升上校。上次大戰時他在巴勒斯坦攻擊英國人，一九一七年任凱末爾之參謀長，一九二〇年他到安戈拉再任參謀長，以游擊戰襲擊希臘軍，一面組織正規軍在伊斯奇舍爾（Eski-shehr）附近伊諾努村（Inonu）兩次擊退希臘軍，後來凱末爾以Ataturk（土耳其人首領之意）爲姓，就把伊諾努做了伊斯美的姓。凱氏向他說，『這次勝利你挽救了土耳其的危機。』

伊斯美奉派爲土耳其議和專使，洛桑會議時與協約國代表團相周旋，代表團以英國代表寇松爵士（Curzon）爲領袖，伊斯美取得外交上勝利。回國後任內閣總理，自一九二三至一九三七其間只中斷了四個月。他按部就班地追隨於凱氏之後，其最顯著工作係以本國資本增修鐵路，並以農具貸與農人。

凱氏逝世之前一年他離開政治工作，不久被國民會議舉為繼任總統。

他有許多東西和特質是凱氏所沒有的：冷靜、勤學、一妻、溫和、信教和保守。他的夫人 Mevhibe 生有二子一女，長子 Omer 十六歲，次子 Erdel 十四歲，女兒 Ozden 才十歲最得伊氏愛憐。

他是一個十足的聾子，每次會議時帶着一副耳機能聽取一切人的談論。他勤於讀書，通法、德、英三國語言，他的嗜好是撲克牌、彈子、棋譜、種花和騎馬等。

暹羅人物誌

在暹羅（現改稱泰國）華僑回國觀光後，接着便有我國半官式赴暹考察團整裝待發，從這裏可看到中暹關係是何等密切。現在讓我們談談暹羅國情及人物。

日本和暹羅的接近，也許大家沒注意，這個問題却有相當的重要性。自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出席國聯的暹羅代表不肯投同意票於李頓調查書以後，日暹兩國便有一種心心相印的美感。今日的暹羅許多人認為已完全投入日本的懷抱，並且說暹政府以日本顧問代替歐洲顧問的地位，暹羅的海陸軍官已不赴歐洲留學而改赴日本留學了，暹羅學生在政府獎勵之下人數漸漸加多，暹羅國會有修好性質的赴日觀光團，日貨傾銷暹羅是大大的增加了，日本工廠替暹羅運輸鐵路枕木，同時暹羅向日本訂造軍艦，最近日本擬在暹羅經營種棉事業，預計六年以內可在暹羅收買二萬萬日元的棉業原料，尤其惹人注意的日本擬向暹政府訂立借款合同開鑿克拉地峽，假使日本控制了這條縮短歐亞海程的「新運河」，那麼英國慘淡經營的遠東海軍根據地——新加坡——其價值將等於零，法國的安南將同樣地受到威脅。以上的一切，外間言之鑿鑿，但日暹官方同時予以否認，緬谷（暹京）屢次鬭誦，否

認暹羅將放棄一九二五年與列強所訂十年友好條約而代以日本爲最惠國之條約的流言，東京雖否認這個條約，但對於日暹使節昇格一說則稱尚在考慮中。總之，此後的暹羅將在東亞造成一個舉足輕重的地位，這是無可否認的，所以最近十年來暹羅國情之演變，大有申述之必要。

一九二五年暹王普拉加希博克卽位，那時的農民陷於苛捐雜稅的壓榨下，暹羅以農立國，農人地位在商人之上，農業凋敝，商務亦一蹶不振，於是國王裁員減政，提倡節儉，因此中產階級增加了大批的失業的羣衆，社會中堅頗有動搖之象。有一位青年名叫蒲那狄的乘機鼓吹馬克思學說，失業者趨之若鶩，這是後來『人民黨』的核心組織。蒲那狄專從運動實力派入手，與炮兵監伯亞巴荷一言投機，兩人成了心腹之交。暹羅軍隊十九向農人徵發而來，他們惡刀而愛牛，不願舍耕耨而服兩年的兵役，所以蒲那狄的學說大有草偃風從之勢。國王感到經濟政治機構有改革之必要，於一九二七年九月派樞密大臣率領考察團赴美考察政治，並允於四年後宣布立憲，但至一九三二年依舊沒有憲政影子。是年六月人民請求減稅鬧得烏烟瘴氣，國王勸人民忍痛爲國，一點兒不肯接受。

革命的火焰是在煽起了：蒲那狄和伯亞巴荷於六月二十四日舉行不流血的革命，那時國王在暹羅灣行宮避暑，匆遽地趕回盤谷，對於蒲那狄所草擬的憲法一字不移的接受了。這時幾乎是人民黨一

黨的獨裁，以委員十五人組織行政委員會，惟一切立法行政仍晉呈國王判行，國會有否決權，國會共有議員七十名都是行政委員會指派的，但在六個月內由人民選舉七十名湊成一百四十人，十年以後公民程度提高時一律改爲普選，這是那時的臨時憲法所規定的。

照理，人民黨既爲革命的領導者，又取得大權獨攬的機會，應立於不敗之地，但不知怎的，人民黨員忽與皇族及舊官僚沆瀣一氣，他們所指派的議員大半都是從未參加革命的舊官僚，曾任高等法院院長及教育部長的白亞馬諾被舉爲行政委員會主席兼任國會議長，是個絕對的獨裁者，而號稱憲政元助的蒲那狄和伯亞巴荷皆退處無權無勇的位置，他倆的革命理想遂如曇花一現，臨時憲法不久被推翻，另有國會擬具永久憲法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公布，這番蛻變把被看管的皇族全體釋放，憲法內不提人民黨的字樣，並且恢復了國王不可侵犯的威嚴：國王是實際政治的首領，可以自由任免閣員，頒布大赦令，在十年過程中得指派議員的半數，並有解散國會另行選舉的大權。

這是最滑稽的一幕——人民黨自認六月二十四日所發布的革命宣言侵犯了國王的神聖及皇族的尊嚴，誠惶誠恐，死罪死罪，哀求國王大赦予以自新之路。十二月七日革命元助及議員三十名由國務總理白亞馬諾率領，齋戒沐浴，手持香燭生花匍伏於國王御座之前表示懺悔，蒲那狄行禮如儀，口稱

天子聖明，臣罪當誅，此後誓當效忠陛下，永爲不侵不叛之臣，伏乞網開一面，貸其一死。首相白亞馬諾有感格亂黨奠定王室的大功，氣餒不可一世。當時還有一個國民黨，首相認爲政黨都不是好東西，一怒之下，刺殺了國民黨要角松克羅姆，又憑着八面威風同大刀闊斧的手段摧殘人民黨，各部院及海陸軍之會隸人民黨籍的一律迫令脫離該黨。這時國內元氣大傷，米價狂跌，商業異常蕭條，首相的獨斷獨行漸引起民衆的憤懣，於是蒲那狄存着一片好心建議改革經濟制度，但他不開口則已，一開口便被斥爲赤化，他建議將土地及工業收爲國有，誰想到王族都是大地主，這個主張簡直是在太歲頭上動土！國王用幽默的語調調侃他道：『蒲那狄所說的話如果不是學得列甯的，那麼，也許列甯是學得他的。』

這時的伯亞巴荷就任陸軍總司令。當他出巡北部的時候，國王下令解散國會，放逐政界中的急進份子，蒲那狄於一九三三年三月淒然啓程赴法，伯亞巴荷及大批羣衆都到車站歡送他。國王解散國會後兩月並無召集新國會的意思，六月二十日他認爲巨怒已去，很放心地又往暹羅灣行宮避暑。大概行宮是個不祥之地，就在這個時候，伯亞巴荷重演他的拿手好戲，佔領政府，宣言政府違憲，爲護憲及召集國會起見，才有這番「不流血之革命」。

國王接得警報，一刻不停地下令召集國會，國會果然於六月二十二日集合了，伯亞巴荷當選爲國

務總理。四月後蒲那狄奉召回國任不管部閣員。新政府宣稱維持經濟原有機構，毫無赤色傾向。蒲那狄重登政治舞台時，前任陸軍部長忽興勤王之師，聲言打倒赤化政府，長驅而迫首都，不料城內學生、童子軍、失業工人及拱衛京畿的兵士兩團於數日內大破敵軍，前陸軍部長僅以身免，只好飛往安南。

一九三四年一月國王偕后赴英國治療眼病，不多幾時，曾被國王冷語調侃的蒲那狄被任爲暹羅視爲惟一要職的內政部長，龍顏大爲不悅，還希望國會予以否決，不料國會只懂得錦上添花，竟然一致通過。十二月十二日國會又玩一套落井下石的把戲，否決國王的大赦權，國王在倫敦力爭不得，更添了一件沒趣的事，但他還提出九個返國的條件，總以爲國會給他一點面子，那裏知道一條條都被國會否決了。他不願再做沒趣的傀儡皇帝，終於三月二日宣布退位，他的十一歲姪兒於五日後入承大統。

前王退位不單是個人的進退，不單是內政之爭，實爲暹羅外交最重要的轉變：前王被視爲英法派，而現政府的人民黨則被視爲親日派。他們有兩個很動聽的口號，一個是『打倒王族』，一個是『打倒歐化』。

一九三六，六，二。

按暹羅政權現操於人民黨之手。幼主亞蘭第八留學瑞士未歸，以伯亞巴荷攝政。

希特勒與德國陸軍

德俄兩國常有發生內訌的謠傳：蘇俄自本月十三日『清軍』以來，其真相已爲世人所共見，德國是否亦將發生同樣的變化？外傳德國已產生一種秘密團體——反對國社黨的德國自由黨，其創造人有陸軍司令福里區在內，並謂希特勒因受陸軍派傳統的親俄思想所支配，德俄已有急角度攜手之傾向，此說是否可靠，亦有加以檢討之必要。

國社黨走在陸軍之前，提出『平等軍備』、『解除大戰時禍首責任』、『撤廢凡爾賽條約』這些都是該黨未握政以前的主張，自希特勒上台以來，其主張已逐一實現了。國社黨是歐戰時參戰軍人的組合，希特勒、哥林、赫斯及農業部長達萊、勞工部長賴、勞動服務團長希爾上校、運動總監奧斯汀等均係德國馳騁沙場之士，而且都是負傷回國的；他們無時不以復仇爲念，要恢復戰前德國榮譽，其政治運動之出發點可謂與軍部合流。最近蓬勃一時的國際法西司運動幾乎都是軍人或歐戰軍人所發起的，他們不啻軍部的代言人，同時亦係軍部政治主張之實踐者，可見德國國社黨與國防軍是德國與『軍國主義』的混合體，單就發揮軍國主義之最尖點而論，國社黨還是國防軍的長兄。

不僅如此，德國財閥亦與國社黨合流，理由是德國受和約束縛軍額減為十萬，而德皇擴張軍備時代欣欣向榮的克虜伯廠及若干大小軍需工業都受了制命的打擊：在德國重整軍備之前，各工廠及工人幾於無事可做，以工業立國的德國其工業中心完全寄託於軍需工業，而這時均已陷於休止狀態。同時因左派勢力之抬頭，財閥很希望國社黨脫穎而出，一方打倒左派，一方重整軍備而使他們再得賺錢的機會。國社黨之崛起是以國防軍與財閥為其背景，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德國五大政黨與國防軍最接近者為國社黨。原來共產黨及社會民主黨反對重整軍備自然是國防軍的對頭，中央黨帶有天主教強烈色彩，國權黨雖屬右派，因係帝制餘孽喪失大多數國民信仰，所以國社黨於一九三二年總選時以一千三百七十萬票躍為第一黨，與國防軍成為極自然的結合。雖說兩者間不能說毫無磨擦，但外間所傳國防軍傾向帝政與國社黨格格不入則顯然不是事實。國防軍過去曾在德皇之前宣誓効忠，迄今或不無忠君愛國之傳統思想，可是處於現代情勢下，他們硬要把鬚髮如霜的威廉二世從荷蘭小屋中迎接回國却像一段神話。德皇之基本為德國大邦普魯士的霍亨索倫王室，所以復辟一舉普魯士或許歡欣鼓舞，其它各邦則無興趣可言。德皇時代的軍部，普魯士有『尤加派』與『非尤加派』之爭，至於普魯士以外各邦軍人則僅向德國聯邦及人民宣誓効忠。德國戰敗及德皇

被放逐之後，尤加派陡然失勢，從前以普魯士為中心的軍部一轉而為以全國為基礎的軍部。最近一般青年將校多有未見前皇之面的。當然，德國軍隊中還有舊日尤加派殘餘分子，他們或許懷念舊主，然而這只是內心傾向而已。

希氏個人思想及其黨義是把舊日『邦別』意識完全解除，造成所謂大日耳曼主義，不把廢皇放在眼下，甚至還要鎮壓民間的帝制運動。尤加派軍人於廢皇誕辰舉行慶典，已被政府禁止，德國全國已無復辟的聲浪，假使國防軍仍有復辟傾向，則當希特勒鎮壓帝制運動時，早已引起嚴重的反響了。

不過國防軍與國社黨却不是毫無鴻溝之界，除開大元帥希特勒及空軍司令哥林外，國防部長兼海陸空軍總司令白倫堡、海軍司令雷得、陸軍司令福里區都不是國社黨員。他們在大戰時擔任軍職，戰後存留於十萬軍額中而有今日。國社黨當政之後，十餘年前的無名小卒一躍而為大元帥，歐戰時空軍上尉哥林亦一躍而為大將，白倫堡諸人對之作何感想當然是個啞謎兒，但他們毫無露骨之表示。外傳白倫堡是個不分善惡的好好先生，德國在大戰時期折亡了許多名將，他是鋒鏑餘生，曾受前輩汲引，不算軍界中傑出人才，外面說他的勢力凌駕於希特勒以上，這話使他頗擔憂讒畏讒的心理。一九三六年六月三十日清黨事件，歐洲傳說由於白倫堡與黨中領袖反目之所致，其時羅森堡特在阿多拉飯店邀

宴許多外國記者，除希特勒外所有國社黨巨頭及白倫堡、馬克孫等一齊出席，大有融融一堂的表現。馬克孫元帥很像劇中人，故意裝做與國社黨要人特別親暱的樣子，白倫堡不改常態，坐在一旁不動。

白倫堡對待希特勒的神氣誠懇中並無足恭或傲慢的毛病。雷得模仿白倫堡非常像樣，只有福里區性質不同：他的父親是帝政時將軍，他是有名的戰術家，前年國防軍改編之前他任參謀總長，是個具有複雜性的人物，他富於機智，個性較白倫堡爲剛強。據說他是反對『軍隊黨化』最力之一人，反對軍人行國社黨敬禮，反對以卍旗加入軍旗，後見國社黨勢不可侮，他的態度才逐漸軟化下來，除開軍人着制服時不得行國社黨敬禮以外，平時亦可與普通人一樣，而且軍營中互道寒暄時可呼『希特勒萬歲』，軍服及軍旗上都把卍字標識加入了。

希特勒繼承興登堡的地位，照例應冠以『大元帥』的崇銜，當時德國却有一種廣泛的議論，認爲大元帥戰時負有指揮三軍之責，非由專家前輩擔任不可。於是有人想把與興登堡齊名的魯登道夫推爲大元帥，這當然不是國社黨所能容忍的，外傳主張最力者爲福里區，實係穿鑿附會之詞。自國防軍改編以後，希特勒把軍與黨的界限劃分，不許軍人干政，軍人亦無話可說。

除以上三人外，德國軍界出色人物及歐戰時幾員老將到今日沒有一個手縮軍符的，興登堡已死，

施來轍被殺，只有馬克孫元帥及魯登道夫將軍依然健在。馬元帥當年馳騁於羅馬尼亞戰線，以驍勇著於全世界，然而今天他成了德國的一件裝飾品：每逢國家慶祝，他穿了元帥制服神氣還是十足，希特勒舉行閱兵式時他緊緊站在希特勒身旁。他並未入黨，但已甘受黨之利用。他的兒子做到駐匈大使，他本人在前年承政府指定以不倫瑞克爲其采邑，他儘够優哉游哉以終餘年了，但他却是個很難羈縻的人物。魯氏以軍人、政治家而兼學者，從歐戰末期起總攬軍事全權，不僅擅長戰術及戰略，並且對戰時統制下的經濟行政頗有研究，凡非師承魯氏者即不算一個德國完全的軍人。當年迫使德皇退位的便是他，他那股傲慢之氣早已爲德皇所不滿了。在軍隊中他的資望僅比興登堡略遜一籌。

一九二三年希特勒發難於慕尼黑，曾邀此公合作，不料一試而敗，從此兩人發生齟齬。現在國防軍高級將領大概都是魯氏的子姪輩。據聞本年三月三十日希氏前往祝賀他的誕辰，他倆已言歸於好了。但無論怎樣，這位年高德劭的宿將恐已無再爲馮婦的勇氣。

國社黨取得政權後，數年之間青年士兵受了該黨精神訓練，願在希特勒領導下爲國而戰，爲個人功名富貴而戰，所以舊軍人想要利用軍隊推翻黨的統治係一件不可能的事。

(按馬克孫元帥已死，白倫堡去職，福里區死於波蘭之役。然此文可窺見德國國社黨與國防軍的淵源。)

健康及護衛問題 國社黨褐衫隊中有六個悲歌慷慨的巴伐利亞勇士現充希特勒私人的保鏢。他們立過誓：若是主人有一天被暗殺，他們就自殺以報。

最近有一種傳說，希特勒的恐怖不是飛來的子彈而是纏身的毒癌。美國斐勒德爾斐亞有個柏林喉科教授名叫伊根的向一羣醫士們說，『四年之前我替德元首割去喉頭上一塊很討厭的息肉。我對他說，他的病不過是一小塊息肉，他却相信他的病是由於身上長着毒癌的緣故。他有一次因失眠服了點嗎啡，服後十四小時還沒有醒過來，周圍的醫生們嚇得慌了手脚。』

希特勒睡眠很少超過五小時。他歡喜穿了睡衣坐着看科學雜誌。伊根對希氏服嗎啡易受刺激尋不出一個解釋，他想或者因為希特勒從不吸烟及很少飲一二杯啤酒的緣故。

他現在已經有四十九歲了，醫生們相信希特勒的事業得助於天氣不少：貝許特斯加登鎮山上空氣很好，使他少年時所得的肺病不致重發。他最喜吃臘腸和楊梅，爲着胃病的緣故絕對不敢嘗試。他在大戰時受了瓦斯毒，至今肋骨常常作痛。

希氏自開始執政到現在，不斷地有人想謀害他的性命。有一個曾經做過他的汽車夫的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想出一種極狡毒的計策：他記得希氏的命令，車子要開得適於安全的最高速度，在靜寂的路上每小時開行六十哩；他同樣知道希氏所乘黑色麥西茲汽車的寬度及希氏至某處必經之路。

那天晚上，他打聽希氏在甚麼時候會到甚麼地方，便用一根鋼絲橫越馬路牢牢繫在兩邊兩顆菩提樹上，其高度與希氏汽車的前窗相等。希氏從來是坐在前面的，與汽車夫並排兒坐着，那個謀殺希氏的舊汽車夫算好那根鋼絲能切斷那部風馳電掣的汽車的前窗，正好切斷希氏的頭頸。

設計者和兩個同黨在事前數分鐘被擒，就在那地方明正典刑。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又有一件新的故事：當希氏乘自備飛機飛過東普魯士時，天空中發現一架向希氏進攻的怪飛機，該機一擊不中後向波蘭邊境逃去。

一九三六年五月希氏最寵信的汽車夫斯勒克暴斃，用陸軍葬儀來推崇他，他的主人赫斯代為宣讀。着眼淚，事後好幾天獨自住在貝許特斯加登鎮，其例行演說由心腹赫斯代為宣讀。

事後才知道原委：希氏坐汽車巡視魯爾區時經過一座充滿着共產主義者的小城，他和汽車夫互換了一個地位，汽車夫斯勒克面貌與希氏一般無二，端坐在後面戴着希氏的帽子，披下頭髮裝做希氏

馳名的額髮，希氏却把頭髮抹向後面，自己開動着車子。

走到橫過鐵路的地方，車子開得較慢，鎗聲突然發出，斯勒克應聲而倒。

大家相信暗殺希氏者就是以前暴風隊的隊員，他們立誓爲羅姆復仇，自稱爲「羅姆的復仇黨」，因爲褐衫暴風隊長羅姆是一九三四年六月清黨之變，由希氏下令鎗斃了的。

出事後數星期，可怕的R R記號（即羅姆復仇黨的縮寫）常常用粉筆塗在牆上及官廳布告的角上。當斯勒克殞命之後，希氏的衛隊增加了一倍，並且數星期以來R R這記號使得警察監希姆萊寢饋難安。

各國小心翼翼的保險商對於希氏變生莫測一件事之可能性永遠估價很高，英國在德國的商業常要支付很高的保險費。

一九三五年接連發現謀害希氏的報告，因之凡與希氏生死有關的一切事業其保險率增至百分之六十，那時慕沙里尼的估價只有百分之十六。

一九三八，十一，十五。

希特勒的鷹巢 十二年之前，希特勒著了一本書把他未來的事業昭告全世界，這本書就是售出

一千一百萬部的『余之奮鬥』他得了一百餘萬鎊的版稅，提出一筆錢來建築他的宮殿，那些都是非常考究的房子。

希特勒嘗說過，『德國人安於藜藿，只求德國精神之光大。』當德國新總理府落成時，希特勒說，『我還是從前的我，我不再需要什麼了，我私人的住宅還是我未得權勢前的老樣子，將永遠維持那個老樣子。』他所指的是在慕尼黑的房子，却未提到山上的偉大建築物。

在巴伐利亞、亞爾卑士山谷裏，距奧邊僅有兩哩之遙便是世界注目的貝許特斯加登小鎮，山上有希特勒所愛的家叫做『貝荷夫』。這以前是一所非常簡陋的山舍，現在經營得成爲百萬富翁理想中的別墅，差不多每一休假日他都住在那裏。他的行程由柏林飛往慕尼黑，由慕尼黑換乘汽車前往。

『貝荷夫』禁衛森嚴，不論晝夜有黑衫隊衛兵團圍把守。屋的下面巉巖巖石下造有炸彈不能毀滅的地下室，屋之周圍布置了若干高射炮，其外圍有無數大鐵門遮閉着，不得祕密警察的允許不許走近那些鐵門，鐵門內情形德國報紙從未提及隻字。山上除這所房屋外沒有任何房屋。

『貝荷夫』的休息室是世界無比的壯麗房間，僅有窗門一面，窗上玻璃有十呎長廿八呎寬是世界最大的窗。從窗口一望可以全覽巴伐利亞、亞爾卑士雄偉美麗的景物，希特勒最大的樂趣是坐在窗

前俯瞰山景，叫一位朋友在鋼琴上彈着 Wagner 的製曲。

這個神祕的房間就是希特勒深思冥索製造全世界大變亂的設計室，張伯倫在這裏首次和他會晤。室中陳設備極華麗，大碗櫥一具是用德國最好的木料製成的，有兩塊大的波斯地毯，兩幅油畫一幅是裸體畫，一幅是價值兩萬鎊的 Vermeer 布畫名曰『畫室中的藝術家』還有極名貴的 Gobelin 繡帷，繡帷下就是圓桌、大椅和靠背長椅，希特勒和他的心腹就在這裏商談軍國大事。

華盛頓的白宮若和希特勒的『山舍』一比，那簡直不成其為房屋了。德國人往往誇稱他們的元首是極端儉樸的，不錯，希特勒吃得那樣壞（他是素食的），不飲酒也不吸煙，飲食一道他確比任何人為儉樸，但論到宮室之美，畫圖之名貴，汽車之壯觀，那一件算得儉樸？

『貝荷夫』建築在 Obersalzberg 山畔，尚係尋常想像得到的華屋，另有一所所謂『鷹巢』（Adlerhorst）造在比這個山頭高過二千五百呎的 Kehlstein 山頂上，希特勒常常獨自溜來溜去，德國報紙上從未提過『鷹巢』這個名字。但是去年九月十六日希特勒邀請一位英國新聞記者到過『鷹巢』一次。

這房子與其說像『山上神仙洞府』毋甯目為『翼然亭』內中只有幾個房間。從柏林動身到『

『鷹巢』夏季乘飛機飛到慕尼黑，冬季或氣候惡劣的日子便乘特別火車前往，下機或下車後換乘黑汽車沿着新闢而最考究的山上公路由慕尼黑而薩爾斯堡而貝特斯塔登鎮，經過『貝荷夫』再走六哩路，在 Kehlstein 山脚下峭壁前停住。那裏有大銅門兩扇，希特勒叫開大門，車子開進山中去。

開始是四百五十呎的 Aladdin 山洞，有停車場可容汽車十二輛，牆是光滑瑩潔的大理石所製成，有銅製的電燈照得雪亮。從洞口有一條隧道引入山的更深處，隧道尾端有一條寬大的電梯，梯內有熠熠放光的銅桿和皮椅。希特勒常常和他的心腹們從這條電梯升上七百呎的高層，電梯左側的門打開，就走到『鷹巢』的會客室。這屋子造在懸崖絕壁的沿邊上，三面都是挺大的玻璃窗，每一方向眼睛所接觸的都是鬱蒼蒼的巴伐利亞亞爾卑士山峯。

那裏有電爐和電燈，用電力抽水機把水抽到山頂上，此外有大廚房一所和十分舒服的床，室外是巖石花園和假山洞，擺着許多有力的望遠鏡，鏡中可透視深入奧國一百哩的內景。

建築事業是希特勒生平的好嗜好，他想到建築他的神經不期然而然地寬鬆了。當德國人民節衣縮食以大炮代牛油的時候，他在慕尼黑大興土木，這『鷹巢』的周圍有許多高射炮保護着。

個人財產之謎

希特勒常常把他沒有錢當做一件榮譽，但是美國《Time》雜誌發表一文說他是德國最大的富翁，他的錢用三個名字分存於歐洲各地十五家銀行（下爲原文）

三年之前希特勒在柏林故宮廣場向歡呼如雷的民衆演說，『我和普通百姓一樣是個溫良而貧困的人。實實在在，我是全世界惟一的沒有存摺的政治家。』本年他在威廉大廈落成時把老話重提了一遍，『我是德國人的同志，現在和從前一樣，我不需要什麼了。』

這位『溫良而貧困的人』是德國最大的富翁，從他投身於政治時起開始積蓄，其大部分是握權後賺來的。不過他還慨然拒絕了每年四萬八千馬克的總理官俸。其大部分收入爲所著『余之奮鬥』一書所抽版稅，這是全世界銷數最大的一本書。希氏得志之第一年，德國人對這部『國社黨聖經』並不注意，希氏財產管理人馬克司（Max Amann）自一九二一年起即任此職，翌年兼任國社黨內商業總經理。爲推廣銷路起見，請希氏下一道命令，對於德國每一對新婚夫婦贈送一部，至今仍在繼續贈送中，不過由公家備款買過來，書稅亦由公家代付，並且沒有普通商業上的批發折扣。同時命令教育部對於各個畢業生贈送一本，每個學校圖書室亦是一樣。

一面大量推銷，一面售價並不減低，每部八個半馬克，折合美金三元四角，是德國書籍中售價最高的。每部可抽取版稅折合美金六角八分。一九三四年單就公家購書贈送新婚夫婦的版稅而論已達五十萬三千二百美元，一九三七年增至七十萬美元，雖然銷數沒有正確統計，每年版稅穩穩有八十五萬美元。

一九三六年希特勒已有大批現款在手，馬克司決定把這筆錢存於穩妥地點，一面投資使之繼續擴大，於是在柏林、慕尼黑、科倫等處購置地產，收買許多印刷公司，把 Franz Eher Verlag 出版公司擴大起來。第一步收買巴伐利亞最大的 M. Mueller and Sons 印刷公司和幾家紙廠，其次收買柏林最大的 Knorr and Hirth 出版公司和 Ullstein 企業公司，取得德國最大的 Hassenstein and Vogler 廣告公司的控制權。（以五百萬投資於 Ullstein 公司）並在德國各大城市收買幾條街的廠址和住屋，慕尼黑 Thiersch 街有大半條都是希氏產業，Maximilian 街也占有不少，一九三七年馬克同更把很多的存款投資於戈林兵工廠。

無論那一家銀行不能握有希氏全部的財產，馬克司把它分存於幾家銀行，用希氏本名存得最多的是慕尼黑 Girozentrale, Bayerische Gemeinde 銀行（在慕尼黑褐色屋隔壁）Bayerische

Gemeinde und Wechsel 銀行及 Deutsche Bank and Disconto Gesellschaft 的慕尼黑分行、德國勞工銀行柏林和慕尼黑兩分行（勞工銀行原為社會黨所有，由國社黨予以沒收。）

馬克司認為德國銀行並不可靠，所以把大部分存款存於外國銀行，曾用一筆鉅數收買瑞士佛郎存於瑞士銀行。一九三七年佛郎貶值，馬克司為避免再貶值起見，商請該行折合英鎊改存於該行西部支行，支行地址為倫敦里金特街十一號C，存摺用佛蘭慈名義（Franz Eher Verlag），由慕尼黑馬克司經手。

根據馬克司會計處記錄，還有其它存款用三個名字分存於歐洲九國，其內容如下：（一）瑞士首都郵政儲金局，存摺號碼一一一七，二〇五，存戶名馬克司；（二）巴黎法伏利茲路郵政儲金局，存摺號碼一九〇・〇六六，存戶名同上；（三）荷蘭海牙郵政儲金局，存摺號碼二一一・八四六，存戶名同上；（四）比京郵政儲金局，存摺號碼三五〇・七九七，存戶名同上；（五）捷京郵政儲金局，存摺號碼七七三〇三，存戶名佛蘭慈；（六）波京郵政儲金局，存摺號碼一九四・一二一，存戶名同上；（七）匈京郵政儲金局，存摺號碼一三五三二，存戶名布拉；（八）南斯拉夫首都 Cekodni Tered，存摺號碼六八・二三七，存戶名同上；（九）羅馬尼亞首都 Gasa National de Economic ci Cecuri，存摺號碼二四・九六八，存

戶名同上。(布拉 Philip Bouthler 係希特勒私人辦公室主任。)

德國嚴格管理外匯，無論私人或商業團體如未經中央銀行特許不得存款於外國銀行，即經特許的存入與支取時應立即報告中央銀行以便供德國『清算制度』之用。可是希特勒的存款是不登記的。德美輪船公司總經理阿諾爾德去年以同樣情形被判處十年徒刑。

把存款分散在歐洲各國除了穩妥原因外還有另一原因：國社黨雖確信其政體至少尚可維持一千年，但是馬克司想，萬一在千年內坍了台呢，那麼希特勒無論走到那一國都不會變成末路王孫的。不過羅、匈、南三國的金融制度規定存款人除在本國使用外不得提取大宗存款。

還有另一有趣的觀察，希氏並無意大利的存款，可見希氏無論遇到什麼意外不會跑到羅馬托庇於其盟兄的。

靜如處女的希姆萊

在希特勒左右中希姆萊從未被人注意，他只四十歲，像個德國省立學校教員，身長不足，體裁細小，戴上夾鼻眼鏡，若叫他換上鋼盔軍服似乎不相配稱。他不會演說，必要時演說微帶噓噓之聲，木頭木腦的姿式又與鄉下人無異，社交非其所喜，夥伴們背地笑他鞠躬立正的足恭禮貌。

國社黨領袖們一個個有了宮室之美以後，希姆萊和他的妻女仍住在郊外簡陋的鄉村裏。他的夫人佛勞女士是巴伐利亞農人之女，不喜呼奴使婢，家務和烹調大半由她親手管理。希姆萊一日工作十小時之後無論怎樣總得和十齡愛女皮皮親熱一會兒，這是他在世界上最鍾愛的人。

李本特洛甫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一次李氏向他說，『我的天，你現在的權勢在德國坐着第二把交椅了，爲什麼不住大洋房自己享受點？你不能一天工作到晚呀！』希姆萊把夾鼻眼鏡脫下來揩揩灰塵，這是他感覺煩悶時的表象，他重重的說，『哦，我不能這樣做，也不曉得怎樣做。我永遠是個單調的人，工作和家庭就是我所需要的。』

去年希姆萊於指揮屠殺猶太人之後回到家中，那時他的女兒皮皮開了一個兒童宴會，他參加爲

一個藹然可親的主人。他不喜把保鏢顯露出來，大多數國社黨黨員都以保鏢們前呼後擁為得意的表記，這恰恰和他的個性相反。他很少娛樂，偶然赴音樂院時他的保鏢們隱藏得非常之好，當他乘汽車馳過柏林市上時前後若干護衛車看上去完全像普通老百姓所乘的。他後來接受李氏勸告用兩萬美元在巴伐利亞亞爾卑斯山德根西地方買了一所房子算是贈給皮皮的禮物，他至今還在不斷地說那是太奢侈了。

十五年之前一部份國社黨內層要角聚在慕尼黑黑啤酒店裏，那時希特勒被禁於蘭得斯堡（Landsberg）要塞，代表希氏出席的是格勒哥爾斯特萊薩（Gregor Strasser），希姆萊也在場。斯特萊薩闡明國社主義的美德說，『即以我的秘書為例——就是坐在這裏的靜如處女的希姆萊』一面說他一面把一隻手擱在希姆萊的肩頭上，『他是一個好職員，精細而澈底，對人事與組織都有着非常透明的鑒別力。但是，他在本黨運動中永遠幹不出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來，他太溫和了，他的思想和外貌都像書店老闆——一個小店主。』那位靜如處女的希姆萊的眼睛在夾鼻眼鏡下一閃一閃的張闔着，臉上微微一笑，他沒說什麼。在座的國社黨員都覺得希姆萊的確太溫和了。

一九三四年六月清黨之役，斯特萊薩和數百老同志都被靜如處女的希姆萊殺死了。這位『小店

主』有着使人不能相信的鐵腕，他的手腕比之一百五十年前拿破崙的密探長福支（Joseph Fouche）更爲毒辣。

希姆萊是國社黨黑衫隊領袖。國社黨原有兩種武裝組織，一爲 S. A. 卽褐衫隊，一爲 S. S. (Schutzstaffel) 卽黑衫隊。在希姆萊手下有四十五萬忠於主義的德國青年，他們全副武裝，受過精密訓練，並且完全機械化。自二次大城爆發以來，他們全部動員。該組織原係用以保衛希特勒及其左右，附帶任務爲監守集中營及鎮壓反動派等，在希姆萊管理之下現已與正規軍無異，有各種新式設備如坦克車、炮隊、飛機等，德國征服奧、捷、波、丹、挪、荷、比都有他們的力量。

德國正規軍僅僅做了點不可少的開鎗及轟炸等動作，其餘都留給希姆萊去幹。他以恐怖手段及強迫移居方法統治着各國淪陷區，他兼任波蘭特務委員長，波蘭集中營有人滿之患。這位溫和的『小店主』想以減少人口爲解決波蘭問題的方法，除波蘭外捷克等國處境較優，但是歐洲已被德國侵入或將被侵入的若干國家其對希姆萊及其軍隊的恐怖超過了對正規軍大舉轟炸的恐怖。

七年以來希姆萊把德國『反動派』捕殺殆盡，他現任德國祕警總監，負元首安全之責，希特勒日理萬幾，對於小問題授希姆萊以自由處理之全權，如逮捕、審判、判決、送往集中營或判處死刑等，不必依

照普通法律的手續。

亞爾培親王街是他的總部所在地，其中最主要的是祕警部（Gestapo），由黑衫隊及警局老練的探員中挑選一批最精幹的份子組織而成，有二千五百名在特務政治工作班受過訓練，該校組織人及監督海得力克（Reinhard Heydrich）是希姆萊右臂——一個陰沉而殘忍的青年。他們的輔助工具是全國大間諜網散布於各地如商店、辦公室、工廠、旅館、飯店、大學、海陸空軍等處。

他們發現了有價值的情報其報酬優厚而敏捷。柏林總部派有二百人專管『情報分類』加以『索隱』並且編號保存起來。竊聽電話也是他們的慣技，不過逮捕犯人却由黑衫隊執行。希姆萊把祕警看得非常重要，他樂此不疲，常常親自審問犯人，那時他的天性才真正顯露出來，聲音異常尖銳，目中射出一股凶光，雖壯漢亦為戰慄。過去七年中約有一百萬德國人走入亞爾培親王街大廈的地窟裏或全國各支部裏而被解到集中營，其中死亡無算。

集中營也是希姆萊的新發明，由『骷髏隊』管理（黑衫隊的一種組織）原以之為拘留猶太人及共產黨人之用，後來發言不慎的國社黨員也加入了。另一組織希姆萊引以自傲的是分布國外的政治祕密警，人數五千，監視海外僑民和組織破壞外國政府的機關。當德國將有事於奧國或捷克時，於數

月之前先把他們配置在對方德國使領館或旅行社之內所以當對方政府瓦解時該國反德派往往在二十四小時之內被捕。在波蘭，守軍的交通線被破壞，在挪威，除以突擊手段粉碎其抗戰力量外，國王哈康幾被生擒。

另一組織是保護希特勒的特衛隊，人數三千，由最忠實最高等的黑衫隊組成。他們受訓比正規軍更爲嚴格，其黑衫制服異常考究。當希特勒卜居貝鎮時，有三百人團圍保護着他，在柏林時則有一百人分布總理府周圍，其餘都駐在利支特菲爾德郊外大營房裏隨喚隨到。希特勒倘到奧國或捷克去，先派他們清道，希特勒向羣衆演說時他們密密層層地防衛着，隨時把可疑的消息或事實報告希姆萊。

希姆萊以祕警爲耳目，以黑衫隊爲拳足，他在政治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他搜集各要人弱點及穢史編成記錄，連黨中最高層都不能例外，柏林相傳他自己也有一份記錄，這是他削平異己的無上利器，自褐衫隊領袖羅姆以至陸軍總司令佛利區將軍莫不如此，德國閣員有八位參加了黑衫隊，戈林和郭培爾自然在內，他們見了希姆萊也要低頭。希姆萊最大本領就是在羣衆一團怒火中他獨有一副冷靜頭腦。

他生於巴伐利亞亞爾卑司山康士坦斯湖畔之林陶村，乃父是學校教務長和天主教徒，希望兒子

受着一切的宗教教育，第一次大戰打斷了這個念頭，希姆萊十七歲時參加巴伐利亞步兵第十七團在團部服務，其機智頗爲上官所嘉許。戰後留居慕尼黑，他反對當地的左派統治，加入了那時剛在萌芽時代的國社黨運動，他一面在肥料廠工作，一面參加政治運動。希特勒是他最崇拜的一人，所以他恨猶太人、共產黨、共濟會會員比一切人還要厲害。他崇拜希特勒到什麼程度？他蓄着希特勒式鬚鬚，只略短一點以示不敢僭越之意。他參加了慕尼黑反共組織名叫 Freikorps Reichshagge 的。

一九二三年慕尼黑暴動失敗，希姆萊失去工廠中工作，兩年中過着極端刻苦的生活，擔任國社黨巨頭斯特萊薩的祕書，同時投入慕尼黑大學農科，想做一個碌碌無聞的農夫。一九二五年希特勒獲得自由，他在牢獄中擬就黨政大綱，回到慕尼黑準備再幹，由於斯特萊薩保舉，希姆萊一躍而爲巴伐利亞南部國社黨商業經理。

那時共產黨與國社黨互爭雄長，希特勒就想着組織護衛隊 (Schutzstaffel)，以大罐頭爲武器驅散共產黨徒的騷擾，希姆萊參加了這個組織爲希特勒親隨之一。一九二七年升爲該組織的副領袖，這就是SS隊的前身。

希姆萊富於組織天才，把SS隊特務部組織爲競選機器分布於巴伐利亞每一城鎮中，輔之以宣

傳工作及『肅反』工作。後來國社黨在議會中的名額開始增加。一九二九年希姆萊升任SS隊正首領，擁有黨徒十餘萬，爲黨中最強武力。一九三〇年當選爲國會議員，準備將勢力擴充到全國，派遣SS隊跟蹤國社黨的反對派，編就『定刑法』。當國會縱火案之夕，他就很快地執行了他的任務，其間相距僅有三年。韋瑪共和國既倒，被捕者紙不絕書，全國警察局布滿了SS隊隊員，這是歷史上一個奇蹟。

希特勒任命希姆萊爲慕尼黑黑警察長以酬其功，數月後擢爲全國處置政治犯及罪犯的警察長，只有普魯士除外，因爲戈林不甘退讓，在普魯士另有一種獨立的警察組織，希姆萊並不與之計較。他埋頭伏案組織秘密警，增強SS隊，等着機會再說。

褐衫隊即S.A.原爲國社黨最大武力，那時該隊隊員增至一百廿萬，但大部份散漫不受約束，希特勒深感『尾大不掉』之苦。褐衫隊領袖羅姆曾與希特勒駢肩苦鬥，有一時期棄之而去，擔任玻利維亞（南美一國）軍事顧問，當他回國時野心一步步擴大，主張『真正革命』，把S.A.隊加入正規軍而爲其中之主幹，但同一時期希特勒與萊因區工業巨子妥協了，他們供給黨費；又與陸軍將領妥協了，他們不反對黨的發展；羅姆手下的褐衫隊與希特勒意見相左，並且是當前的一個障礙物，所以希特勒單單倚靠了希姆萊所領導的黑衫隊而有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清黨之役。

羅姆被殺後，S.A. 隊風流雲散，S.S. 隊和祕密警成為國社黨武力的結晶體。後來希特勒戈林捐棄成見，使希姆萊成爲全國獨一無二的警察長。他有大量金錢供其揮霍，他說他曾經研究過全世界一切大規模的警察制度，他要創立一個壓倒一切的新制度，與德國永垂不朽。

S.S. 隊成爲『血的貴族』即德國新『特權階級』隊員之選拔異常認真，『阿利安』血統一直要追溯到一七五〇年，年齡廿一歲須經過勞動與軍事兩重服役，取得隊員資格後即容易跨入『元首學校』與最好的政治職位，因此希姆萊能在德國上等家庭中物色他的隊員。他又按照條頓武士遺風造成隊員的一種習慣，假使有兩個隊員發生嚴重爭執，取決於『榮譽法庭』。這法庭能命令他們來一次死的決鬥。隊員結婚時限制極嚴，新娘須爲純粹德國人，且須經過『信仰』及『母親技能』的考試。同時他却鼓勵隊員們養私生子，養私生子的母親免費送往醫院調養，這種醫院最大之一在巴伐利亞 亞爾卑司山，希姆萊錫以嘉名曰『生命之源泉』。

一九三八年希姆萊奉命進行最艱危的工作：是年二月軍部反對希特勒進攻奧國計畫，希姆萊就把各人不名譽的紀錄送呈希特勒，根據這個削去他們的職務，白倫堡上將和佛利區將軍因之下野。德與合併後九月間希特勒有志於捷克又需要一次『肅軍』，希姆萊又供給一次材料，是年年底解職者

有將領十七人和官吏數百人。當用兵波蘭之前希姆萊依樣葫蘆幾乎造成了正規軍與 S.S. 隊極嚴重的摩擦，幸虧作戰順利才把希特勒個人及 S.S. 隊的威望升到最高峯，沒人敢說半句反對的話。

S.S. 隊員雖擁有最大的戰鬥力，希特勒却不把他們送到火線上，爲的是他們的工作比衝鋒陷陣更爲重要。希特勒常說，『希姆萊具有最精細腦力，是一部重要機器。』

一九四〇，七，十八。

德海軍總司令雷得素描

一輛黑色大汽車髹以藍色和金色德國海軍標記開過威廉街駛入總理府，一個侏儒跳下車來，到了裏面和穿有灰色大衣及鍍金鈕的另一侏儒見面，前一侏儒是雷得海軍上將，後一侏儒是德國最高統帥希特勒。

希氏向之商議進攻斯干的那維亞的策略：當使用陸空軍時先得派海軍到斯卡加拉克海峽牽制英國艦隊，在那裏打通一條運輸路線。雷得皺着眉頭說，德國海軍僅有主力艦兩艘、袖珍艦兩艘、巡洋艦八艘、驅逐艦四十艘，而英國則有主力艦及巨型巡洋艦十四艘、航空母艦六艘、巡洋艦六十四艘、驅逐艦一百九十四艘，那簡直不是對手。

希氏焦燥地拍着桌子，『海軍也得盡職，丟了船算什麼船不是戰爭工具之一嗎？爲獲致戰果，難道必要時不能犧牲點？』德國比不上英國是個大海軍國，但是德國視軍艦如炮彈，其目的在於予敵人以莫大創傷。我們現在目的是在斯干的那維亞，一切犧牲均所不顧。』

雷得上將唯唯稱是。

『自費』命令頒布後，德國小小海軍駛入斯卡拉克海峽及北海與龐大無比的英海軍爲敵。同時德國陸軍來一個閃電戰術。

『這是戰略上錯誤，與拿破侖進攻西班牙之錯誤如出一轍。』英國海相邱吉爾一面叫，一面放出大批戰爭獵犬——巡洋艦與驅逐艦——從佛斯灣及斯卡巴佛維開出接受德國的挑戰。德國人只信任陸軍和空軍，對海軍則呼之爲『政治的拖油瓶』，不相信它有興風作浪的能力。

希特勒却另有主意：他以爲德國北海之勝利完全寄托在德國海軍能否以小敵大，能否打通一條運輸路線。當英德海戰在挪威沿海經過兩星期之後，英方宣布德海軍損失主力艦一艘、巡洋艦四艘、驅逐艦三艘、潛水艇若干、運輸艦二十艘、飛機二十一架。

德國新海軍的總司令及其創造者就是薄嘴唇，寡言笑，六十四歲，身長五呎六吋，服務海軍已有四十六年的雷得上將。他起初是個『公事房的司令』（上次德國戰敗後成爲無海軍之國。）他一再主張建造袖珍艦、驅逐艦和潛水艇，無如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德國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陸軍及空軍上。由於希特勒對雷得的私人友誼，戈林的參謀部才允許撥一點鋼鐵製造軍艦。雷得常向希氏說：『要與海上強國爭雄，其勝負必於海上決之。』希氏頗爲所動。

雷得得希氏信心就失去海軍及全國大多數人士信心；他們認軍事部份是具有獨立性的，可以遏制希特勒的雄才大略，可是雷得只能無條件服從希氏因而取得希氏對重建海軍的允諾，一般人視雷得爲國社黨工具之一。然而北歐一戰他却表現了以小敵大的英才。

大家都說雷得以盲從元首保全其地位並非無因之談：當德政府賦使西班牙陸軍革命時雷得服從元首命令派艦援助佛蘭哥炮轟不設防城市阿爾美利亞，一般人指爲『違反海軍常例』；德國海軍界以『褻瀆海軍尊嚴』紛紛提出辭表。自二次大戰爆發後，德艦斯比號（Graf Spee）被迫停泊於中立國海港，奉希氏命令（由雷得副署）自行炸沉，又是一次褻瀆海軍尊嚴的動作。斯比號艦長蘭格司多夫（Hans Langsdorf）是上次大戰時雷得的戰友。

希氏喜悅他的馴良，但不能一口氣擢爲『特級海軍上將』，因爲這頭銜將與戈林相等，所以特創一例於一九三六年雷得誕辰授以『海軍唯一上將』之榮稱。希氏最喜奉命唯謹的角色，一九三四年進兵萊茵之前希氏曾與雷得商及，而當時國防部長白倫堡上將陸軍總司令佛利區將軍甚至連戈林都還睡在鼓裏。一九三七年雷得鑽入了國社黨的機密會議。一九三八年希氏稱述他的許多功績之後晉授爲特級海軍上將。

雷得察察爲明，檢查軍艦時連廚房和水手臥室都不放鬆，常常出人不意的到海軍根據地，小而至於制服是否畢挺，盆花是否位置適宜無不加以挑剔。一次到威廉港，有一隻潛水艇隨着一艘巡洋艦航行六星期之久剛剛進港，水手出艙時面色泛着慘白，鬍鬚久未修剃，手臉都很醜陋，雷得不禁大怒，罵他們欠整齊就是無能的表現。

他是個節制飲食者，把嚴厲法律置於海軍中，官員及水兵着制服時不許至酒店及酒吧間，值班之前不得飲酒（用嗅氣的偵察法），官兵對之深表不滿。還有一道「空肚子不得吸烟」的禁令，他認爲這是有害健康的。海軍官兵着制服時不得在街上或公共交通如電車、火車等處吸烟。他反對女人截髮、塗胭脂、着短裙、塗指甲油及吸烟等，嚴囑青年官員勸導他們的妻子必須遵守他的信條。一次一個外國武官的女兒在官場酬酢中着了一雙德國政界從來未見的沒有後跟的鞋子，他不禁大生其氣。他堅持海軍學校青年學生必須嚴守獨身主義，除極少有的偶然機會許其參加鄰城週末跳舞會外不得參加任何跳舞，而那種特許參加的跳舞會也限於夜十時前返校。

比這些嚴律更不受人歡迎的是他頒布了一道命令，凡參加上次大戰而現在又被召入伍的老海軍官員不得再稱爲後備官員而呼之爲「代替官員」，這個字的意義在德國人看起來是極不愉快的。

在柏林，雷得住在樸實的夏洛吞堡村，星期日上午攜着獵狗散步，偶然在斐爾哈蒙利克廣廳欣賞威廉福特文格勒奏演皮索芬或白勒罕名曲。他最喜駕駛小帆船，每年夏季常到基爾港消磨若干時日；陸地運動喜的是足球，每次比賽時必到場，着便服雜坐觀眾中，不爲人所注意。

他家中雖懸有英海軍大將哲利科親筆簽名的照片，而且他說得一口好英國話，他和他元首一樣的痛恨英國人，常說『英國擁有最強海軍』一語是一派鬼話，必須予以打破，打破的方法是把被英國在海上加害至數十年的各國聯合起來予英海軍以致命創傷。他所指被害者是德意兩國。他還想正告全世界，英國傳統戰爭中所謂『俠義風格』完全是欺人之談；他有兩本具有歷史性與上次大戰有關的著作，在『在外國海上的巡洋艦戰爭』一書中指斥英國野蠻及不公道的戰術，序言中謂『此書用以紀念德國官兵戰時的俠義風格，同時反證英國官兵之不俠義，他們對將沉沒的船隻拒絕援手，並且鎗擊毫無抵抗的海員。』

雷得是德國蒂爾比茲 (Von Tirpitz) 以後的第一位海軍大帥。他並非海軍名門之後，一八七六年生於西勒西亞之文得斯貝克，其父爲小官僚，一八九四年投身海軍，因身材渺小不爲人所注意，派充海軍雜誌編輯，一九一〇年派往皇家游艇霍亨索倫號任駕駛員，在那裏遇見了性情粗暴的巴伐利亞

海軍官員希伯 (Franz Hipper)，深賞其心細如髮，當時向他說了句戲言，『將來我做到海軍司令，一定請你做參謀長。』

六年後希伯升任海軍副司令，率領斥埃艦隊，雷得果然做了他的參謀長。一九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他倆同在旗艦魯特佐號 (Lutzow) 開始丹麥的大海戰，與英國艦隊司令伯特 (Sir David Beatty) 所率戰鬥艦及輕巡洋艦作戰。那時希伯不會知道英國海軍大將哲利科 (Sir John Jellicoe) 率領主力艦二十四艘、戰鬥艦三艘、巡洋艦二十四艘、驅逐艦五十二艘，在相距僅五十二海里的東北角，同時伯特亦不會知道德國海軍總司令希爾 (Reinhard Scheer) 率領主力艦二十二艘、巡洋艦六艘、驅逐艦三十一艘，在相距四十七海里的東南角乘風破浪而來。

氣候陰沉的下午，斯卡加拉克海峽有一場翻江倒海的惡戰，次日黎明英艦被擊沉十四艘，死者六千〇九十七人，德艦損失十一艘，死者二千五百五十一人，這當中英國四分之三生命與噸位的損失是由於三艘巨艦之爆裂——裝甲太薄，交綏時火藥庫中彈而爆裂。——同時德國旗艦魯特佐號中彈破裂，希伯和雷得兩人棄船逃命，由驅逐艦載往主力艦摩爾基號 (Moltke)，那時彈丸橫飛，其危險不言而喻。

丹麥大海戰斷送了德國大批軍艦，而英國仍握北海之霸權。德國海軍領袖（雷得自然在內）在柏林力爭海軍補充計畫，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一切爭論都完了，而那時德國海軍兵士還相信他們長官所說『光榮之成功與最後之勝利』的一派鬼話，結果他們把船開到斯卡巴佛羅向協約國乞降。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國海軍自動擊沉了七十四艘，怕的是被英國沒收，這是有史以來海軍大擊沉之第一次。後來凡爾賽和約告成，德國海軍戰前的一點點基礎爲之掃蕩無遺。

本來德國海軍歷史是短促的，由於一個人的毅力所造成，這人就是德皇威廉第二。他感覺海軍之重要，他羨慕英國海上權威，決心把德國由『陸上之強』再造成『海上之強』的地位。爲着他的決心，最後才取得建造海軍及設立海軍訓練學校的經費。他的海軍總司令蒂爾比茲是德國海軍界第一個大人物，在帝力支持下強迫國會通過海軍計畫，這是二十世紀初期德國首次建立海軍的一段過程。

機會很湊巧，那時德國富強無比，足與英國在海上爭一日之短長。那時也正是無畏艦剛抬頭的時候，這使過去大部份海軍軍備歸於無用，假使德國提早了造艦程序，一定得花冤枉錢造了許多木製船，假使再慢一步，則英國先着祖鞭，德國將望塵莫及，所以德國第一次造艦是正當其時。到一九〇六年她已能和英國在建造巨型艦上角逐爭雄，而巨型艦是當時兩國艦隊的核心。

德國海軍界既無德雷克或納爾遜一流前輩人物彪炳史冊，也沒有數世紀以來馳騁海上唯吾獨尊的史跡可資觀摩，除了 Hanseatic League 時期（德國一種海員組織）在北歐沿海各城聯合起來擴充海上商業一事之外，德國可說從未插足於海軍史。一八〇五年特拉法爾加之役，德國尚未統一，一八五〇年德國與普魯士邦海軍官員僅有二十九人，海軍士兵三百七十八人，那時德國所謂海軍是兩隻帆船時代的巡洋艦和兩隻蒸汽機炮艇。

一八五六年德國海軍做了點小事：普魯士阿達伯特親王（Adalbert）航行地中海作冒險海外的壯舉，且因摩洛哥人於數年前曾搶劫一隻德國商船，特由海中炮轟摩洛哥炮台以示懲罰，自己也死了七人傷了二十二。即在俾士麥時代，德國海軍也只有帆船時代的巡洋艦八隻、縱帆式帆船六隻、裝甲低舷戰艦七隻、極小巡洋艦廿隻。

德國是個說得到做得到的國家，一旦決定要海軍，馬上迎頭趕上，完全以英國為標本。除英國外她的海軍建設超過其他各國，一九一四年其噸位躍居第二，有精良艦隊三十八艘，而英國則有六十九艘，這對德國是一件非常吃重的工作：第一經驗不足，第二那時德國漸漸潛伏不安定的因素，而英國海軍一直保持着光榮歷史。那時英國人唱着『英國人統治着波浪』的曲子，小兒們在倫敦市上嚷着『我

們有人、有船、有錢，英國人自負地說他們有四艘新艦命名爲『常勝』、『無敵』、『無畏』、『勝利者』是名副其實的結果就來了丹麥和斯卡巴佛羅的大海戰。

一九二八年雷得升爲海軍總司令，其職級爲海軍副上將，不過徒擁虛名，那時德國海軍在凡爾賽條約下減至一萬五千人和幾隻既老且慢的船，簡直無海軍之可言。戰後十年德國陷於貧困、分裂、無能之慘境，雖欲進行小海軍計畫亦不可得，雷得所統率的只有新巡洋艦三艘、魚雷艇十二艘及破舊船隻若干，潛水艇絕對不許建造，新艦隊炮徑受嚴格限制，而雷得排除萬難，先後造成二百隻各級新艦，希特勒對之頗垂青眼。

雷得鑒於建造主力艦一艘需時五年，且非德國物力所能勝任，而德國海軍超過英國海軍噸位尤爲不可能之事，所以他採取『次等海軍國』政策，集中於潛水艇戰術及海洋之襲擊。他升任海軍總司令後首次演說即提及「僅恃水面船隻，在未來大戰中毫無意義，」後來『襲擊』這一字成了他的標語和政策。當德國可自由建造潛水艇之前四年，雷得即大膽宣稱將來英國倘敢封鎖德國，將遭遇酷烈無比的潛水艇戰爭。

他首先製造的一艘戰艦是德意志號於一九三三年下水，續造兩艘同樣的船就是斯比號和希爾

上將號，其航行速率甚高，駛行大洋時無需倚靠添煤站（海外根據地），這種新式戰艦使世界爲之驚羨，這是『海洋襲擊』的利器。那時雷得自豪地說，『他國船隻有善鬥而不善走的，也有善走而不善鬥的，我們這種船可以逃避任何戰鬥力較強的敵艦，同時亦可擊敗任何航行速率較高的敵艦。』

德國退出軍縮會議，隨後希特勒登台與英國簽訂英德海軍協約，於是雷得暗中準備着以英國爲對象的海軍計畫。雷得認識袖珍艦的重要性，其識見高人一等，英德海約爲百與卅五之比，造艦種類不受限制，這是雷得『海軍外交』的成功。德國海軍噸位尙不及英國所有者百分之廿五，不過她可以集中力量造自己所選擇所需要的艦類，這是對大海軍國出奇制勝的方法。

雷得原擬不造主力艦與航空母艦，專力於快巡洋艦及潛水艇，希特勒不以爲然，他要巨艦巨炮，雷得不能不聽命，所以兩艘二萬六千噸的主力艦即香巴斯特號（Scharnhorst）及格尼斯老號（Gneisenau）開始建造，接着還有加造兩艘三萬五千噸的主力艦即俾斯麥號及蒂爾比茲號的計畫，後來又造了兩艘航空母艦來完成希特勒好大喜功的志願。事實上證明雷得的見解是對的，希特勒是門外漢故作聰明，俾斯麥號與蒂爾比茲號尙未落成，可是斯比號已自行擊沉了。德國主力艦無論怎樣總難趕上英國主力艦的既成威力。

雷得現可隨心所欲的進行潛水艇計畫。上次大戰時德國潛水艇使英國輸運損失千餘萬噸，大戰末期德國有潛水艇三百八十三隻，沉沒了一百七十八隻，這次大戰發生時她有潛水艇七隊共計六十隻，另有廿八隻在建造中，如以上次大戰爲例，那時（即戰爭末期）德國有二百廿六隻潛水艇在建造中，三個月就可造成一隻小潛艇，那麼雷得補充他的水底艦隊是高於協約國能够擊沉德國潛水艇的比率。

除船隻外海軍人才之養成也是極需的。上次大戰失敗後德國海軍長期之不活動漸使德國人忘記了海軍，因船隻缺乏，德國連凡爾賽和約所許存在的海軍力亦幾幾無法維持，至一九三四年實行強迫軍訓後德國水兵才够分配。

新巡洋艦與袖珍艦之復活使德國人對海軍重感興趣：第一次巡游海外的愛姆登號（Emden）與德意志號出發時載着一批青年練習生，各國款待殷勤，這使德國有志觀光全世界的青年們爲之神往而羣趨於海軍之一途，德國海軍當局才能挑選最合格的人民把他們造成最優良的軍官。德國在史勒斯維格——荷爾斯丹有一所茂爾維克（Murwik）海軍學校，這是訓練海軍人才的中心地點像美國的阿那波利司（Annapolis）一樣，報名投考之前先得完畢了體育課程和勞工服務半年以上，學校

當局對於學生資格詳細審查過，倘認為合格即召之面試並舉行體格檢驗，受訓期三年，最初五個月受嚴格軍事訓練，五個月後到練習艦（有兩艘）實習航海術與海員基本技術為期四個月，再後就派往軍艦上作環球旅行八個月，回國後在校上課九個月，課程中以地理及語言（尤其是英語）為最重要。

德國海軍在上次大戰時受了苦痛的經驗，雷得上將就是死裏逃生的一個。他現在掌握大權，在二次大戰中再作一次試驗，而戰場恰恰又在丹麥海和斯卡加拉克海峽。當他的新巡洋艦和驅逐艦沉失的時候，他回憶到以前上級長官的訓示，「戰艦的歸宿地是海底，當一個魚雷手把魚雷放出的時候，他決不想把魚雷收回。」

一九四〇，六，廿九。

德國婦女領袖克林克

克林克 (Frau Gertrud Scholtz Klink) 是全世界權勢最大的女子。她不僅管理三千萬德國婦女，連最近在卍字旗幟下二千萬婦女也在掌握中，世界每一重要城市分布着她的黨徒。她與戈林、希姆萊、赫斯等同為國社黨十巨頭之一。

她管理婦女生活中任何事件，告訴她們『應當養幾個孩子，什麼時候穿什麼衣服，應當選擇什麼食物及其烹調法，當丈夫或兒子赴前線時應當說些什麼話，尤須面帶笑容，當丈夫或兒子陣亡時應當怎樣動作——微笑是必需的。』總之婦女是家庭精神的負責者，也是民族道德的核心。

她擁有五萬女國社黨員，其組織名曰『Frauenschatz』，每一城市設有分會，每一會員有特別任務——或巡視菜市場，或擔任當地報紙婦女欄編輯，或為大公寓女指導員。該組織下另一組織為『婦女前線』，德國任何婦女團體必在『婦女前線』控制下，不論縫紉會、俱樂部或文藝會等。

克林克最大任務為小孩的床和廚房的鍋。根據黨義，女人要不斷養兒以供前線之用，不斷為國捐軀，這政策名曰『獎勵人口政策』，因此『婦女前線』訓練青年女子使她覺得世間最快樂事無如養

兒，倘有延誤佳期的，『婦女前線』馬上派人訪問她，錢不夠，國家可以借貸，沒有對象，全國充滿着優秀英挺的阿利安種青年。

女子結婚後要有小孩，婚後一年半無生育即有受過嚴格訓練的『社會指導員』跑上門指東劃西，向甲說『以小兒供獻國家爲愛國婦女責任』，向乙說『做母親多麼光榮而愉快』。倘因經濟關係，政府援助從未中止，倘因生理關係，醫生馬上登門診察；除此以外以電影、播音及書報爲宣傳工具，製造婦女必需的情感上背景。

第二任務爲以無線電、新聞紙及活動廚房教導婦女怎樣採取富有養料食物藉以增進民族之健康。德國任何人非經『婦女總部』允許不能發表食譜，無線電逐日廣播吩咐婦女們買些什麼或某者不宜購食，每一公寓或一排小屋中都有一個『婦女前線』監察員常於無意中跑進廚房察看爐子上煮些什麼，食櫥裏存些什麼，有時連垃圾桶也要翻開看看。

克林克是鄉下醫生的妻子。她離開家庭躋於國社黨領袖之列其中却有一段奇特經過：一九三二年她會見希特勒是由台爾司女士 (Marie Diers) 介紹，台爾司是婦女問題女作家，於一九二七年起歸附希氏。她們向希氏說，國社黨沒有一個女發言人實在是錯誤，希氏大發雷霆說，『我最反對女政客，

任何黨的集會我不能允許女性討論政治，即專門討論婦女問題的集會亦應由男子召集，婦女們只能在他指導下發表意見。」

克林克那時總想發現希特勒因何厭惡女性的理由，她聽到希氏提及婦女總不外「害人精、壞蛋、野女人」種種字眼。

國社黨是男人的黨，排斥女性的黨，希特勒已使德國男子強健而漂亮，婦女們當感激之不暇，還有什麼想頭？可是克林克却以為婦女應作新時代利器。當希氏躍登政治舞台時她寫過一封長信給台爾司，在家靜候佳音，那時有一位美貌女子叫麗狄亞的（Lydia Gottschewsky）和郭培爾一同工作五年，自稱為德國第一位婦女領袖，同時台爾司亦已出人頭地，還有基爾地方青年女記者歐麗卡（Erika Kirmsee）到柏林投入希氏旗幟之下，這兩個聯合攻擊麗狄亞，後來麗狄亞患歇斯特里病由歐麗卡伴送入醫院，從此長辭人世。

當晚台爾司打電報給克林克：『一切已就緒，赫斯和我望你速來。』克林克初出茅廬時非常機警，在偏僻地點找到一所破陋房屋為辦公所，宣稱九個月之內她不在公衆場所發表演說。她和勞工陣線領袖李博士（Robert Ley）爭辯三月之久，歐麗卡助之舌戰，李博士才應許女工劃歸女領袖管理。不

料一波甫平，一波又起：青年領袖柏爾得（Baldur von Schirach）堅決主張女青年應置於他的控制下，不容他人越俎，克林克知道明爭徒費唇舌，就用暗箭偵察柏爾得不可告人之醜，結果柏爾得只好屈服。後來接連戰勝了郭培爾、希姆萊和參謀部頑固人物。

九個月後她離開破陋僻遠的地方而將總部移設於柏林摩登區一所大廈裏。可是她穿得仍然很樸實，像一個國社黨的理想女人。她把三個女兒帶來，這可證明她有德國母親的資格。她要求取得與希姆萊所有同樣機敏的SS隊保鏢，與戈林所有同樣簇新雪亮的汽車，一一如願以償，還附帶赫赫權勢和大量金錢。

富貴不忘夙玷，她想替丈夫在柏林謀一個好位置。那時她丈夫仍然在鄉下行醫，以直截了當的話答覆『我不！』

大戰爆發使這位女領袖的重要性大大增加：她是戰爭機構中必要部門，當鞏鼓聲動後，她的員司不斷到每戶人家喚起德國婦女的新精神，每星期她們都接到新訓令教她們說些什麼話，談及德國榮譽之勝利時她們說『爲實踐元首計劃使德國偉大、強盛而歡樂，必須忍受目前犧牲，這完全是爲子孫造福，德國母親必須犧牲一己、丈夫或兒子，爲着綿延不絕的後代。』

婦女總部另一任務爲管理代男子在兵工廠及農田中服務的女子。每一工廠都設有『社會部』糾正廠中婦女道德，給她們經濟援助或善意指導；『社會部』無形中就是女警察，關於女工各問題都得向之報告，實際上她們所指導的大半是養兒育女的事，即所謂『人口政策』。

這類影響婦女思想的動作不僅限於德國本部；當希氏擴展疆土以前克林克早已邀請各國婦女領袖參觀『德國婦女驚人的社會進步』，由其重要助手歐麗卡引導，且擇尤介見希氏，這是最有效率的宣傳策略。

女領袖曾兩度赴國外宣傳：第一次訪問英國愛斯葵斯夫人表示嚶鳴求友之意，可是夫人給以古板死氣的英國禮貌把她嚇退了，同時她的一身怪裝束深使夫人不悅；第二次到瑞典亦無結果。她放棄了個人外交繼續與各地婦女組織『合作』，把綺年玉貌的女黨員派往各國旅行，並向美、英、斯干的那維亞各國婦女界散發數百萬小冊子。

總部辦公室地圖上紅標記布滿了拉丁美洲和芝加哥、洛杉磯、巴蒂慕爾、斐勒德菲亞、紐約各處，每一標記表明當地已組織婦女分會。當德軍侵入丹挪二十四小時後當地女第五縱隊即奉有命令組織婦女分會。荷比、法亦有同樣組織。最後目的是把這組織分布在全世界。一九四〇，十一，廿二。

現代德國的『俾士麥』

希特勒在『國社黨要人言論集』上說，『李本特洛甫是現代歐洲最大的政治家，其才力為德國過去所未有，即俾士麥較之亦有愧色。他厭惡英國正合着我的口味。』

這位黃髮碧睛行年四十有九的德外長看起來似乎『一表堂堂』可是他那剛愎自用和傲然自大的表情使他的摯友都不喜悅他。善諛者說他是貴族之裔，其遠祖為條頓王子李培特，十二世紀時有一個武士家庭住在 Salzufen 附近利卜地方的『李本特洛甫大廈』是有史籍可考的。然而反對者說他的祖先並無 Von（德人尊稱）的稱號。

他的父親是戍守荷蘭邊境的一個中尉，大戰時再入伍，攻俄之役不無微勞。李氏小時在Cassel 和 Metz 兩地讀書，富於方言天才，先後赴英、法、瑞士求學，善奏提琴，一九〇六年只有十六歲，參加瑞士滑車競賽的德國隊擔任車後的掌舵者。翌年到加拿大聖勞倫司河修造梁橋時，他由工人升為辦事員，四年後他是個頗有政治興趣的工程師。一九一四年沃太華有一次外交辯論會，他發表預言，『英國永不會參加歐戰』第二天英國向德國宣戰。

這位失敗的預言家馬上搭荷蘭貨船回德國，經過法爾馬斯口外被英艦檢查，在輪船上發現大批德國旅客都是趕回去參戰的，都一一被英國拘留了。兩天後荷蘭貨船到了德國，李氏和一位同伴却從煤艙裏鑽了出來。

隨即派往西線在第十二輕騎兵隊工作，因傷調往東線得任上尉副官，大戰後升任上校，做了凡爾賽和會中的德國代表之一。後來和德國香檳大王 Anna Henckell的女兒結婚，從此夫以妻貴，擔任該廠巡遊歐洲的推銷員。

他有一個未出嫁的姨母擁有 Von Ribbentrop 的尊號。他千方百計地過繼給她做兒子。按照德國習慣，Von 字是爵爺的稱呼。

一九三〇年國社黨競選勝利，李氏頓起『攀龍附鳳』的感想。同時李氏是方言家和闊女婿，希特勒亦有『求賢若渴』之意。李氏毅然參加該黨，介紹希氏與富有的 Schroeder 男爵相見，由男爵輾轉介紹而與興登堡紅人巴本相識，希氏與巴本在科薩開了幾次秘密會議，卒之推翻了施萊轍內閣。一年半之後施萊轍被國社黨殺死。

李氏所得報酬是擔任『歐洲流動大使』一角，就在外交部長牛賴特之旁設立辦事機關，不啻德

外交界的『雙包案』。一九三四年四月他『流動』到倫敦擔任軍縮會議特別委員，成就了英德海軍協定，愈爲希特勒所信任。

這位『流動大使』在比利時煽動弗勒明族，想把德國失地歐本和美爾美的兩州從比利時手中收回來，又到波蘭促成德波友好條約。柏林人竊竊私語，『李氏的本領比希特勒高明得多，希特勒苦鬥了十四年才征服德國，李氏只費三年工夫就征服了希特勒。』

一九三七年德國駐英大使五十五歲的霍斯許忽在浴盆中中風逝世，李氏奉命繼任，就祭起許多法寶來玩弄英國：第一件，他提醒英國人『莫上共產黨的當』；第二件，他向英王喬治六世呈遞國書時行的是國社黨碰腳跟的敬禮；第三件，英政府雖然一再表示反對，他堅持要用國社黨的敬禮；第四件，他雇用德國工人把卡爾登大廈（德使館）大大擴充起來；第五件，他向英國德僑進行宣傳工作；第六件，他跑到利卜齊格一次集會中宣布『希特勒堅持收回德國舊有殖民地。』

本來應由希特勒親口宣布的話，竟由李氏搶先說出，這裏表明李氏之得寵專權。果然不久他做了德國名實相符的外交部長。一九三八年離開倫敦時他把英國恨入骨髓。

他料定英國是力求避免戰事的，所以在他獻策之後，德國一連有合併奧國及慕尼黑會議發生。

李氏雖善於估計英國，但是一九一四年的德國同樣不把英國放在眼下，所以構成割地賠款的莫大恥辱。德國倘不能適可而止，李氏倘仍堅持其『英國永不會參戰』的見解，必然有一天重蹈一九一四年的覆轍，這位全世界最偉大的政治家，比俾士麥更偉大的李本特洛甫，除開把希特勒捧做威廉二世之外，只怕沒有更大的天才可以表現的了。

自由法人領袖——特戈爾將軍

甘茂林和魏剛在其掌握軍權若干年以來，對於戰爭機械之革命無所體會，雖知德國在希特勒登台之前後積極整軍，而對德國新軍能用的坦克車及轟炸機之威力則漠不關心。當一九三二年希氏登台之前，一九三四年被任為總理及一九三九年大戰爆發之前夕，法國一位青年將領却爾士特戈爾屢次提出警告這警告，就是他在巴黎著名軍校 Ecole de Guerre發表的軍略演說，確有先見之明。

特戈爾現在英國組織自由法軍，他在法國陸軍高級將領中是個特殊人物，法國將領大部可別之為二派：一為社交派如甘茂林及前在牟斯河全軍覆沒的第九軍長哥勒卜（Corad）等，一為機警派如瘦弱莊嚴的亨齊格將軍（Huntziger）即法國議和代表，現充陸軍部長，特戈爾不屬於以上兩類，他生有高大身材及英雄氣概可稱之為好動派，他精於網球及騎術，築橋戲更是能手，其外表及聲帶都像個領袖羣倫的人物，沉着寡言，從不多說廢話。

特戈爾在社會上雖有聲譽，但無軍事學者之名，而這類人物在法軍中並非少數。他著有三部軍略傑作，即『劍尖』、『專門陸軍進階』及『法國及其軍隊』這些都是彙集在軍校的演稿而成的，指示

國人應充實機械化戰爭的準備。從他的著作上看起來，不但具有第一流軍事頭腦，且為改革傳統戰略的急進派。

他是天主教大學教授的兒子，一八九〇年十一月廿二日生於列黎 (Lille)，曾在聖西爾 (Saint Cyr)軍事學院求學，二十一歲出任二級中尉，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任步兵第三十三團一級中尉，曾三次受傷，最後一次在凡爾登被俘，屢逃未獲，直至戰事結束才被釋回國。那時他得着與貝當、魏剛兩人接近的機會，想改革他們領導軍事的陳舊觀念。

一九一四年貝當任第三十三團團長，正是特戈爾的頂頭上司，他在凡爾登因傷被俘時正值貝當身任凡爾登方面統帥，戰後在貝當帳下充任副官，追隨杖履有年。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蘇波之戰，特戈爾隨着魏剛往援波蘭，戰後調充母校聖西爾的軍事歷史教授，旋調往巴黎 de Guerre軍校，在那裏他貫輸機械化戰爭的新觀念。

後來擢升少校，統率萊因區 Chasseurs-a-pied隊。一九二九年派到近東，徧經伊拉克、伊朗及埃及等國，回國後擢升國防委員會祕書長。一九三七年他所主張『戰時須利用機械化部隊』的理論才有人贊成，因之奉派指揮第五十七坦克車隊，兩年後二次大戰爆發，升為第五軍坦克車隊總隊長。

本年五月十三日升任第四鐵甲師師長，該師於五月上旬頗著戰績。六月六日當索美河告急時，總理萊諾召之至巴黎任為戰時國防部次長。六月十日法國屈服之前，他以坦克車及飛機尚有餘力，堅主繼續抗戰，曾兩度飛往倫敦與邱吉爾相見，告以法國已臨最後關頭，英政府才提出組織英法聯邦的建議。最後形勢日非，他力勸政府遷往北非，卒以曲高和寡，他悄悄乘英機飛往倫敦，籲請法人組織自由法軍為祖國繼續作戰。

他手下現有數量小而訓練精的法軍。他的黨徒深信法國終有復活之一日。

一九四〇，十一，廿九。

史太林的私生活

史太林賦性沉默，無論在辦公室或私邸他總想避開人們的視線，獨自地讀書，獨自地沉思，這是盡人周知的事實。在大庭廣衆之間接見形形色色的人物，他最感覺頭痛。除開一年有數次站在多數黨員之前報告施政方針而外，其餘的時候只有莫洛托夫、伏諾希洛夫、卡昂諾維支等三五心腹及私人秘書隨時得和他會談。史氏服裝與其他各國首領不同，只穿了一件普通工人的衣服，下雨時罩上一件長外套，誰識得他是叱咤風雲的大人物？至於飲食一項，絕對不食外來之物，有時由夫人親手烹調，有時是推心置腹的廚子所做的。史氏周圍常常浮着暗殺的陰影，一杯茶一盤湯之微亦不可大意。人人想做大首領，人人沒想到大首領生活之不自由與不舒服！史氏每逢清黨肅軍的時候，其警戒愈爲周密，自前年基洛夫被刺以來，他常常提防到反動派之圖謀不軌。克朗甯宮五間房子他住樸素無華的一間，沒有一切娛樂消遣之物，他的私生活冷靜是冷靜極了，單調也單調極了。

一年當中大部份時候他住在莫斯科，只有夏季才偶然到郊外別墅或黑海之濱停留一下。別墅建築在莫斯科河畔小阜上，離莫斯科中心約有二十餘公哩，由克朗甯宮到別墅是一條直線大路名曰「

『史太林路』是史氏握政後才敷設完成的路面之平坦寬闊引得外僑常在這兒駕着汽車兜風，將近到別墅的交叉路上站着一個很神氣的漢子指揮着往來汽車不許在別墅前經過。當然，別墅四周布有密密層層的警戒網，這不像普羅階級的氣派，但民衆對此並不感覺得一點兒異樣。

高加索海濱的屋子其主權是屬於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那裏是海水浴場，每逢夏季有許多人在此浮遊消遣。當史太林蒞臨的時候並不透出半點消息，何時來何時去外面都好像睡在鼓裏一樣，等到大家知道時，史太林早已回到莫斯科有兩三日之久了。假使有人走近海濱別墅之前，馬上會閃出一個素不相識的漢子一面和你閒談一面把你領到海邊較遠之地，這是一種舉止文明的警哨。史太林在屋子裏仍舊過着單調樸素的生活，不會客也不散步，高興時站在窗口吸收海濱新鮮空氣而已。他是個烟斗不離口的，正像英國鮑爾溫一樣，據說他嗜好美國菸草，但在大庭廣衆之前他用的是本國貨。他也喜喝酒，但從來沒有喝醉過，瞧他外貌像是不會喝酒的。

史氏生於一八七九年，十一歲喪父，母親以縫紉度日，把他送到神學校。他在十九歲做了馬克思主義的信徒，以此被該校除名。嗣後參加革命，並未再受較高的教育。他的同志們有許多亡命到外國的，只有他從不離開俄國一步，連接過着流放或越獄的生活。他曾經說過，『凡是革命同志都應當留居國內

與帝政作殊死戰，如果跑到國外發出不負責任的議論，那便不是革命家的行徑了。』他自承繼列寧地位以後，和地方民衆接近的機會一天比一天少，這由於預防暗殺的緣故。他簡直成了個秘密中的偉人了。

佛蘭哥與孫納

當西班牙內亂時，站在佛蘭哥背後最有力的人是他的僚壻孫納。他倆同住在很考究的一所別墅裏，離開蒲爾哥斯政府只有十分鐘的路程。在生理方面、智識方面和道德方面他倆是完全相反的，假使並肩兒站着，佛蘭哥矮矮胖胖，說話很和氣，有一種蕩然愉快的態度，兩頰光潤而帶紅色，誠懇而不善詞令，這和獨裁者的態度是不相配稱的；可是孫納呢，頭髮已成灰色，窄窄的臉帶着憂鬱的表情，眼中射出凶光，瘦長的身裁總是套着西班牙法西司組織「長槍會」的制服。

西班牙牆上塗滿着佛蘭哥的名字，並無孫納之名，可是他的名字常常擺在每張公文和命令的下面，因為他是內政部長。

孫納刻苦耐勞，具有無限野心，能以酷腕克服難關，不過誠實的西班牙人都不喜歡他。法國人罵他是反法派，那時他自作解釋，「我不反法也不親法，我是個道地的西班牙人。」

當前線各部隊耀武揚威的時候，蒲爾哥斯（佛蘭哥的臨時首都）還在演着拉鋸戰，激烈派和穩健派暗中鬥法。

激烈派『長槍會』(Phalangists)揭發『國家產業革命主義』都是青年狂熱者；穩健派是保皇黨集團，有更多金錢、經驗和歷史，其目的係擁立廢王亞爾方朔十三世的小兒子唐璜親王為皇帝。

一九三七年四月激烈派密謀逐出穩健派，結果自己的人才有多數被捕，法西司領袖赫的拉 Hedra被鎗決，一說他逃往荷蘭。但從那時起，孫納却躍而為內政部部長。

那時孫納才卅八歲，是政府激烈派的第一位紅人，他過去在波洛格拉和羅馬學法科，回國時完全是慕沙里尼的信徒。他在科泰斯提議大赦，恢復了阿斯特勒將軍等的位置，後來阿斯特勒等都在國民軍服務。

一九三六年他介紹阿斯特勒和慕沙里尼見面，慕氏允予以援助。當革命爆發時孫納被左派捕獲，他設法逃到蒲爾哥區，不久就任激烈派領袖。他馬上打消了部隊中的反意傾向，並將長槍會置於慕相保護下，許多親意派極力慫恿佛蘭哥專管軍事，把政治全權放在孫納的手裏。

穩健派領袖是外交部長約丹拉將軍 (Francis Jordana) 和財政部長阿麥多 (Andres Amado)。在古巴與摩洛哥戰事中約丹拉將軍有着特殊榮譽，他做過畢維拉內閣中的外交部長，後來共和政府把他的西屬摩洛哥最高委員一職免去，且下之於獄，後得法國左派要人之助，出獄後亡命法國。

他和保皇黨阿麥多主張與英法修好，希望英國經濟的援助。還有工業部長波易俄斯（Alfonso Pena Boeos）也是穩健派，他的復興計畫非錢不行。

當巴瑟龍納攻陷之後，激烈派慶祝軍事勝利，穩健派對英法之承認非常快樂。

此後兩派各走極端，一派主張加入德意軸心，一派主張聯英親法，前者以內政部長孫納爲首，後者有外交部長約丹拉，西班牙烟草大王瓊馬許等人。

不料佛蘭哥勝利後對德意逐漸採取疏遠態度，法西派對之深致不滿。其時盛傳法西派暗中慫恿德意再來一次『援助』，打倒佛蘭哥而以孫納爲西班牙總司令。

德意對佛蘭哥氣餒萬丈，而且兩位獨裁者欲以西班牙爲下次大戰時首供犧牲的炮灰，佛蘭哥已感『芒刺在背』之苦。德意軍事同盟成立後催促西班牙加入，佛蘭哥寫信給德外長李本特洛甫請他拿出一個『德意必勝』的證據來他才可以加入。外交界盛傳佛蘭哥悄悄告訴英大使，將來他或有擺脫德意勢力的機會。

兩位獨裁者看出佛蘭哥快快走到忘恩負義的道路，拼命施以壓力使他不敢從手掌中溜了出去。德國駐西大使非正式通知西外長約丹拉，最好把烟葉專利者瓊馬許收拾一下。

瓊許馬是供給佛蘭哥財源的一位大老闆，正如西蓀之於希特勒。他取得英國資本家援助成立了若干銀行，他成爲戰後西班牙經濟復興的唯一的要角。無疑地德意怕他做了英國的工具來操縱西班牙的政治。

同時另一件不高興佛蘭哥的事就是佛蘭哥用『軟工』擋戈林上將的大駕。誰都知道，戈林是個最喜出風頭的人物，有人稱他的闊胸脯爲『勳章展覽會』。當馬得里舉行勝利閱兵典禮時他老早派人把他的指揮杖、制服和一切行頭都送去了，屆時準備大擺其『德國大將軍』的八面威風，可是佛蘭哥並不歡迎他，反而歡迎倫敦巴黎方面派人前來觀禮。不過他不敢明擋戈林的駕，却把他的名單排在法國駐西大使貝當元帥的後面。

論資格，論武功，一切一切，戈林怎能望貝當元帥之肩背？可是夜郎自大的戈林自以爲『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除開希特勒外他不願向任何人低頭，他知道這個消息，正如冷水之澆背。他原擬乘輪到伐朗西亞，換乘佛蘭哥空軍中之『德國轟炸機』到馬得里來，不料又發生一件掃興的事。

德國有兩個最要的要角，除戈林外還有秘密警察長希姆萊，他倆過去因競爭辦理秘密成了水火不容的敵人。希姆萊不願戈林在馬得里出風頭，吩咐爪牙們（在西班牙的德國秘密）散布一種謠言，

略謂西班牙政府軍餘黨仍密布馬德里城，將匿於閱兵台之下伺隙爲博浪之一擊，把佛蘭哥和他的貴賓們一網打盡。

希特勒不管謠言是真是假，特地以私人命令禁止戈林前往。希姆萊暗笑不已，佛蘭哥同樣樂不可支。

現在讓我們略略把佛蘭哥描述一下：他歡喜玩哥爾夫球，愛看好萊塢電影，愛坐美國式汽車，不飲酒吸烟，善操德、意、英、法數國語言，說英語時帶點牛津口音，許多英國貴族稱之爲『十足君子』，大半女人們也很稱頌他。

他會寫詩，曾將在西屬非領爲軍事領袖時的經驗著成一本書名曰『第一營的故事』。

他的父母當初只想他做建築家或藝術家，他自己却選定軍人爲其一生事業，開始進托利多一個著名陸軍學校，畢業後任陸軍少尉奉派到摩洛哥，在一次戰爭中有一顆子彈穿進他的胃部 and 肺部。

二十歲做上尉，廿三歲升少校，卅歲升中校，卅二歲升到將軍的位置。當里維拉做西班牙獨裁者的時候，佛蘭哥任薩拉哥薩地方的陸軍學校監督。

一九三六年左派選舉勝利後盛傳佛蘭哥態度不穩，但是他向阿柴拉總統宣誓效忠時總統快樂

得差點叫他做總統府衛隊長。共和派暗暗着急，用調虎離山之計叫他做加那利羣島總督，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他逃往摩洛哥舉起叛旗。

那時叛軍領袖爲山喬約將軍，當他由葡萄牙飛往西班牙時墜機而死，佛蘭哥現現成成做了領袖。他的妻子十五歲和他結婚，比他小十六歲，他們有一個女兒。

常西班牙內戰未息時，英國左派主張推倒『不干涉政策』的鮑爾溫內閣代之以積極援助共和軍的新閣。他們的意思是，佛蘭哥以長槍會爲後盾，以軸心國爲外援，一旦此人功成，直布羅陀卽非英國所有矣！

可是英國守舊派深懼『赤餓』流毒歐洲，以佛蘭哥之勝利爲勝利。佛蘭哥削平內亂後所得者只是一個滿目瘡痍的國家，英法馬上派大使及經濟團幫助其復興工作。英國欲市惠於佛蘭哥使之脫離軸心而與民治國接近，英大使賀爾爵士與法大使貝當上將都是有名的妥協派。

佛蘭哥依違於軸心國與民治國之間，迄無積極表示，英國頗引以自慰。二次歐戰爆發，佛氏宣言中立。但當德軍席捲挪威時，長槍會開始提出『收回直布羅陀』的口號，該會大吹大擂，力言德軍勇敢善戰及意大利參戰之正當，主張西班牙加入德意以酬其過去援助之惠。

政府禁止外國宣傳，戰爭消息須受檢查，這顯然於軸心國有利。

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內亂爆發，佛蘭哥原不是主角，主角是山喬約將軍（Sanjurjo）和洛得利貴將軍（Sainz Rodriguez），這兩位都是革新黨黨員，該黨為大地主、貴族、銀行家的大本營，反對土地及工業收歸國有，而那時西班牙人民陣線政府正在準備進行這兩個問題。此外天主教黨、保皇黨、工業家、大地主等都贊成再來一次革命。那時長槍會已是一個有力的組織，不過聲勢尙微而已。

山喬約和洛得利貴相繼殞命，因之佛蘭哥繼承了革命領袖的地位。他在政治上並無成見，僅以各黨團結為急務。其時德意兩國源源供給軍火，所以他對長槍會漸漸刮目相看。

內戰結束後各黨分為若干敵對小組，幾乎引起閉關，佛蘭哥為澄清黨爭起見，驅逐復辟派，以重要位置畀予長槍會會員，使該會成為唯一合法的黨，藉以鞏固其個人地位。

孫納是個清除社會主義者的酷吏。長槍會也有『暴風隊』這類組織，內戰時置於後方為肅清反對派之用，內戰後全國由陸軍分區統治，人民敢怒而不敢言。

當希特勒進攻挪威時，西班牙航空部次長飛往羅馬與柏林，顯然參與了軸心國的軍事計劃。佛蘭哥雖以騎牆穩健著稱，他已成尾大不掉之勢，不能不跟在長槍會的後面走。

意大利有貨船六隻爲英艦所逐逃避於西班牙港內，據聞西班牙炮台已在意軍控制下，無疑地慕沙里尼欲以西班牙爲其西方前線。

佛蘭哥傾向軸心國的事實可從六月中旬占領丹吉爾一事看得出來：丹吉爾爲國際中立地帶，由西屬摩洛哥士兵一千二百人開入，事前僅通知德意而未通知英法，他假口於『暫時占領該城以保障其中立。』

丹吉爾之國際化始於一九〇六年：德法互不相讓，爭欲攫爲己有，最後才成立了國際共管制度，後來法國取得摩洛哥，西班牙取得摩洛哥沿海一片之地連同丹吉爾內地，在內，再後由英、法、意、西四國合組二十七人參事會，再由四國駐丹吉爾城領事合組委員會爲參事會之指導機關，行政首長是法國人拉浮(Le Fur)協助之者有英、意、西籍官吏各一人。

西班牙占領丹吉爾後，意大利稱之爲『西班牙行動之第一步』，同時馬德里有游行示威運動，市長爲之前導，高呼『丹吉爾是我們的，直布羅陀也是我們的。』

西班牙以『非交戰國』自居，是步慕沙里尼的後塵，意大利已由『非交戰國』一變而爲交戰國，西班牙是否亦將一步一趨？

有一天，西班牙阿利巴報 (Ariba) 發表一文，稱西班牙爲『非中立國』但亦非交戰國，數日後佛蘭哥採納了這個主張，提出『收回直布羅陀及北非某一屬土』的口號。不久阿利巴報又有一文，弄得國際公法學者昏頭昏腦，它說西班牙是『道義上的交戰國。』

阿利巴報大書特書道，『誰能否認英國是和我們搗蛋的國家？西班牙開始爲中立國，繼之爲非交戰國，現爲踏進戰線沿邊之國。』

二次大戰爆發前西班牙『演習戰爭』達三十二個月，鬧得民窮財盡，現在又有趁火打劫之意。『非交戰國』這一妙文是意大利人想出來的，西班牙記者僅僅抄襲一遍，他們覺得西班牙所處地位與今春之意大利一樣。德國在一旁耳提面命，「以攻爲守」乃近代不易之原則，倘西班牙仍保持其中立，則將來西班牙所欲收回者將被他人奪去而無置喙之餘地。」

今年春天西班牙所欲爲者爲局外中立，藉以恢復國內元氣。當意大利大呼『解除地中海束縛』時，她陡然心動，認兩世紀以來直布羅陀握於英人之手爲一件國恥。英國駐西大使賀爾爵士嚇了一跳，他是著名的妥協派，忙向佛蘭哥表示英國願於戰後交還直布羅陀而由西政府租與英國至國際軍縮實現之日止，一方英國供給借款以西班牙繼續保持中立爲條件。不錯，『有錢使得鬼推磨』，內戰後西

班牙所欠國債達二十萬萬，有人借錢給她她沒有不樂意的。

正當其時，德軍擊破了法國，進而沿着 Hertoge 橋集中大量坦克車及機械化部隊，使佛蘭哥不敢投入英國的懷抱。兼以佛蘭哥至親孫納從旁慫恿，大有改投軸心國之趨勢。

孫納——大多數西班牙人都覺得他是西班牙的後台老闆，他大權在握，係出版界與宣傳部首領，刊物之發表與取締是他的特權，他又是警察頭兒，誰自由誰入獄都得問他，他又是內政部長兼交通部長，郵、電、電話都受着他的控制。他又是『長槍會』會長，這是西班牙獨一無二的政黨，有黨員二百萬，其中女黨員八十萬，青年黨員六十萬。

孫納是意大利留學生，老早吸收了法西司觀念，他是佛蘭哥夫人的妹夫（前傳為佛蘭哥之妻弟）。在共和政體下僅是碌碌無聞的政府律師，當山喬約將軍逝世佛蘭哥將軍當選為革命軍領袖時，他的機會來了，佛蘭哥是『老粗』他就做了革命軍政治方面的唯一要角，這個瘦長面黑的漢子藏着一顆絕大的野心，他把各黨各派鎔合為『長槍會』，兵士在前方打仗，他在後方組黨，仗打完了，黨也組織得無與匹敵了。

他的對內政策比之各右黨（如保皇黨、天主教黨等）都左傾些，從前左派的人都得加入長槍會，

他又在工業界組織工團，予工人以實際權力，加入工會即認爲長槍會會員。此外長槍會辦理全國社會事業（名曰 Auxilio Social），以營業稅爲其財源，衣服與食物價格由政府決定，會員嬰孩免費贈以牛乳，戰士孤兒受國家之教養等等。自然，若干商人不滿這種新政策，但他們不敢反抗，否則將處死刑。孫納對外政策完全跟在意大利外相齊亞諾的背後，最近孫納僕僕於柏林羅馬間，已一躍而爲國際要人了。

西班牙是個舉目瘡痍的國家，倘能攫取直布羅陀、法屬摩洛哥或阿爾日內亞之一部，未嘗不可轉移國人的視聽。不過普通西班牙人都覺得，『我們都在十八層地獄，但戰爭是第十九層地獄。』西班牙獄囚現有五十萬，六至十人駢立於僅可容二人的牢監，每人輪流睡眠二小時，每日執行鎗決者至少有二三十人。

馬得里、蒲爾哥斯、巴瑟龍拉街市上舉目都是斷肢缺臂的人，枯瘦如臘或染有肺病的，婦女們雙目深陷都帶着悲哀和失望的表情。西班牙人唯一代表是多勒多城（Toledo）卡洛司王（Carlos）的一尊銅像——炮彈毀掉了一隻腳，臂膀失掉了一條，腹部被炮彈損毀了一塊，不言不語躺在地基上。佛蘭哥下令不許修理，作爲內戰之紀念物。

富者當內戰時都住在比亞利慈 (Baritz) 或蒙特卡羅，現在搬回到首都的皇宮飯店或李查飯店來，也有住在巴瑟龍納市 李查飯店 或 科隆飯店 的。他們吃的是珍饈美味，有靡靡迷人的音樂，可是窮人們一切都受限制，吃的是黃麵粉製或的小麵包兩塊佐以青豆或洋山芋，橄欖油都是劣等貨（好貨送到意大利去），每人每星期只許吃蛋一枚，蛋每打售價約合美金一元半。牛乳被稱為奢侈品，咖啡根本談不到，捲烟男人每星期許吸四十支，女人一支沒有。

西班牙並無硬幣，從前叮噹叮噹的『大拉司』久已不彈此調了，鉅額紙幣印自利普格格 (德)，小額紙幣印自米蘭 (意)。截至本年七月止，德國工程師、圖樣師及職員在該國者共有八萬人，意大利工人和農人共有三萬人。

汽油貯藏量約為十萬至十五萬噸，或許可作『閃電戰』之用，假使英國能挨過今冬，那麼西班牙加入戰爭就很吃力的了。不過孫納死拉活扯想把佛蘭哥扯入漩渦，而佛蘭哥則左支右吾，迄今仍未能下一決心。

葡萄牙獨裁者另一風格

獨裁者的姿態不盡相同，過去凱末爾就比德意蘇等國獨裁者溫和得多，還有比凱末爾更爲民主化的是葡萄牙獨裁者薩拉查（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他是大學教授，瘦而長的個子，服飾上完全像英國紳士，今年剛五十九歲。他極少出現於羣衆之前，葡萄牙人民不向之呼「萬歲」。他寧願別人直呼其名，他現任該國內閣總理。一九二六年革命造成了他大權獨攬的機會，而事前他與那次革命渺不相涉。

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哥斯達上將（Gomaz da Costa）把他從前所統率的參加上次大戰的遠征隊召集起來開進里斯本結束了腐化政府的命運，該政府自一九一〇年專制政體被推翻後成立至一九二六年，那時葡萄牙陷於破產，財政與行政均極紊亂，哥斯達只作了一個短短露布：『國人們，爲尊榮及自由舉起你們的武器，國內腐惡情形已不能再任其延續下去了。』只有四天不流血之革命，西爾瓦（Antonio da Silva）民主內閣辭職，哥斯達成就了支配者的地位，但他是行動者而非政治家，對財政更爲門外漢，他所知道的就是一切紊亂，一切待改革而已。

這個新政體最需要一位理財能手。那時莊嚴的康布拉大學 (Coimbra) 有一位青年教授薩拉查是節慾者，書獃子和宗教信徒，他從小篤信天主教，在教會學校畢業，原欲投身為神父，二十一歲時忽然改變主意進康布拉大學研究經濟，一九一六年以文學成績最優取得該校經濟教授的位置。那時他做了些改革財政的論文在一種教會報紙 *As Novidades* 上發表。

當政府派人聘之為財政部長時，他一面驚奇一面向來人說，『區區不才，能勝任閣員嗎？親愛的先生們，我是理論家，一個食古不化的書獃子，完全不懂得實現我的理論的方法。』但政府勉以『毋許固辭』，他只好走馬上任，只隔五天他辭職不幹，對政場之腐惡深表厭惡，回到清高的大學教授椅子上。

那時葡政府羅掘俱窮，不得已向國聯借款，國聯派調查團到葡京調查結果，決定貸與該國六千萬美元，以奧國及保加利亞為前例，由國聯派遣一人管理該國財政及銀行事業，葡人引以為恥。於是卡穆拉將軍 (Carmosa) 再去訪問那位賦性冷僻的教授，這次他居然搭起架子來，要求予以用人行政之全權，否則甯可不幹。卡穆拉將軍一一答應。

一九二八年四月薩拉查再為馮婦，一年後葡萄牙財政上了軌道，金融穩定，行政亦因之大為改觀，第一次預算已有相當剩餘，並未抵賴債務，亦未增加關稅及舉辦雜稅苛捐。因收支相抵及剩餘繼續增

加，外債逐漸清償，物價獲得穩定。

漸漸薩拉查變成了內閣主體，一切內政、外交、國防、憲法均決於其手。一九三三年他創立「合作憲法」其主要條件是『個人與基督教』與德、意、蘇之『集權與世俗』迥不相同。他的理論已有專集刊行，葡萄牙讀者之多正如德國人之讀『余之奮鬥』。現在葡萄牙是薩拉查所創的一個基督教國家而以合作爲其基礎，他採取毛拉斯（Chales Maurras）的遺訓，政府爲人民之公僕，有智慧者爲之長，人民應以絕對信心付托他們。

薩拉查不懂得什麼叫做民意，他以為市井之民何能『捫蝨而談天下事』？對若干不識不知其中。有大多數文盲的國民侈談國際間錯綜複雜的形勢無異於對牛彈琴，所以必有先知先覺出而領導他們。他要使人民相信他的政策是對的，縱令人民認爲不對，他也要獨斷獨行，他以為父親比兒子們的學識總要豐富點，當兒子們成年時才會感謝父母的訓導。

薩拉查是狄克推多，却不是法西司蒂，他的宗教意識使他痛惡施用暴力。葡萄牙並無死刑。他過去有長久時期反對組織葡萄牙軍團，現在有少數軍隊是政府最可靠的台柱。他本人從未穿過一套制服。他不重宣傳，個人照片絕少有在報紙雜誌上登載的。他的私生活是個和藹謙恭的人物，每年只出現於

國家大典兩次，至今未結婚，對於展覽會之類都是他所不喜的。

生活異常簡樸，位高而兼職多，每月僅領取薪俸三百元（美元），他的辦公室廣大得和慕沙里尼的『大書室』一樣。他不善談吐，是個冷靜具有熱力的人。他的家世很平凡，在陶村（Santa Comba Dao）他的父母是旅店主人，幼年時村中人對於他的求學問題認為是一件極艱難而又極浪費的問題，他經過若干阻力，以宗教信仰使他繼續上進，至今對於宗教的信仰在他性格中仍占有主要部份，這使他對共產主義、種族差別及一切革命運動都視為不祥之物。

他在政治上的成功縱然反對派亦不能予以抹煞，這些反對派仍可高視闊步於國境之內，不受『集中營』與牢獄之災。牢獄是空空的，逮捕事件絕少，偵探事件絕少，每家咖啡店和每條街市上大家公開地討論政治。

無論薩拉查的政策對不對，他確已做到政簡刑清的地步，把該國四世紀以來擾攘不甯之局挽救過來，使七百萬葡萄牙人回復其自尊心及愛國心。薩拉查並無背景，一切以國家為前提，不偏重某一階級利益，他是個熱誠的國家主義者。

甘地的分析

當現代「玳瑁各格」與「狄克推多」掌握政權的時候，像甘地相貌平凡、身材渺小的人物，在政治舞臺上那能出人頭地？他無驚人之儀表，也沒有儼然的態度，但他有他的長處，是有力的演說家，同時又是剛愎目用的獨裁者，擁有廣大黨徒比之現代任何政治家爲多。他在現在的印度國民運動中的領導權雖已發生動搖，但在國內仍不失爲數百萬羣衆所擁戴的「教主」，其聲譽不僅洋溢乎印度以內，簡直地伸張到全亞，同時伸入歐美物質文明的壁壘。不過他在國外的力量是精神的而非政治的，世界上把他看作哲學家，甘地國內的信徒雖加以「國魂」的尊號，在歐美人看起來他是個走入政治歧途的哲學家。

渺小形態、神秘個性、苦修苦鍊、蔑視物質、堂皇正大而不澈底的演說、用矛盾而圓滑的雄辯解釋其政治動作、以解放被壓迫民族相標榜及其優美律師的風格湊合起來造成了深沉剛毅的辭性。但他對於精神上的哲理并無多大貢獻，不過摭拾託爾斯泰的糟粕而已。論到他的作爲，其聲譽應祇限於一隅或暫時的，何以竟能名震寰宇？這正因爲他以哲學家而走入政治歧路，領導國民運動幾乎動搖了英國

在印度的統治權。

甘地早年不過是平凡人物，後來在英國加入律師公會，因與不良律師團體合作被政府解往南非，他在那裏研究託翁主義發明所謂對暴力的消極抵抗。那時僑居南非的印度人受了地方政府的種種壓迫，尤以人口稅與修改「亞洲人法」最難忍受，於是發生激烈的反抗動作，甘地一躍而為領導者，實行所謂消極抵抗以待精神之勝利。南非政府從未見過這一套，於驚嘆之餘，居然和他妥協。這次運動中甘地發表第一篇傑作「不合作」，使他立刻成為南非印度人當中的先知先覺。我們應當明瞭一件事，甘地為被壓迫者作前驅祇以印度人為限，至於印度人以外各種族他又是一種看法，老實說，他簡直站在帝國主義者的立場，這是有事實證明的：英國對南非祖魯之役與部爾之役，他又做了英國方面的忠實助手。

一九一四年甘地開始回國。因為他在非洲大行其道，赫赫大名早已傳遍了全印，又因為在宗教上苦苦修鍊與其稀奇古怪的主張都足以炫世駭俗，立刻吸收了很多信徒。他到處宣傳「消極抵抗」，「精神勝利」的學說，就是那一年歐戰發生，他對於宗教改革已豎起偉大力量，利用這力量幫助政府，宣傳政府對外政策，歐洲戰鼓既鳴，印度中產階級無不眉飛色舞，英國統治者在這當口不能不放鬆一步

許下印度若干的甜頭如政治及社會改革之類，但是最重要的莫過於戰事發生後不管印度發展工業的最好機會；歐戰以前，帝國主義者的政策不外乎壟斷印度市場與富源，對於印度資本家之發展工業是極端歧視的，在帝國主義者利爪下印度工業與英國資本家不斷鬥爭，英國資本家政權在握同時又控制着重要工業如鐵道、海運、河運、銀行之類，印度人永無抬頭的機會。歐戰既起，英國無暇顧及在印度的工業，馬上露出笑臉來與印度中產階級妥協，印度資本家利用這機會建設工業基礎，戰爭給予交戰國以死亡，而被壓迫民族反受了戰神的嘉賜。不料戰事結束後，舊的衝突重復燃起，並且範圍愈擴大，好像加倍補償，英國統治者戰時所許甜頭一筆勾消，很迅捷地回復以前壓迫印度工業的狀態，印度資本家逼得沒法，想物色一種可靠武器，看中了一般不滿足現狀的農人，想利用他們普遍地對外國統治者敵視的心理以對抗政府，使政府（即英國統治者）對工商業表示讓步。

印度國民大會黨——印度中產階級的政治集團——其目的在於聯絡農工使與廠主資本家合作。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利用羣衆力量以達某種特殊目的，假使與羣衆利益距離太遠時，假使羣衆發覺自身只做了少數人工具時，不獨甚難繼續利用，且有被其反噬的危險。印度中產階級認識了這點，想取得一種有利無害的方法，這時纔發覺甘地是他們所不可少的人物，「斯人不出如蒼生何」，大

家一致跑來請教他。齊巧這時甘地聲光逐漸沒落，抱着窮則獨善其身的見解，正在從事於精神感格與宗教指迷工作，他向他的信徒諄諄教誨道，「自治者，自治也。」

他雖在講學倡道，却渴望利用時機發揚「精神勝利」與「非武力抵抗」即曾用之於南非而得勝利者。他與中產階級一拍即合，短期內揭發「非武力抵抗」主義，領導羣衆運動，反對面目猙獰的政府。

這運動成功之神速不僅動搖了政府基礎，同時使甘地自身與印度工業家地主們也爲之驚異不置。後來甘地能發而不能收，羣衆不聽其調度，甘地理想中「消極抵抗」、「有條有理」、「能受節制」的羣衆運動已變成了萬馬奔騰的暴動，不僅反對外國統治，同時反對本國資本家與地主，甘地逼得走頭無路，只好絕食表示懺悔。但一點效果沒有，全國到處暴動，後來發生最著名的 Mohjahs 暴動——佛教農人集合起來反抗地主壓迫，——各處先後響應，甘地更無制止之力。直到暴民攻擊 Chauri Chaura 警察署時，甘地纔借口跳出是非場。一九二〇年二月政府頒布農業改良計畫，暴動始告平息。甘地被捕下獄，一九二四年二月因割治盲腸炎得釋。那次不合作運動，領導者不敢繼續領導下去，非因運動失敗，却以成功得太可怕了，甘地與資本家轉有騎虎不得下背之勢。飢火中焚的農人，血汗迸流的工人，窮極無聊的智識階級集合起來作政治鬥爭其勢力是不可侮的，可是羣衆力量發展到相當限度

時決非少數人所能操縱，印度中產階級一面既要煽起羣衆與帝國主義者鬥爭，一面又怕引起革命革掉本身的命，在矛盾意識下祇好盡力把革命力量延緩下去。

一九二八年英國派西門委員會到印度調查關於印度憲法的改革問題又激動了第二次風潮。印度國民大會黨逆料有此一舉，所以也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以尼赫魯爲主席。後來尼赫魯建議內容主張印度與其他英屬地地位相等，這建議除資本家外誰也不肯贊同。這年冬季甘地與國民大會黨要人開了一次談判，根據這建議的要點要求與其他英屬地取得同等待遇，以一年爲英政府的猶豫時期，其目的欲以較長時間和緩一般輿論，把民衆鬥爭延展下去。後來印度總督邀請印度名人舉行圓桌會議討論憲法問題，羣衆竟強逼印度中產階級拒絕參加，於是英國避免衝突的最後步驟也就完全失敗了。一年既過，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印度國民大會黨在拉荷爾召集常會，印度與情格外緊張，中產階級雖盡力和緩民意，但羣衆已向政府採取直接攻擊手段，國民大會黨祇好捧出印度完全獨立的目標，羣衆堅持重組不合作運動，直至完成獨立之日爲止。經過若干波折，中產階級漸漸取得控制羣衆的地位，甘地又成爲他們的領袖了；中產階級深知非另玩一套花樣不足以轉移羣衆的心理，經甘地精密考慮的結果，決定以反對鹽稅法、抵制外國布、組織糾察隊檢查各埠私販外國布及外國酒的商店等項爲今後進

行目標。甘地爲何不提出英國極嚴酷的幾條法令來加以反對而獨選擇鹽稅法爲攻擊目標呢？英政府雖說統制印度食鹽，但鹽稅無關緊要，不是英政府的致命傷，這當然是避重就輕的一套戲法了。後來甘地又被捕入獄，因爲甘地採取非武力抵抗，政府很容易把他捕獲。那時農人與下層階級雖也打着「精神勝利」「非武力抵抗」的口號，可是在情感衝激下引起好幾處的大暴動，尤其是農民借題發揮發生抗稅抗租運動。末了，中產階級無法制止農民暴動，跑去和甘地商量請其中止進行。一九三一年甘地完全軟化，與政府締結有名的「甘地歐文協定」。甘地到處巡行，勸農民還稅還租，結果他自己也徒勞無益，於是到倫敦加入圓桌會議，而倫敦圓桌會議是他數月前抨擊最力的。

因五年來農產物價的低落加以抗稅抗租運動，到一九三一年印度農村經濟壞到極點，農民以借債爲生，一直到自己與妻子都抵押與債權人爲止。農產物越是低價，政府越是加稅，地主越是加租，農人的負擔越是加重，既沒有力量還租還稅，又不堪債權人需索，祇好拿出萬分不捨的儲蓄來苟延殘喘；印度人從來不向銀行存款，其儲蓄是鍊條、手鐲、足鐲，有金的也有銀的，一代一代傳下去，非到萬分不了時決不變賣。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二年印度黃金源源流向英國，這些都是農人傳家之寶，眼見儲蓄用光而地面生產仍不足還租還稅，他們陷於飢餓的結果又釀成政治上暴動。風潮發生時甘地正在倫敦

替印度資本家折衝樽俎，而印度北方農人已組織抗稅抗租運動了，印度國民大會黨與地主們都不理會這件事，政府與印度資產階級却暗中捏着一把汗。無疑地，農運復興後印度國內必有階級鬥爭，其目的不僅推翻外國統治，同時印度資本家及地主都在被打倒之列。他們必要的手段是在運動產生初期設法把它導入和緩之境，於是甘地趕忙從倫敦回國與國民大會黨要人秘密協商後，又揭橥「不合作運動」藉以和緩革命情緒。這次他們所定計畫，明知沒有指揮羣衆的力量，所以甘地情願自己躲在牢房裏，以牢房爲安全區，一面依然可以說他是爲羣衆而犧牲的。後來英國統治者一面用警察高壓手段，一面宣布暫時減稅減租，恩威並用才把風潮平息下去。

隨後甘地又絕食數次，第一次因政府想替非教徒另立選舉區，甘地表示反對，非教徒即「賤民」在印度法律上沒有地位。不久他又改變方針進行解放「賤民」運動以另求出路，他用悽楚動人的絕食方法把沛然莫禦的羣衆運動導入危險性較少的宗教運動內，這是具有深思的，與一九二九年轉移視線的手法如出一轍。爲解放「賤民」他又宣告第二次絕食，但他無形中又屈服，不過他不露聲色，故意散布流言說將與他的黨徒公開地反對政府的法令。當他尚未着手之先，又被仁愛的政府把他下獄，使他躲過一切難關。政府原處以一年徒刑，祇隔兩星期，甘地在獄中第三次絕食，政府馬上把他放出來。

他又發表宣言他本來應有一年牢獄之災，刑期未滿雖然得着自由，但在獄門外必須補滿一年災難之期，以免神明譴責；在此期限內他不便出頭來作反抗政府的政治運動，只能從事於宗教改革運動。

這一來他的假面具完全揭穿了，輿論爲之大譁，不僅佛教徒反對他，就是一般人乃至他自己多年來的忠實信徒都把他看得一文不值，認爲他的舉動竟是民族獨立運動的蠢賊。但他悍然不顧，且利用一九三四年的地震造出一番神話，想把國人暴動思想歸納到和平無害的宗教運動裏，他說：「地震是上天示警，叫我們不要暴動的。」這時印度資本家已與政府妥協。

甘地生活幾乎是印度歷史的寄託點，他完全是印度中產階級的典型人物，在英國統治下一方努力於本國工業的發展，一方又怕引起羣衆的革命高潮。印度歷史一步步演進着，甘地也沒有旋轉乾坤的力量，只能做一步算一步。他是歷史及環境的產物，不管頌揚他也好，責備他也好，說他是哲學家也好，他究竟不失爲印度現代歷史上有力份子；沒有他印度革命也許已澎湃一時了，但他又是啓發印度革命的唯一人物。無疑地，甘地的個性怪有趣，一舉一動都够幽默，講到刻苦自勵是值得讚美的。歷史家及政治家如把他仔細地分析一下，切不可僅存哲學的眼光而要注意到他在政治上所能發生的影響。

印度另一領袖

甘地七旬高年，去日已多來日少，三萬萬五千萬印度人的領袖不久該輪到年富力強的尼赫魯了。印度人所不解的，英國在歐洲爲民主而戰，那末爲什麼不許印度人完成其民主機構？』

尼赫魯出身貴族，其家庭爲著名富有的克什米爾布萊門族（Kashmir Brahmins）。童年時受英國教育，開始有私人英國教師，後來進哈魯及劍橋大學。看上去他是十足英國化的印度人，今天他說印度話說得還欠流暢，但是說英國話和寫起英文來再好沒有。

印度人口居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而內部複雜錯綜：一方有富甲全球的王公，一方有掙扎於飢餓線下的貧民；一方有才智過人的泰戈爾及博司等，一方童婚陋習仍未破除（十歲至十二歲養子是常有的事）。尼赫魯想把留在中世紀的國家造成現代國家，他不僅向英國進攻，同時向本國舊習慣進攻。尼赫魯現爲印度國民大會黨執行委員會委員之一。十年來他擔任該黨秘書長，且曾任黨主席三次。該黨大部份雖係佛教徒，但其中包含各種教派和各種政治思想。

一九一二年尼赫魯從劍橋大學回國時年甫廿三歲，立即參加政治工作。他會見了甘地，且深受阿

密薩 (Amitsar) 慘案的衝動；那件慘案是英國戴雅將軍 (Dyer) 命令軍士向印度人開鎗，結果死傷數百人。後來他巡行國內，目擊國人之貧病不堪，整天工作只能取得八分錢的工資，全國人口平均年齡只有廿五歲；佛教徒規律極嚴，要向牛叩首，要逃避『賤民』像逃避妖魔一樣，他不禁大大抽了一口冷氣。他在撫循農人後寫着，『看見了他們的慘狀使我充滿着恥辱和悲傷，恥辱的是我自己養尊處優的生活，悲傷的是同胞們地獄般的生活。』

一九二一年尼赫魯參加甘地所領導的『不合作運動』和數百同志共同奮鬥，以被捕入獄爲榮。一九二一至一九三四他被捕凡七次，坐牢共達五年半，坐牢是給他的機會去探討他的政治哲學。他漸悟到帝國主義者是印度唯一敵人，而英國帝國主義係資本主義的產物，所以他握住一個信條，要做社會主義和國家主義的雙料革命者。

尼赫魯和他的父親莫蒂納耳的關係有着離奇莫測的變化；莫蒂納耳是個有錢有勢的律師，也是個親英派，大大不以其子之反英及帶有強烈國家主義爲然，後來兒子戰勝了父親。一夜，莫蒂納耳想領略兒子坐牢時的苦況，特地睡在冷硬的地板上。當一九二〇年『不合作運動』開始時，莫蒂納耳陡然變成了這個運動的雄獅。最近父子倆同時坐牢一次。

一次又一次坐牢造成尼赫魯僅次於甘地的領袖地位。他四次演說，從寫遠的亞薩姆森林到孟買南部工業區的陋巷裏，名氣一天天大，一般人稱之為『印度人心靈上的主宰』。自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在廿二個月之中有十一萬哩的長途跋涉，一天演說數次，一次在一星期中演說一百五十次。他抨擊英國的帝國主義，但對英國人並無私怨，且有很多的英國好友。

他的私生活不像甘地之怪特，有時吸烟，不避肉食，惟嗜冬季運動及游泳。若問他最愛的是什麼，第一是印度，第二是英國詩。他不愛金錢，其大部家產散之於政治工作上。他的妻女常常學着別人的口吻叫他『印度國寶』、『犧牲一切者』。他和甘地不同之點：甘地是近代思想與中世紀偏見的交織物，而他完全是近代的，比他的同胞前進數世紀之遠。

印度人不忘上次大戰的慘痛，那時他們送出一百廿一萬五千人，死亡了十萬。現在大戰又來了，甘地乘機要求英人予印度以完全獨立，不然的話，印度人不肯助英人去打無意識的仗。去年九月英印總督根據緊急權宣布印度已入戰時狀態，事前未徵求印度人同意，於是國民大會執行委員會由尼赫魯起草抗議，宣布印度本身與『英國人之所宣布者』完全無關；該抗議同樣申斥法西斯國家的侵略改革，但是固執地說，印度和戰問題絕對應由印度人自決，拒絕以印度富源供帝國主義者之利用。同時要求英

政府闡明其作戰目的及和平目的。

英印總督與印度領袖舉行若干次會議，叫他們組織顧問團爲戰時諮詢機關，若干穩健派唯唯，而國民大會黨不予接受。現在又開始有『不合作』的醞釀。

一個英國人和尼赫魯信徒也許有如下之談話（假定的）

英人：看哪，我們無負於印度人，給你們道路、灌溉新法、鐵路、政治統一、公共衛生、法律與秩序。

印人：這根本不算什麼，印度是我們的，不是你們的，我們沒有給任何權力來叫你們替我們做事，不論事情之做得好做不好。英國人請退出。

英人：倘無英國之統治，印度早已不成其爲國家矣，佛回兩教之爭將使國家分裂永無已時。

印人：這些都是你們英國人製造出來的，箝制教育，同時阻止宗教團體之融合無間。感謝你們統治了百餘年，而印度現在百人中有八十六人是文盲。你們獎勵佛回兩教的衝突以行其『分治政策』。印度有二萬四千萬佛教徒和七千七百萬回教徒，依據民主原則少數應服從多數，但是國民大會黨對各種宗教並無歧視，保障其各個權利。只有英國人的『分治政策』才使宗教的衝突性日趨嚴重。

英人：好吧，假使我們離開了你們，你們不怕別人吞噬了去？

印人假使有這回事，那是你們往日阻止我們組織『真正國家陸軍』的後果。你們怕我們用反抗你們，使我們人民在身體上及經濟上都非常貧弱，使我們消失了戰鬥精神。假使給我們生聚教訓的機會，那麼我們發展了潛在的國家精神，我們三萬五千萬人一定能造成強大陸軍抵禦任何侵略者。

英人：我們給你們殖民地的地位和加拿大、紐西蘭一視同仁還不很夠了嗎？你們還不知足？

印人：不夠不夠，我們是印度人，不是盎格魯撒克遜人。像你們其它們殖民地的人民一樣。

英人：就說我們退出吧，我們有極大的投資在印度，或有八萬五千萬鎊之多，這個將怎樣？

印人：國民大會黨並不抵賴任何合法義務，英國資本不妨留在這裏，且有厚利可圖。我們將來增進了國家健康，人民購買力必然隨之而增進。

英人：你們未必能產生良好的自治政府。

印人：你們不妨等着看。並且不論怎樣，自己的惡政府終勝於別人的賢明政府。

去年夏天尼赫魯訪問重慶，英國予以密切注意。英人的意思是，倘印度獲得解放而與中國人通力合作，那末將予外人利益以嚴重打擊。這叫做『懼其所不當懼，而不懼其所當懼。』

一九四〇，三，十八。

美國內長伊克司

「採得百花成蜜後，爲誰辛苦爲誰甜。」動物中最可佩的當莫過於蜜蜂了：第一是勤奮，第二清潔而有秩序，第三守紀律，第四具有超過任何動物以上的勇氣，這些都是它的長處。但不幸缺乏慧心活腕，不懂得取巧方法，往往把蜜蜂窩造得像美麗的皇宮，忽然間一股濃烟衝進來，一切都幻滅了。它事前不是未顧慮到，但爲恪守本職起見，不得不「不計成敗」的做去。美國內長伊克司正具有蜜蜂般性格。

一九三三年羅斯福總統撥一筆大數目給他支配，這是破天荒的一件事，其數目爲三萬萬三百萬美元。他那時正擔任內政部長，這筆錢指定爲公共工程及救濟失業之用。羅斯福一手給錢一面訓示道，「每一塊錢都要用得當，務使涓滴歸公，請閣下幫幫我的忙。」

那時美國政治在極度不安下，一般官吏如同餓狼，貪污案層出迭見。伊克司特地組織了一種祕探隊以格納維司主持其事。從前胡佛總統任內殺了好幾名天字第一號的強盜頭兒，而這時伊克司所組織的祕探隊却專和正紳階級及位尊多金請得起律師的大人先生們開玩笑。他好像中國小說中的包龍圖一樣。他所受政治上的壓力多着呢，有時幾至到處碰壁，但他一點兒不害怕，安安穩穩執行他的復

興計畫中之一部分。

一九三五年關於復興計畫所撥的公帑已達四十萬萬八千八百萬，這比以前超過很多，有人說以時間計算，每分鐘要用去五元。若以從前總統對於個人的信用而論，伊克司經手的款項似乎比前更多，但實際上他所經手的數目反而降到第三名，第一名是哈卜金，第二名是士格威爾——他個人經手到十萬萬左右——忠心耿耿的伊克司反而屈居第三位，理由是：第一名第二名用錢用得又多又用得快，一般人稱贊他倆不愧為能吏，而伊克司却採取十分慎重的態度，一個錢有一個錢的分量，而且用了一個錢必收一個錢的效果，因此不得一般人的歡心。從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羅斯福一口氣給他三十萬萬，而在一九三五年復興計畫經費增加的時候，伊克司領款反而較少。

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羅斯福在國會提出復興計畫議案的時候，那時國會還不甚信任總統，以為這大的數目擺在總統的手裏太不妥當了。議員們的口號是，「我們應自行支配而不必把這筆錢交給總統。」後來國會爭總統不過，這筆錢畢竟落在總統的手裏，可是總統也恐怕有人說他浪費公帑，所以採取嚴格主義，吩咐伊克司小心着用。一九三五年總統用錢用得很有順手，又掉轉頭來厲責奉命唯謹的伊克司之過於小家子氣了。

伊克司當內政部長有三種不同而又互相關連的職責，(1)在內政部本職範圍以內的，如管理公地、公礦、森林、開墾等項，每年用款在一萬萬元以上；(2)管理煤油，但生油價賤，熟油（即製成之油）價高；(3)公共工程即總統所給予三十萬萬元指定的用途。羅斯福說錢要用得得當，又要用得快，伊克司自己也說錢要用得個個切實。後來伊克司找到了格納維司，格先生是一刻苦耐勞的偵探，從前也在內政部辦過事，一九〇六年供職於阿拉斯加煤油礦場，他喜說直話，喜刺人們隱私，以此被人懷恨，以此削職，約有二十餘年之久埋頭於法律事業。這次受了伊克司特達之知組織祕探隊，伊克司吩咐他說：「請你留意偵察，我用錢要用得得當，你幫幫我的忙吧。」格納維司一口氣答應下來，他手下的偵探都是青年而具有熱心的，在一年以內他找到了六百名偵探隊員，其中二百名留在總部服務，四百名分散各處，即在內政部以內也密布着許多獵犬般的隊員。頭一年格納維司花了八十萬，但因組織祕警機關使官吏不能舞弊，至少替公家節省好幾百萬。他所偵察的事情範圍很廣，有一位州吏呈報內政部在該州建立一座大橋梁，但經格先生查明，橋梁早已建好，這分明是一種騙取公款虛報。還有許多訂約的商人運動法官偽造印信也被格先生發覺了。有兩位官員出賣政府用「一品紅」的液製造橡皮的計畫，經格先生偵察的確，這兩位馬上被免職。此外還於工程方面細微情形如扣發工款或遲發工款等事，沒一

件逃得過格先生的耳目。

格先生並無逮捕及檢查之權，又不能抽查各種賬簿，但他明察如神，破案時從未發生錯誤行動。

有一位羅斯福的智多星——被革職的智囊團之一員，他說，「真奇怪，他（指格）怎樣知道我昨天和什麼人吃飯？他怎樣知道我所收到的密函內寫些什麼？這封信除却寫信人及我以外並無一人知道，因為我看過這封信以後便把它燒掉了。他怎樣知道我和什麼人通電話以及電話中說些什麼？」

自格先生組織密探隊以後，伊克司每筆錢都用得很切實，毫未發生舞弊或浪費事件，所以他手裡的三十萬萬鈔款用了許久而存餘甚多。反過來說，哈卜金與格威爾兩人用錢用得爽快，大家都恭維他，說他能以迅捷的手段施行救濟政策，至於用得是否切實大家都不注意。哈卜金是一個頭腦很清晰的政客，他的主見是，「救濟失業者祇須把錢流通到市面就夠了，假使一個個精密地考察用途，那是一個傻子。」但後來哈卜金發覺他所最相信的一員大將騙去一筆鉅款，直把他氣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伊克司用錢用得很切當，可是做好不討好，所以我們把他比做蜜蜂。

一九三五。

各國軍火大王全貌

我們常得聽『戰神』這個名稱，究竟戰神在那裏，是怎樣凶殘的面貌？現有一個最正確的答案：戰神和我們住在同一世界之上，他的面貌與尋常人無異，而且世界上不止一個戰神，有一國以內诞生了好幾個戰神的。他們受到人們的謾罵，却有時受到一部份人士的謳歌。他們所嗜聽的音樂是戰場中殺伐之聲，是金銀幣鏗然之聲。你要會見他們嗎？這裏替他們介紹一下。

美國的戰神只有一個，却並非美國所產，是從法國移到美國來的。一八〇二年法國有個年約二十四五歲的青年名叫杜龐，他的父親是法國革命時有名的急進派政治家。當其時，北美大陸忽然出現一個嶄新的共和國，法國人最喜呼吸自由空氣，便有許多人渡洋來到美國，杜龐是其中之一個。他到了維金尼亞州，想在那裏打下事業的基礎。他在法國時原係研究化學，對火藥感覺濃厚興趣，預備在美國設廠製造。開始他向法政府立案，並請求予以原料及經濟援助，他碰到很好機會，那時拿破崙第一正想打擊英國人的勢力，美國剛脫離英國羈絆，在美國製造火藥便是對英國間接的打擊，因此杜龐取得意想不到的援助。這還是一百四十年以前的事。

由於美國仇英親法的思想，竟使該工廠一天天趨於發展，躍為美國唯一的軍火廠。該廠現由杜龐的子子孫孫經營着，其成功妙訣是把美國所有的軍火廠收買過來，幾乎變成獨占事業。美國陸海軍全部火藥幾乎都是該廠的產物，該廠與美國各兵工廠發生密切關係，如科爾特、溫徹司特、勒明頓等兵工廠和它都訂有契約。歐戰發生時，協約國軍火有十分之四是由該廠供給的，以此獲利甚厚。一九一七年美國參戰以後，更有加倍速率的發展。

該廠現已變成美國公司，償還了法國資本，這是杜龐機智的地方。他們雖是法國人，但在美國一代傳下去，早已變作美國人了。在美國二十二州之內它有六十多個工廠，五個馳名世界的杜龐研究所，從事研究的技師及化學家共有九百人，其製造範圍不限於軍火，還研究到其它軍需品製造。今年是海軍無約時代，也是擴軍競賽最烈之年，該廠不由得心花怒放，派出外交人員分任調查及接洽之責，共約百人以上，這是多麼雄偉的魄力。該廠近與美國摩根鋼鐵公司訂有契約，係世界軍火業引為最堪注目的問題。

英國有四個『標準戰神』它們的名稱是：(一)阿姆斯特龍，(二)威卡斯，(三)巴多莫爾，(四)科文特里。當歐戰發生時，英政府把軍火商召集起來，吩咐它們儘量擴充生產，由政府予以補助，這是當時財

相勞合喬治得意之作。在歐戰期中，英國所製造的武器計有大炮二萬五千門，機關鎗二十四萬挺，步鎗四百萬隻，炮彈二萬萬五千萬顆，機關鎗子彈一百萬萬發，其中阿姆斯特龍所產計有大炮一萬三千門，另外建造了巨艦十二艘，巡洋艦十艘，潛水艇十一艘，其它小艦八艘。可是威卡斯的生產率還要超過這數目，計有大炮九千門，機關鎗十萬挺，無畏艦七艘，潛水艇五十三艘，補助艦三艘，小型艦六十二艘。

威卡斯是柴哈洛夫所經營的，他是一個神秘莫測的軍火大王，但該廠並非他所創辦，創辦人名叫威卡斯，時間在十九世紀的初葉。威卡斯鑒於德國工業之突飛孟晉，便在德國克虜伯工廠實習了好些日子，學成回國後於一八六〇年獨力組廠，開始製造火車輪，後來改製炮彈，一躍而為英國軍需工業的主腦，英國海軍之發達與該廠具有『相得益彰』的歷史。後來柴哈洛夫就其原有基礎，運用神妙莫測的手腕擴張到今天的程度。

甲午之役，威卡斯供給日本的軍火，做了一筆好買賣。尤其是日俄之役，它仍然供給日本，但同時與俄國亦有往來。軍火商原無敵友之見，誰的腰包硬誰便是它的好主顧。在中日及日俄兩役之前後，忽然阿姆斯特龍參加了國際軍火貿易，這却是威卡斯心目中的敵人。威卡斯有柴哈洛夫這位能手，阿姆斯特龍也有湯森那條好漢，正是棋逢敵手，一個不弱似一個。南美阿根廷、智利之戰，湯森跑了過去，供給雙

方武器，雙方越殺得起勁，湯森越覺得開心。後來他又與中國及暹羅訂約。該廠在國際軍需界取得重要地位，可是以月薪關係，那位長袖善舞的外交代表終於與該廠爲別了。

大戰終止之後，人們都浮上歡樂的笑容，惟有軍火商不啻冷水之澆背。威卡斯及阿姆斯特龍兩廠，其海外貿易只得改頭換面，着眼於車輛及電汽機械之製造，同時在海外設立分廠，在波蘭與休來達公司合作，在羅馬尼亞與幾家重要工業公司聯合。一九二七年世界不景氣，兩公司宣告合併，合併後努力於軍需品以外的工業，藉以抵償其損失。當其時，柴哈洛夫看到風色不好，便在蒙特內哥羅經營一座賭場，獲利不少，該廠營業衰退時，他沒有受到不利的影響。

兩公司合併後雖係私人企業，却等於英國海軍部的直屬工廠，公司代表人大概都是退伍將校。英國海軍現役人員都存着這樣的想頭：將來退伍後要向該廠謀一個飯碗，所以事前要把交情拉好。由於這關係，該廠生涯鼎盛更非無因而致的了。

德國克虜伯廠是世界最著名的殺人不眨眼的戰神，創造者弗列德利克克虜伯死於一八二六年，那個時候其子阿爾弗列德克虜伯剛剛只有十歲，後來承父之志開始製造機械及路軌，把十年間所賺得的錢在英國研究一年半製鋼事業，於一八四三年才回到德國來。他把自己所發明的堅鋼製成大炮，

並把樣本分送到普魯士及法國，始終沒得到定貨的好消息。他不管別人定貨與否，繼續研究製野炮的方法，仍舊是自拉自唱，沒人喝采。他向銀行裏張羅借款，銀行報之以冷笑，他弄得非常狼狽，却還咬緊牙關的幹下去。一個人只怕沒有恆心，如有恆心總有佳運臨頭之一日，他正在四顧茫茫之時，忽然有法國希爾利亞銀行看中了他，承認助以一臂之力。

他是德國人，而德法是積不相能的對頭，所以雖有法國銀行向之表示好意，他却要首先問過德國，於是冒冒失失地寫了一封信寫給赫赫有名的鐵血宰相俾士麥，信上說：『法國雖承認供給我的資本，我不能隨便答應，用了法國的錢權柄就落在法國人手裏，我却抱定宗旨，肥水不落外人之田。假使你高興，請你給我的補助費。』當然，雄心勃勃的鐵血宰相不願德國人替法國製炮掉轉頭來打在德國人的身上，便一口氣承認予以補助，同時還向他訂購貨品。據說法國銀行表示好意一節，根本就沒有那一回事，是克虜伯漫天撒謊，聰明一世的俾士麥也着了他的道兒呢。

時來運轉是門板都堵擋不住的，普法之戰給予克虜伯以一絕好的機會，事後德國人歸功於『克虜伯大炮之勝利』，這是何等難得的榮譽。一八六二年至一八六六年間，德奧準備戰事，該廠定貨越多，職工一天天增加着，便搭起松香架子來，要先付現款隨後交貨。同時敵國（奧國）也向他訂購大批貨

物，這是德國政府最不高興的一件事，本想扣留不發，不料該廠掉了一個槍花說：『你不讓我向外國賣貨，我就得關門，關了門你的損失更大。』德政府一想，果然說得有理，便由他東勾西搭，採取默許的態度。普奧戰爭的結果，德國取得勝利，同樣也是克虜伯炮廠的勝利。截至現在止，從前向英國阿姆斯特龍廠定貨的主顧，一古腦兒都由克虜伯廠承受了。（法國休來達公司繼克虜伯而起，其勢亦不可侮。）日俄戰後，俄國欲報戰敗之辱，拼命重建軍備，各國軍火商都集中到聖彼得堡來，甲說甲價廉，乙說乙物美，結果克虜伯取得大批的定貨。當它做好俄國定貨之一半時，歐戰猝然發生，他把定貨移供本國之用，反轉來攻打定貨的主顧國。歐戰告終，他逐漸走向和平路線，經營各種與鋼鐵業有關的工業。但自德國恢復軍備以來，他當然露出本來面目，而有日長炎炎之勢。

法國休來達兄弟公司原有阿爾薩斯一個資本家的後裔，當他兄弟倆投身於軍火業時，一面還兼營金融事業，貸款於匈牙利，獲利頗厚。法國原有一家國營的克洛查軍火廠，製造舊式武器，過去法軍所用鎗炮都是由該廠承造的，自路易十四時代至拿破侖時代，該廠風頭頗健，自一八一五年起即已停止製造武器，而由休來達收買過來更名爲休來達·克洛查軍火廠。法國希爾利亞銀行和他們保持合作關係，這由於該行主人的祖先也是軍火製造者的緣故。這一對難兄難弟，乃弟是個技術家，善製車頭火

車等件，當初收買克洛查廠時專門製造這類的東西，後來才漸漸改造軍火。一八五四——一八五五年克里米亞之役，該廠建造很多的軍艦及浮炮台，一八六六年普奧之戰，生意更見隆盛，開始製造海軍武器，後來才製造陸軍武器，因之規模愈大，設備愈見完全。自普法戰爭起，它漸與克虜伯處於競爭地位，克虜伯投以驚異的眼光。歐戰既起，該廠在初一階段是德國炮彈所不能達的地方，但自德軍占領法國東北戰線以後，德國炮彈像雨點般打落在法國炮廠之內，它受到很嚴重的損害。

還有一家賀齊基斯廠，專為協約國製造機關鎗，協約軍所用機關鎗是它一手包辦的，然與休來達公司不至發生劇烈的矛盾。大戰以後，休來達公司幾乎走到登峯造極的幸運，法國想要永遠的壓倒德國，拚命的獎勵軍火業，該廠儼如『法國國內的軍火之國』。當軍縮會議召集之時，這一羣翻江倒海的魔王如威卡斯、阿姆斯特龍、休來達等，股票驟然下落，它們用盡種種宣傳的方法居然挽回了那種頹勢。休來達反對軍縮最力，軍備會議中有一位法國代表名叫杜蒙的是休來達夾袋中人物，以從事軍擴之人列身於軍縮會議，甯非一件奇事。休來達還有御用的報紙鼓吹反對軍縮，軍火商不顧別人的死活，只管自己賺錢不賺錢，人道與正義是他們字典中所無的。

日俄戰爭時，俄國軍需品非常貧乏，大部份購自休來達廠。不料柴哈洛夫說得一口流利的俄國語，

與俄政府要人往來頗密，於是俄國大批定貨，都流到英國軍火廠去了，休來達公司不由得暗暗叫苦。時德國軍火商加入競爭，儼如四角戀愛的形勢。但是，柴哈洛夫和俄國皇族周旋得很合式，他在俄國一住兩三年之久，口裏發出捲舌的俄音，臉上掛着永久不斷的笑容，這是他求愛的姿勢，也是他出奇制勝的地方。除開這幾個之外，另有一個發明機關槍的馬克辛是軍火工業中最有名氣的角色，他與軍火商洛爾丁斐爾德通力合作，組織馬克辛·洛爾丁斐爾德公司，在俄國兜攬生意。開始俄人不識此物利害，竟報以白眼，後來經他實彈演習，才五體投地的佩服起來。日俄之役，日軍吃了機關鎗不少的苦頭。

休來達公司一方與俄國是老主客關係，一方料定俄國必打勝仗，結果勝利歸於日本，休來達應募大批的俄國公債，當然大上其當。然而上當還不止此，俄國發生革命，舊債一筆勾消，這一交跌得更為利害。蘇俄成立以後，仍向各國定購軍火，各國雖惡之若蛇蠍，可是生意不可不做，英德法等國軍火商仍與之保持四角戀愛的關係。但蘇俄本國的軍火業在政府獎勵與補助之下天天發達起來，最著者為列甯格勒的普特洛夫廠。該廠自被沒收之後，普特洛夫逃往巴黎，現在該廠已成蘇俄重工業之一了。蘇俄現勵行軍火自給自足主義，坦克車及大炮已無須外求，軍火工業日有進步，軍火技師受到專門家的待遇，並享有特別榮譽。但蘇俄海軍方面的軍火大部份仍取給於捷克施高達公司，捷克與蘇俄非常要好，這

是誰都知道的事實，施高達公司是捷克最大的軍火公司，同時也是世界屈指可數的軍火公司。施高達男爵於匈奧帝國解體後歸到捷克，因事業之失敗，該公司已在休來達公司控制之下。

一國國防依存於外國軍火之供給，那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我國雖有具體而微的兵工廠，却始終未發現過偉大戰神的蹤跡，與異族進行戀愛，不如在本國正式結婚。但我們所盼望的，是國營軍火之發展，而不必再蹈私營軍火的覆轍。

日本最後元老西園寺

郊外聳立着東西合璧式的方形別墅，門內有衛隊三十人，跨進門便是一座姹紫嫣紅的大花園，別墅內除主人外只有司帳老頭子是唯一男丁，這個老頭子是東京著名酒店的店員和股東，此外都是些花枝招展的侍女。主人年將百歲，過去是風流才子，現在即日本尊爲國寶的西園寺公爵。

西園寺雖出身貴族（其祖先爲絃索樂器製作者，與日本皇室早有淵源，）却是日本自由思想的砥柱，原生於大德寺之家，後爲西園寺家嗣子，十三歲服務宮中時已榮膺『右近衛中將』頭銜，十九歲列席御前會議，明治元年他還是二十歲乳臭未乾的孩子被任爲山陰道鎮撫總督，旋調任北陸道鎮撫總督。少年時頭角崢嶸，他覺得這日子過得太不理想化了，便於明治三年負笈於文物昌明的巴黎，十年後學成歸國時，還是個三十二歲的翩翩公子。

十年間受了法國自由主義的薰陶，回國後獻身自由運動，與同志創辦明治法政學校——即現在明治大學的前身。他在講壇上教授法國憲法及行政法，用法文撰寫講義，原稿存該校留爲紀念，不幸於大正十二年東京大地震時付之一炬。他和有名的自由主義健將——盧梭民約論的日文譯者中江兆

民爲刎頸交，共創『法學塾』爲反對藩閥政府的宣傳機關，那時他是最年少而最富於革命性的貴族，雖明治對之亦有戒心。

新橋柳橋一帶爲明治初期的香巢集中地，他和中江都是風流才子，飲酒看花是才子本能，西園寺嘗謂『柳橋藝妓灑落而富於風致，新橋藝妓豪放而富於氣韻』不愧品花口吻（其所眷藝妓玉八後來貯之金屋。）明治維新名臣如伊藤及黑木等那個不是尋花問柳的老手？當年風氣如此，而西園寺韻事獨多，似亦不足爲病吧！

當召開國會製訂憲法的一片呼聲中，維新同志創設『東洋自由新聞』推西園寺爲社長。他大膽地發表論文指斥長薩閥政府之『阻遏新機』，對方恨之刺骨，屢次提出警告，他不但了無畏懼，且直有『氣吞河嶽，目無餘子』之概。最後內大臣捧出『聖旨』來迫令他退出報社。

伊藤博文非常賞識這位敢作敢爲的新進鬥士，明治十五年拔爲內閣委員，後伊藤以參議名義游歷歐洲時挈之同往。十八年西園寺轉任駐奧公使，二十七年伊藤內閣時代（是年有中日之戰）任之爲文部大臣，翌年兼任外務大臣，二十九年松方組閣時仍獲蟬聯，三十年下野再度游法，三十一年伊藤二次組閣時仍延爲文部大臣，三十三年任樞密院議長，同年代理內閣總理大臣，至三十六年桂內閣成

立時始卸任。三十六年繼伊籐爲政友會總裁，三十七年來華游歷，三十九年奉命組閣，四十三年再組閣，大正八年任巴黎和會日本全權代表，以後息影仕途，度着優游閒適的元老生活。

他剛從法國回到日本時，『夷服夷冠』把長薩闖攻擊得體無完膚，同時『攘夷論』的長薩闖亦斥之爲數典忘祖的妄人。第一次中日之役前他奉派往朝鮮勸李王與大院君投入日本之懷抱。他繼承了伊籐地位，其一部政治史不斷與軍閥鬥爭，而後來兩次組閣被推倒亦由於長薩反攻——山縣有朋與桂太郎暗中所策動的（第二次組閣時因陸軍增師問題陸相上原與之意見不合，單獨提出辭呈，因而牽動全局。）五一五之變首相犬養毅被戕，他奉召到東京下榻於駿河台私邸，軍人欲得而甘心，因之戒備森嚴，邸外置有機關槍如臨大敵。二二六之變假使他趨避稍遲，恐亦早死於悍卒之手了。

此老因不能暢行其志，晚年頗寄情聲色以自遣。當出席巴黎和會時有一位『花』娘與之寸步不離，頗似王壬秋與周媽一段故事。近年來夏季卜居御殿場，冬季在興津，都有花枝招展的嬌娃侍候着他，寢時左右有美女二名貼身而臥，須脫得一絲不掛，據云爲取暖之用（此老冬季不升火。）那兩位美女誠惶誠恐，不敢稍稍轉側，以免驚醒此老，所以應選者事前必須練習若干時。有一年約二十七八歲的供職甚久，彷彿是『女侍長』的模樣。晚餐時亦由侍女輪流服役。他吃得極慢，侍女們鴉雀無聲，直挺挺地

立着，與陪臥同爲苦差。

此老晨起必至圖書室瀏覽片時，其中以法文書報爲最多。往訪者概不延見，大都投刺致敬而去，每日只有私人秘書一人出入其門（此人與近衛時常接觸），與此老閉門作密談，局外人不知所談何事，也許秘書向之作各種報告，而西園寺只聽不答，因爲此老頗以攝生爲重，從來是不大開口的。

近數年間屢傳此老病危消息而皆脫於死神之手。他早年是自由主義的鬥士，迄今雖欲保持這一主義的殘壘，無如力不從心，多少帶點明哲保身的意味。他是伊籐的繼承者，其最後一張紙牌是近衛文麿，所以近衛得其提攜正與當年他得伊籐提攜一樣，不過近衛無此老曩年的勇氣，是時勢使然抑爲人謀之不臧，則有待於識者的論斷了。

一九四〇，十一，廿五。

按：西園寺於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死於興津別墅，享年九十有二。

近衛文麿

近衛文麿是日本有名五攝家之一藤氏的嫡裔。藤氏自初代以來，產生過不少的政治名角，近衛文麿是藤氏第二十四代的冢子。他的父親篤麿在德國留學，回國後任學習院長（日本貴族學校）及貴族院議長，是日本貴族深負時譽的人物之一，與西園寺齊名，兩人還有很深的交誼。

近衛文麿今年四十七歲（一九三七），十四歲時喪父，在父執西園寺手下撫養成成人。大正五年入貴族院爲議員，翌年始在京都帝大政治科卒業，卒業不久即隨西園寺出席巴黎和會，益得西園寺的信任。西園寺接見賓客時往往聽取來客意見，本人不作表示，近衛耳濡目染，深得西園寺的衣鉢。昭和六年近衛任貴族院副議長，越二年晉任議長，這把交椅正是從前他父親坐過了。他善於廣結人緣，與各方面周旋得很好。

他在第一高等學校時與日本著名文學家菊池寬山本有三輩往來頗密。他在學生時代是個勤於讀書的份子，瀏覽各種書籍，有時還翻譯外國文學一類的作品。他對藝術具有相當的理解，對遊戲最嗜哥爾夫球。他雖是貴族出身，深受帝大名教授河上肇的影響，那位先生是有名的社會主義者。後來他出

席巴黎和會，吸受西歐空氣，對於民主主義及特權階級漸抱懷疑的態度。昭和二年他退出公侯爵世襲議員所組的『研究會』，另樹『火曜會』旗幟，與之抗衡對壘，這是他表示不偏不倚，羞與特權階級爲伍的態度。

此後他漸漸打入日本的『重臣層』，有好幾次發生被邀入閣的機會，他都一口謝絕了。去年二二六之變，岡田內閣瓦解，西園寺推舉他收拾日本殘局，他以體力不勝爲由，辭組閣大命。他的身體向來是不很結實的，日本大地震之年曾患肋膜炎，雖經療治痊愈，但終不算一個體魄健全的人物。

他兼領着若干會長的頭銜：什麼東亞同文會、什麼暹羅協會、什麼東洋協會、什麼印度支那協會、什麼荷印協會、什麼南洋協會都加以『會長』的尊號。他是京都帝大出身的第一任首相，日本人稱之爲『白面首相』。

他究竟走的那條路線？他主張改革現狀，這很配合漸進派的胃口；少年時研究急進主義帶有幾分左傾色彩，可是到現在，他已把過去的思想束之高閣了；右翼對他表示微溫之好感；他曾經發表改革貴族院意見，政黨對之亦有同情。說來說去，他是個多角人物，日本在複雜政情之下利用一個具有複雜性人物爲安定時局的因素，所以大家對他是很屬望的。但是，個人不左即右，不東則西，在台下時固可圓轉

如意，一旦上了台那能面面討好呢？

他偶然也有幽默的動作：當他這嫁長女時家庭中開了一次『送別會』他在淺草購買假鬚打扮希特勒模樣，加入化裝跳舞。他的兄弟近衛秀麿是個有名的音樂家，上月曾來我國京滬一帶，在那次跳舞會中秀麿裝日本少女，他的嫂嫂（文麿之妻）裝中國女人，這倒是一張有趣的圖畫。

一九三七，六，八。

近衛個性的分析：日本是個充滿了矛盾性的國家，所以具有多角關係的近衛文麿高據首相交椅，儼然是個適應時代的人物。近衛滲合着三個人的性格，第一係乃父近衛篤麿，第二係其父執西園寺，第三係其恩師河上肇，這三人一個是軍國主義的倡導者，一個堅守自由主義，另一個為日本馬克司主義的開山老祖，完全走的三條路線，而近衛以一人融會三人的性格，真是不可思議的事。

老近衛從二十八歲起即代理貴族院議長，係一才氣縱橫之士，三十四歲獲任正式議長，常以大陸政策為據點，高唱中日親善的論調，組織東亞同文會而自任會長，另組國民同盟會主張對外強硬政策。當他當正式議長的時候，恰恰康梁亡命到日本，與之頗有相當的友誼。明治三十七年這位極端的國粹論者正走着如日方中的紅運，竟以四十二歲之年溘然長逝，那時小近衛只有一十四歲。

西園寺與近衛篤磨同爲貴族，兼係好友，以亡友托孤關係把近衛文麿撫養作育起來，十四歲以後的小近衛實際上已成西園寺的養子。誰都知道，西園寺係日本自由思想的中流砥柱，從留學歸國以後即不斷與藩閥鬥爭，行動幾乎因之失却自由，後來加入伊藤博文一派。他的一生政治史是一部與軍閥鬥爭的歷史。小近衛受了此老的薰陶，具有平民化的風格。當他考入第一高等學校時（東京帝大預科）他的叔父要他進法科，好造成將來做官的資格，他偏要改習文科，常喜研究戀愛論，對於社會科學也感濃厚的興趣。

後來他聽得京都帝大名教授河上肇是個舌底翻蓮的馬克司主義者，不禁怦然心動，因此不投升東京帝大而改入京都帝大法科，那時他的思想發生劇烈的變化，常常寫些慷慨激昂的文字在雜誌發表，而雜誌有因之受到當局取締的。那位河上肇博士在京都帝大擔任經濟學講座，憑着一張嘴一枝筆掀動了日本思想界的軒然大波，他開始只是學者的態度，後來參加實際運動，受了五年牢獄之災，直至今年七月才得出獄。

近衛在京都帝大畢業後稍稍研究乃父思想及其政策，後隨西園寺出席巴黎和會參加實際政治，他的思想突然從極左轉到極右的方向了：那時他著論抨擊以英美爲本位的和平主義，並謂軍國主義

與正義毫不抵觸。無疑地，他已經從河上肇的信徒變成一個跨竈之子了。近來他發表言論謂『有的國家』與『無的國家』之一飽一飢爲醞釀戰爭之唯一因素，這種議論深深扣入日本軍部的心絃，同時主張充實國防，而日本軍部自詡爲得意外交如滿洲事變、退出軍縮會議、退出國聯、成立日德防共協定等，近衛都不惜一一鼓掌稱善，這無怪軍部要抬他組閣，把他當做現階段最適宜的工具了。

但近衛是否僅爲軍部的應聲蟲而抹煞軍部以外的一切勢力呢？這又說得不對了。今年開始近衛在各報發表文字謂『日本憲政的特徵，政黨組閣固無不可，非政黨組閣亦無不可』，持模稜兩可的態度，向政黨飄送着一道眼風，這便是他所以深愜輿情而一致贊之爲『適應時代』的緣故了。他自組閣以來，自詡爲國民思想的指導者，其指導理論揭櫫所謂國際正義與社會正義，內容異常空泛，完全撫拾軍部之唾餘，冀以此鞏固其政治地位。在他掌握政權的時候，發現大規模的對華侵略，這並不出乎我們意想之外，因爲他曾經說過，軍國主義與正義是毫不抵觸的。

日本有人批評他，說他的心臟是右傾，腦經是左傾。有一件小事可見他的心理：他把長子遷往美國求學，有人提醒他美國是自由主義的大本營，美國教育與日本國情太不適合了，於是他聘請了日俄戰時的一位勇士名叫佐伯的擔任其次子的家庭教師，想把次子造成一個嚴格的日本武人型。他如果還

有第三子的話，當然要送往蘇俄求學，那麼現代政治的三條路線他可以頭頭是道了。

一九三七，十，十四評論。

未組閣前之近衛

日本自二二六政變之後，官僚政黨備受各方的責難，只有貴族院議長近衛文麿是個鋒頭最健的人物。在過去，軍部希望他出來組閣他敬謝不敏，現在林內閣也希望他出來組織新黨他還是按兵不動。他究竟等到何時才出而肩負收拾時局之重責呢？

組織新黨運動並非林內閣所發起的。日本政黨之漸趨沒落，一方軍部對之深致不滿，一方不能博得民衆的同情是一件不容掩飾的事實。在過去，政黨中之投機派向軍部暗遞秋波，準備拆夥來組織新黨，軍部亦利用之以分化既成政黨的勢力，如政友會之前田米藏（廣田內閣的鐵相）及有馬賴甯想掉三寸不爛之舌，把民政黨大將永井柳太郎說服之後共同進行其組黨工作，而廣田內閣之馬場藏相及平生文相與官僚派後藤文夫等據說都是參加組黨運動的一些人物。

日本在鄉軍人對於組黨運動都感興趣，曾宣言將以全體總動員的姿式來肩荷這個去腐生新的使命。至於三六俱樂部小林順一郎、軍部急進派建川美次中將、青年黨領袖橋本欣五郎大佐等更是推進新黨運動的中堅人物。但是，一個戲班將要演出的時候，必須先找到台柱才可以博得全場的彩聲；據

他們眼光中看起來，只有近衛是最適於新黨總裁之任的，然而千呼萬喚，近衛始終不肯跳出馬門來。

近衛具有不凡的抱負，並非意冷心灰者可比，然而他是不肯輕於一試的；當二二六事變之後，西園寺推薦他出而組閣，他決然拜辭大命，他打開眼睛一看，軍部與政黨之磨擦一天天趨於尖銳化，他知道東風壓不倒西風，但要西風把東風掃盪得無蹤無影亦非咄嗟立辦之事。在這樣雨驟風狂的時候，假使貿然出馬，無異於跳居爐火之上，非至焦頭爛額不止。事實確是如此：若干年以來日本當政人物誰不是一團高興而來，抱頭鼠竄而去呢？

去年十二月廿八日盛傳東京、橫濱間路線上有一次不公開的政治集會，現在的兒玉遞相也是出席者之一，結果，推派前田米藏和石原莞爾等人去見近衛請他作一具體的表示。近衛搖着頭說，『我上次拜辭組閣大命，是由於沒有擔當大局的信念，那麼現在叫我做新黨總裁不還是同樣的形勢嗎？』

日本嚷叫着組織新黨，而至今尚停滯於羣龍無首的階段。近衛一方不肯出而擔當大局，一方却常常發表政論。他像個洋洋灑灑的政論家，而非一個轟轟烈烈的政治家，在此情勢下一般捧角家如小林建川、後藤、輩都不免露着失望的神氣了。

宇垣一成

一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剛是晚餐的時候，優游林下的宇垣大將（他住在伊豆長岡溫泉松籟莊）正在入浴之時，他的祕書安井誠一郎接得宮內打來天皇召見大將的電話，臉上抖然飛起興奮之色；他把這個吉報告知他的主人，同時宇垣的臉上也飛起興奮之色。於是匆忙地穿好衣服，跑到客廳裏，只見黑壓壓擠滿了一屋子的報館攝影記者，室外浮着一片『萬歲』之聲，這是長岡村民向宇垣祝賀的聲浪。晚間九時半從歡呼中駕車離開了別墅，在沼津轉乘十時的火車，二等車廂裏早被四五十位富有衝鋒之勇氣的記者們占領着。宇垣早料到東京站下車時不易衝破包圍線，他心生一計，改在橫濱下車，由軍警團團保護着。下車後換了一身覲見天皇的大禮服，躍上汽車，掣電般馳往東京，這時是十二點十七分。在宇垣車後有四五十輛汽車緊隨着像一條蠕動的長蛇，不消說得，那是記者們追逐要人的慣技。

距離接電話只有四小時之久，即二十五日午前一時，宇垣已置身於金碧輝煥的宮闈裏。當他回到

東京四谷區內藤町私邸時打開時計一看，已是兩點八分，這個時候攝影記者便拿出全副精神來用鎂光替字垣照相。他們是更番包圍，字垣連連說，『够了吧，够了吧。』他聽得兒女們歡呼萬歲之聲，他的女婿、兒女以及從學校請假回家的女兒們都在邸內鵲候着他，當他舉步踱入時最使他觸目感傷的是壁間所懸亡妻貞子夫人之遺象，他倆是舉國聞名的『恩愛夫妻』。去年九月二十日夫人溘然長逝，撇下他度着黯然神傷的獨身生活，他凝視着盈盈欲笑的遺像，嘴裏像在哽咽着，『你在泉臺之下，我現在却要踏上青雲之路了！富貴不能共享，我的心是怎樣的榮念着你呵。』當然，自夫人長眠以後，從前由夫人料理的事件現在都要他親自動手，怎得不勾起一片辛酸之回憶呢。

二

字垣今年七十歲，他還有三個哥哥，長兄十七八，這是一個古怪的名字，今年八十三歲，二兄梅太郎八十歲，三兄林甚郎七十六歲，他是頂小的一個。還有一位七十七歲的表姊是大阪某戲院的賣茶女老，當她聽得表弟拜命組閣時，喜得眼眶中淌下晶瑩之淚滴來。她向往訪的新聞記者說：『他是個了不得的人物，從小讀書用功，早知會有今日。』還有一個姪兒是岡山縣農事試驗場的技師，欣然語人道，『

吾叔爲相，吾門不勝榮幸之至。』

宇垣有三個女兒，長女美子已做了矢野夫人了，於四十天以前生下個肥頭大臉的孩子，使宇垣得嘗初次抱孫之樂。按日本人對於孫與外孫沒有區別，誰料到雙喜臨門，還有拜命組閣之一舉呢。他的次女秀子是去年才嫁給渡邊的，也於二十九日育一麟兒。老父組閣是難產，女兒生子却不難，倒是不幸中之幸事。此外三女光子及四女芳子都還是待字之身。

組閣命下後，宇垣故鄉的父老子弟沒一個不是興高彩烈的，但是消息一天天惡劣起來，大家都浮上一道憂鬱的臉色。岡山縣赤磐郡瀉瀨村（即宇垣故鄉）的村長於二十五日召集緊急會議，議決每戶抽選一人，舉行告神典禮，爲宇垣祝福，晚間有提燈游行大會。二十六日黎明四時大家從床上爬了起來，拋開日常事務，伸長着頸頸，一心一意地等候着東京消息。有十多個村民赤着腳跑到廟裏禱告着，『有求必應的菩薩，快點保佑大將吧，快點讓他順利組閣吧！』後來聽得風勢不對，都替宇垣捏着一把汗，而對於大將力圖打破難關的勇氣，人人替他鼓勁，比自己的事情還要看得重要。有些女學生也在神殿裏喃喃祈禱着，荒山敗寺倏地香火鼎盛起來。

就說東京市吧，何嘗沒有同樣的情態發現：二十七日下午四時許有六位花枝招展的女學生氣勢

虎虎地衝破憲兵警察的警戒網，跑到組閣本部來，口口聲聲要見大將。她們說，『我們今早在池上本門寺參禮神佛而來，在日蓮大上人之御座前虔誠叩求過，要他保佑國家的棟梁，同時也希望大將仰體神庥，爲國家多多努力。』她們奉上一條吉籤，歡然而去。

這位號稱『惑星』的宇垣一成確具有吸引羣衆的魔力（軍部當然是例外。）他所收得的賀電，所接見的賀客像是潮汐般湧進着，不單是日本國境之內，他做過五年的朝鮮總督，朝鮮人對他也有相當的好感。他接得一個朝鮮人的賀電上面說，『我送你一頭羊，聊取如意吉祥之意。』

三

日本每次組閣，宇垣必有一次繼任首相的呼聲，大家都叫他『首相的候補者。』這次元老西園寺銓衡首相人選是抱定四個原則：第一、繼任者必具有旋轉乾坤的能力和緩軍部與政黨之磨擦而消滅其對立形象；第二、有偉大氣魄及政治經驗，融合國民之嚮望，原因是前任岡田及廣田兩內閣對政治經驗及手腕都欠缺一點，鮮有安定時局的效果，這次無論如何，要與軍部中心主義——即革新政策有關者才能負起澄清時局的重責；第三、軍部內容複雜，繼任首相要有指導軍部納於正軌的能力；第四、形式

上雖不一定是舉國一致的內閣，實質上却依舊沒有差別。根據這些原則，西園寺認為宇垣出馬是再好沒有的，他是軍人出身，與政黨結不解之緣，而現在陸軍當局是他手下的大將，那麼多年來呼聲甚高的宇垣內閣該到了瓜熟蒂落之期了。

西園寺曾想到貴族院議長近衛文麿的身上，可是近衛屢次向他表示不幹。軍部方面希望南次郎出馬，一則元老不願過分的將順軍部的意見，二來朝鮮總督直接調任首相，此例亦不可開。再說兩位海軍大將大角與末次，似乎離題甚近吧，然而西園寺也是海軍出身，過去齋藤及岡田兩內閣都是海軍派出馬，不願老是這一套。還有樞密院議長平沼是日本右翼的中堅人物，何妨讓他一試？可是平沼有自知之明，他向西園寺表示過，『我以樞相地位備天皇之諮詢，不負責任，反可長久的貢獻意見。』

宮內大臣湯淺曾任朝鮮政務總監，他和宇垣頗有芥蒂，但是這次為宇垣特別賣力。樞相平沼與宇垣的政見背道而馳，而他與湯淺會見的結果，所見略同。還有衆議院議長富田原係民政黨要角，當選後迴避黨籍，他病中聽得宇垣組閣的消息，不禁額手稱慶，痛贊西園寺老眼無花。

宇垣賦性豪放而具有細密的頭腦，對科學感覺深厚的興趣，是軍人中有名的讀書家。他以榜首畢業於士官及陸大，後來受田中義一的拔識，於大正十三年任清浦內閣的陸相，第二次是加藤內閣時的陸相，有名的裁減四師團案即於是時發生，便是這次軍部反對他出來組閣的伏線。第三次擔任陸相是在濱口內閣時代，發表三次軍備整理計畫也是招致反對的原因之一。他除閱讀書騎馬之外簡直找不出其它的嗜好，雖說是個飲酒者，每天限定三杯下肚，絕無牛飲洪醉的習慣。

這次宇垣組閣本部的參謀團有三個可注意的人物：第一是石塚英藏，現在樞密院顧問兼貴族院議員，前隸政友會，後來改入民政黨，夙有智多星之稱。第二是宇垣的同鄉今井田清德，曾任遞信省次長，現任貴族院議員，宇垣任朝鮮總督時他是政務總監，而且是同時退職的。第三是西原龜三，這大概是閱者的一個老熟人吧，北政府有名的西原借款是他在寺內內閣時經手辦理的。

宇垣組閣之失敗，元老重臣失望，政黨財閥失望，推而至於國民中也有不少失望的。尤其是負有蒼生霖雨之望的宇垣本人坍了這次台，大有羞歸故里的感想，無怪他要展謁貞子夫人之墓，喃喃然訴其衷曲了。他不能償其多年宿願，氣得索性要拋開大將的頭銜，大將有何用處，飢不能為食，寒不能為衣，要這撈什子幹嗎？從前的田中義一曾經犧牲過大將去就政友會總裁，而宇垣屢為民政黨總裁的候補者，

如此說來，難道宇垣也有假武修文的決心，準備坐上總裁交椅，為政黨作最後之努力嗎？

一九三七，二，廿二。

日本軍部不讓宇垣組閣之癥結 日本宇垣一成是資深望重的陸軍大將，是剛剛卸任歸國的朝鮮總督，凡是日本軍人誰不尊他一聲『老前輩？』老前輩拜受組閣之大命，元老擁護他，政黨擁護他，官僚財閥擁護他，單單是陸軍表示反對而且表示『絕對』的反對，豈不是『大水衝了龍王廟？』

自上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陸軍由二十三個師團裁為十七個師團，是宇垣大將對國家的一大功績，同時却是對軍人的一大罪案。爲了這，荒木大將抓住了少壯軍人的心理，排斥了宇垣，占領了陸相交椅；爲了這，而九一八……一二八……二二六……種種可驚數字都鑽入二十世紀東亞史頁的裏面。宇垣是歷來最有繼任首相希望之一人，同時又是個最無希望之一人：論到他的資格、環境、物望、行行都够，只有一件不够——少壯軍人對他搖頭。他雖是前輩軍人，却完全變成了元老、重臣、官僚、政黨、財閥們心目中最適宜最樂於擁戴的領袖，他有着極濃厚的政黨色彩，民政黨是仰之若日星的，他有着極雄厚的資金網，關西財閥完全願做他的後盾，並且日本唯一的元老——西園寺——其日常生活費是由關西財閥孝敬的，宇垣大將的政治活動費也是由關西財閥報效的。

日本不成文憲法，每逢首相出缺，關於繼任人選天皇得諮詢元老之同意。這幾年來西園寺左一提，右一點，由齋藤而岡田，由岡田而廣田，單單輪不到老朋友宇垣大將的頭上。他不是瞧不起老朋友，却是一番愛惜老朋友的意思，怕的是……別再來上一套數目字。

宇垣態度和平，國內外高官厚祿都已遍嘗，只是沒摸到首相的印把子，這是他畢生的缺憾。好了，自從他的右臂——寺內壽一——榮任陸相以後，拼命地『肅軍』，把荒木、真崎的忠實信徒肅來肅去，肅得很有幾分成績了，所以外面說寺內陸相是宇垣的開路先鋒，替他開了一條爬上首相位子的道路。

到現在，該是宇垣上台的時候了，所以這次組閣大命終究降於此老之身，政黨聞之彈冠相慶，財閥聞之色然而喜，喜的是『宇垣在軍界中具有相當勢力，只有他可以抑服少壯軍人，少壯軍人不得抬頭，從此莫余毒也矣！』當初寺內為第四師團長駐防大阪的時候，關西財閥與宇垣間之聯絡工作是他兼任着的。

然而宇垣出馬後頭一聲『擋駕』便是陸軍省所發出的。陸軍省反對宇垣的理由為『對於時局之認識不同，且於肅軍及部內統制亦將發生障礙……恐事態將較前更為危殆……宇垣屬維持現狀派。』我們從前說過，『日本陸軍首腦部一面要進行肅軍工作，調開陸軍中之急進份子，一面得向政黨

及財閥採取攻擊態度以和緩下級不平之氣，『那麼假使字垣上台，下級不平之氣將愈見瀾漫而罔知所屆，陸軍省將失其控制之力，事態將較前更爲危亟，這是寺內對字垣愛莫能助的一段隱衷。

假使軍部對字垣肯提出組閣要求，字垣已表示『承認其全部。』去年廣田上台時也是先承認而後才由軍部推薦陸相的。但是，截至昨日止，陸軍省始終不把要求提出，字垣雖準備着最高的代價，其如軍部之不開價何？

石原莞爾

提到日本軍部，大家只注意到喜多或杉山元這些人物，好像抓住了一二位首腦便不難透視日本軍部的動向一樣，然而事實上決不這樣簡單；反之日本中層將校常可左右上級的意旨，他們的一言一行都有極堪注目的價值。

日本有所謂『石原計畫』，這便是日本的充實國防計劃。日本軍人中之作戰家首推石原莞爾，他是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部长，其地位與陸軍省之軍務局長有同等重要，在本年三月人事異動之中晉級少將，同時派充斯職，算得日本軍界中一個異數；因為過去得坐這把交椅的都是少將中之資深望重者，他只是一個新進的少將，居然壓倒一切，自有不容忽視的意義。日本陸軍是極講究資格的，當林內閣提出板垣爲陸相時陸軍省認爲資望太淺，然而石原之越級任用，陸軍省並未反對，便因爲他是作戰家，同時也是少壯派頭角崢嶸的領袖。

一般人心目中之少壯派，以爲都是些年少氣盛之士，然而這不是正當的解說；凡是思想急進、企圖打破現狀者，雖說有了一把年紀，口上長着濃密的鬍鬚，還得尊他一聲『少壯派』，反之思想落伍而企

圖維持現狀者，縱是年輕的小夥子也要歸納於『老朽派』之類了。石原已是五十開外的人，說老不老，說小也不算小，當他在德國服務時穿上一身和服躑躅柏林街頭，一般人以怪物目之，他神色自若，從這裏可以表現他的『日本精神』。在他書房之內縱橫都是些研究戰術的圖書，他對於日俄戰爭之批評，認為日本蹈襲了德國的戰術，卑無足道，他主張『發揚大和民族獨特的戰術，而以現代科學方法組織一下。』

所謂『石原計畫』其內容嚴守秘密，外傳其要點有三：（一）造成世界上最優秀的飛機，關於航空技術，應將具有權威的學者、技術家、富有經驗者集合起來組織一個研究及實驗的主腦機關，使全國研究航空的一切機關統一與聯絡，民用航空之普及當然包括在內。這是說，日本應組織一個航空省，但因海軍省之反對（海軍省有飛機，不願併入航空省），至今尚未實現。（二）國防計劃應與經濟計劃密切聯絡，借鏡蘇俄社會主義的經濟計劃，而發揮日本獨特的資本主義的經濟計劃。（三）開發滿洲之重要資源，而扶植其重工業。

他在滿洲視察過一次，痛詆當地日本官吏之關其無能。他發表所謂『滿洲第一』的言論：『日本對華外交，無論日本外交官運用何種巧妙的詞句都不能欺騙中國人，只要把滿洲整理好，中日問題自

可得一解決之途徑。』總之，他的戰爭論、經濟論、對華外交論的一切結論是要把滿洲建設爲『王道樂土』這是日本人常常掛在嘴上的一種老調。

嚴格地說，『石原計畫』並非石原首創之物，仍不能離開日本傳統的大陸政策，其骨幹有二，即在亞洲之北強化日本的國防力，而在亞洲之南發展日本的經濟力，這是日本軍部現階段所採的途徑。石原根據此點，主張『獎勵生產、發展出口貿易、結成日滿經濟集團、同時設一貿易省或官商合辦的貿易機關以研究口貨傾銷的具體方案。將來日本完成國防計畫之後，對北方可放鬆一步，而傾其全力於南方，緊握經濟之霸權。』

他雖然還是個中級部曹，却相信可以爬到總理大臣的地位。他說『假使我做到總理，我每天要從無線電向全國播音報告我的政策，同時聽取國民的批評，並且要把我對於國民批評之感想告之全國國民。』

一九三七，四，六。

按：石原已晉級中將，現任日本第十六師團長，駐防東京附近。

大角岑生

這次奉日本政府之派，來華檢閱日本海軍第三艦隊的大角岑生大將是日本現役海軍大將中之資格最老者，曾參加旅順之役，在犬養毅、齋藤實、岡田啓介三內閣之下他是屹立不動的海軍大臣。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日本宣告廢棄華府條約，去年開年倫敦海縮會議破裂都是他任內發生的事情。直至去年二二六之變，岡田內閣傾覆，他才退為軍事參議官而舉永野大將為代，但在海軍中仍係有力指導者。日本雖係島國，同時還是世界三大海軍國之一，可是日本大陸政策發展的結果，造成『陸主海從』的趨勢，陸軍是天之驕子，而海軍發言權遠居陸軍之下。在犬養內閣時代，陸相荒木的大名震於全世界，而與之並肩的大角海相倒成了個碌碌無聞的人物。除開上述理由之外，他倆的性格也是絕端相反的：荒木是大言炎炎的英雄主義者，大角是守口如瓶的穩健派，大角的政治立場一方尾隨於陸軍之後，不敢立異鳴高，一方謹守繩墨，並未拋棄其議會政治的理解。

日本海軍內部向有『條約派』與『反條約派』之對立，由於華府及倫敦兩條約之先後廢棄都發生於大角海相任期之內，所以有人目之為反條約派領袖，同時他把條約派領袖阿部、谷口兩大將退

出現役，馴至屏除了山本英輔、中村良輔兩位海軍元老，更顯得他是條約派的勁敵。然而事實上，他自己承認走着中和路線，意在消除海軍派別的鬥爭。不過，日本大勢所趨，於陸軍少壯派抬頭之後，海軍少壯派亦隨之而不可一世，條約派之逐漸退出舞台，他不負多大責任。

上面說過，日本海軍的發言權遠居陸軍之下，同時却有一個相反的趨勢，即海軍官運亨通，而陸軍望塵莫及；自犬養毅被刺之後，政黨政治既已沒落，而陸軍袍笏登場為政權之直接行使者亦非元老重臣之所願，於是五一五事件之後接連產生兩個海軍內閣，齋藤和岡田都是海軍大將出身，這是誰都知道的。當廣田內閣未產生之先，街談巷議都猜是大角內閣出現，不料西園寺花樣翻新，揀中了那個高唱『國防外交』的廣田。本年一月下旬日本第七十屆議會開幕，廣田內閣發生動搖的時候，一般人認為大角之繼起是沒有多少疑問的，那時大角之門庭若市，而結果還是撲了一場空。

倫敦會議時永野奉命為日本出席全權代表，後來廣田上台，大角便推薦永野為海相的繼任者。在永野海相任內不單是蕭規曹隨，據說關於人事調動都是聽大角之命以行。現任米內海相仍出於同一的線索，而駐華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中將（曾任海次為日本海軍中心人物之一）和大角也有關係。

一九三七，四，七。

香月清司

香月之出名始於宇垣奉命組閣的時候。那時候宇垣心目中的陸相有二，一爲朝鮮軍司令小磯，一爲近衛師團長香月，以情感論小磯與宇垣有不可分離的關係，陸相一席應該輪到他的頭上，以環境論香月却居於有利的地位。當軍部未向宇垣表示決絕態度時，曾舉行三長官會議（即陸軍省大臣、陸軍教育總監及代表參謀總長閑院宮的參謀本部次長），討論推薦下任陸相問題，當時決定了三個候補人物，一爲杉山，一爲中村孝太郎，一即香月清司，而小磯名落孫山。

宇垣內閣如能組成，陸相以香月呼聲爲最高，但自宇垣內閣流產後，中村及杉山先後都做了林內閣的陸相，只有香月抱向隅之憾，這或許由於香月學級較淺的緣故吧（杉山爲十二期，中村爲十三期，香月爲十四期）。香月於日俄之役以陸軍少尉資格參戰，戰事結束後投入陸軍大學，畢業後出差德國，他是日本有名的步兵戰術家係在德國研究之所得。

從德國回來後即充陸軍省兵務課長，後來歷任陸軍步兵學校校長及十二師團長等職，從那時起他向宇垣頗獻殷勤，宇垣亦與之深相結納，把他當做日本軍界中的後起之秀。去年二二六事變後近衛

師團長橋本虎之助以責任問題去職，由香月繼任，不久中村孝太郎升任陸相，遞遺教育總監部本部長一職由香月調任（按教育總監等於中國的訓練總監，本部長等於總監部之步兵監或騎兵監等職。）數年來香月官運亨通，尤其這次調任天津駐屯軍司令更是日本軍界中的一件好差使。

天津駐屯軍司令日本人近來呼之爲『支那駐屯軍司令』這是對中國所加的侮辱字眼。凡擔任斯席的可以掀風作浪，藉爲其獵取功名的階梯，所以香月雖未過陸相的官癮，而得在平津一帶逞其酷腕，正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然而香月個人幸運造成華北空前的浩劫，七月二十五日香月致華北當局的通牒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慘痛之一頁。

依照往例，凡是當過天津駐屯軍司令的即轉任教育總監本部長，中村是這樣，中村以前的香椎浩平也是這樣，只有香月是由教育總監本部長轉任天津駐屯軍司令的。還有一件，在中村之後，歷屆天津駐屯軍司令如梅津、多田、坂田等都是第十五期生，而香月則爲第十四期。

香月與現任陸相杉山、教育總監寺內、參謀次長西尾（參謀總長爲閑院宮，實際上西尾等於總長的地位）、陸軍次長梅津等都是日本軍部中最走紅運的人物，同時他們也是沆瀣一氣的。以香月調往華北，足見日本軍部對華的新趨向。

世界名人特寫續編終